

第二十五册

才辯
明智
雅量
異稟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才辯類

徐竹逸自謂無隱惡

宜興徐竹逸。司李階。順治戊戌進士。某年喪子。客有議之者曰。徐君必有隱惡。故罰及其子。竹逸聞之。曰。昔仲尼有何隱惡。而伯魚歿乎。

陳散木健辨論

通州陳散木。名世祥。性狷介。不爲苟容。素健辨論。客或不合。必與抗爭。不少遷隨。或憾焉。散木聞而言曰。我之所嫉。怒我固然。卽爾見喜。正復何益。

徐敬輿解釋裘盡金敝

仁和徐敬輿。名敬直。嘗與人閒談。誤金盡裘敝。爲裘盡金敝。客笑之。徐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非裘盡乎。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非金敝乎。客無以難。

不打爾打佛

華亦祥爲順治己亥進士第二人。聖眷甚優。康熙初嘗扈蹕至京外之香山。有某寺僧者。聖祖禮之。如拜佛然。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頃之。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謾罵曰。爾何人。敢受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也。華亦曰。我不打爾。打佛也。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識。

史立庵論孝子節婦廩給

康熙朝。鄞縣史立庵侍郎及超官少宗伯時。同官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自分內事。何與朝廷。史曰。爲子不孝。爲婦不節。亦何與朝廷。而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

沈去矜發辯議

沈去矜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纔屬。及發辯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

靳文襄論治河

漢軍靳文襄公輔任河事最久。其受人傾軋亦最多。康熙乙丑。上念高郵寶應

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旋召靳及于至京彙議。于力主開濬海口故道。靳仍初議築長隄束水敵潮。時大學士九卿從靳議。而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給事中王又且御史錢珏均違于說。寶應侍讀喬萊亦奏靳議非是。乃命尙書薩穆哈等勘視。奏稱海口不必開。會湯文正公斌以巡撫入爲尙書。獨奏下河宜濬。卒以廷臣異議。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役。未嘗專從靳策也。丁卯。諭又詢下河田畝可紓水患之策。靳仍主築隄減水之說。時于撫直隸。上以靳疏示詢。于仍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築。詔遣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孫在豐會勘。惟佛倫奏應從靳議。天顏在豐議均與靳左。戊辰正月。御史郭琇劾靳糜費帑金。攘奪民田。橫取米麥。越境貨賣。科臣劉楷臺臣陸修祖復交章劾之。天顏在豐亦疏論靳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開濬事。靳自請入覲。上御乾清門。命輔琇及于各陳所見。卒允九卿議。停築重隄。革靳職。後又命學士凱音布侍衛馬布尙書張玉書圖納等先後往勘。均稱靳治河功。己巳正月。上南巡閱河。靳從行。上親見隄工河道。始褒靳實。

心任事。勞績昭然。復原品。壬申。復任河督。逾年。召見于及原署。河督董訥。責其排靳。諭大學士曰。于成龍曾奏。河岸未見靳輔栽柳。及朕南巡。指詢成龍。無辭以對。董訥亦曾言之。彼時九卿皆言靳輔當從重治罪。若卽誅輔。則死者可復生乎。成龍訥皆叩首。

周櫟園上下今古

周櫟園嗜飲好客。客日滿坐。坐必設酒。談諧辯難。上下今古。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娓娓不倦。觴政拇陣。疊出新意。務使客極懽而去。

邵稼軒舉聿字

康熙時有邵稼軒者。強識多聞。性喜詼諧。值康熙字典初成。讀三月而畢。不遺一字。有難之者。造聿字以請。邵曰。此字。六書所不載。人不能識。而我獨能識之。一手提兩口。當爲亨去聲。鼻涕之亨字。難之者不能辯。

王丹麓解口字著人

地師沈六如嘗過王丹麓。語以庭前不宜種樹。謂口字著木。爲困字。不佳。王曰。

誠然。君亦未宜立於此也。口字著人。豈不成囚字乎。沈默然。

宗舉兒謂月中桂樹不奇

宗定九子舉兒。名學詩。喜讀書。善言辭。六歲而殤。年五歲時。曾偕諸兒戲於庭。一兒指月而言曰。月中那得有桂樹。舉兒曰。汝謂月中桂樹爲奇。彼天地間之有樹。亦當奇耶。

王用和謂孔子無眉

王丹麓好客。裙屐紛集。一日。有客謂孔子無鬚。衆詰其說。客曰。見之孔叢子。子思告齊王曰。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故知今像多鬚。誤也。時丹麓子鼎在側。方六歲。應聲曰。然則孔子亦無眉耶。客語塞。鼎字用和。

王小能謂風亦畏寒

王丹麓病起畏寒。每當雪夕。輒鍵戶禦風。其第五子小能。方五歲。適坐於膝。曰。大人寒。故畏風。抑知風亦畏寒乎。王問故。答曰。風不畏寒。何由喜撲人懷。

吳威卿謂有孤獨連文

清稗類鈔 才辯類

吳錦雯有子名鴈。字威卿。幼慧好學。七歲嘗侍客座。客論詩。謂無孤獨連文者。吳應聲答曰。孤雲獨去閒。非佳句耶。一坐驚歎。

虞景敏作辭巧文

石門虞景敏。名黃。吳康熙丙午。舉於鄉。十歲卽善屬文。嘗閱唐柳宗元乞巧文。而斥其謬。更作辭巧文以辨之。

高宗謂三藩司皆督撫才

乾隆時。有浙江山東甘肅三藩司入覲。同時召對。高宗問汝等皆歷任藩司。在任時。亦畏督撫否。東藩對曰。不畏。問其故。對曰。皇上旣放督撫。又放藩司。本屬互相糾察。若一味畏懼。不敢爭論。則藩司爲虛設矣。浙藩對曰。臣公事不畏督撫。私事畏督撫。問何謂。對曰。公事。督撫有失。必當爭執。如畏懼默默。必致逢迎遷就。至私事。稍涉營私不公。督撫卽當奏劾。安敢不畏。上以爲然。又次甘藩對曰。臣甚畏督撫。上曰。爾何以獨甚。對曰。督撫以下。卽藩司。屬員視藩司。如視督撫。藩司不畏督撫。屬員亦相率不畏藩司。屬員無畏懼心。公事必致棘手。臣不

敢不畏。上亦以爲然。次日。召見軍機大臣。謂昨見三藩司。皆督撫才也。未幾。皆擢疆圻。

梁相國釋佛之笑

梁相國卽貳臣傳中某。國初。父子相繼入樞垣。權勢張甚。高宗南巡時。其子已退老。或以其不法事上聞。會梁迎駕遊大佛寺。至山門前。高宗怒指彌勒佛問曰。佛見朕笑。於意云何。梁以佛見佛故笑對。高宗復返顧問曰。然則見汝亦笑。何歟。梁免冠頓首曰。佛笑奴才不成佛耳。

金壽門爲齏商解圍

錢塘金壽門客揚州。諸齏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於平山堂。金首坐。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爲觴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衆客將議罰。商曰。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譁然。謂其杜撰。金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綦切。衆請其全篇。金誦之曰。廿四橋邊廿四風。憑闌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衆皆服金博洽。其實乃金口占此詩。爲某商解圍耳。

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餽之。壽門名農。乾隆丙辰嘗以布衣舉宏博科而不就。

杭堇浦有談天口

仁和杭堇浦。名世駿。字大宗。生平博聞強記。口如懸河。時方靈皋以文章負重名。堇浦獨侃侃與辯。靈皋遜避之。袁子才有挽詩云。橫衝一世談天口。生就千秋數典才。蓋紀實也。

戴姚成微言息爭

戴東原太史與錢籜石宗伯。乾隆中同官京師。錢素不喜戴。一日。錢之鄉人會飲。同館後輩某縱談。至於戴。錢力詆之。某與之往復辯論。錢憤。責某詆斥前輩。越翼日。鄉人又會飲。錢與某均在座。有言及錢之同館前輩杭大宗者。頗致不滿。錢和之。某又抗論。錢不懌。因以某言質之末席戴舍人姚成。姚成曰。小子不敏。於先生所操月旦。實未敢置喙也。所不解者。先生前有一語耳。錢大愕。詢之。姚成則曰。先生不嘗以某之排斥前輩爲無禮乎。先生之於大宗。亦前輩也。今亦排斥之。宜小子之不解也。錢乃肅容起立而謝曰。君言良是。老夫不敏。願安。

承教。

李復堂題佛像

李復堂鱣板橋變。書畫皆精絕。復堂嘗爲人題觀音大士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或訝其擬於不倫。復堂奇窘。板橋卽應聲而言曰。何不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和尚懼內不敢娶

廣州某寺住持僧某。名衲也。平日不事文字。而語言超妙。一日。招集諸名流小飲。座有戲問我輩何人最懼內者。衆未及答。僧亟應曰。惟老僧最懼內。衆笑其不倫。僧徐徐而言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

袁子才釋園字

袁子才居金陵。嘗畜一羊。逸入鄰園。食其所種之菜。園叟來告。袁戲叟曰。汝知園字乎。必築圍而後可。叟固風雅士也。聞之。亦戲曰。汝亦知園字內爲何字乎。築圍僅能防圍外。不能防圍內也。袁亦爲之絕倒。

一朝天子一朝臣

秦殿撰大士嘗侍高宗。一日高宗偶問曰。汝果秦檜後人乎。秦無他言。但對曰。一朝天子一朝臣。

梁文莊召對得體

錢塘梁文莊公詩正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崙孫虛船通議灝。皆杭州名宿也。或有以文莊庇護鄉人爲言者。一日高宗召文莊。謂之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梁頓首對曰。臣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熟梅天氣半陰晴

乾隆末。桐城有方姚二人。同負時望。而議論輒相抵。每因一言。辯駁累日。得他人排解。始息。久竟成爲慣例。一日同赴張某家小飲。酒後閒談。偶及時令。方謂黃梅多雨。姚謂黃梅常晴。方曰。唐詩黃梅時節家家雨。子未知耶。姚曰。尙有梅子黃時日日晴句。子忘之耶。方怒之以目。姚亦忿忿。張急勸解曰。二君之言皆

當惜尙忘卻唐詩一句。不然可毋爭矣。方姚齊聲問何句。張曰。熱梅天氣半陰晴。非耶。於是皆大笑。

僧問畢秋帆以子曰

畢秋帆制軍撫秦。赴任時。道經某刹。因往隨喜。一老僧迎入。畢曰。爾亦知誦經否。僧答以曾誦。畢曰。一部法華經。得多少阿彌陀佛。僧曰。荒庵老衲。深愧鈍根。大人天上文星。作福全陝。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書。得多少子曰。畢愕然。深賞之。遂捐俸置田爲香火資。並新其寺。

某生論金頂

嘉慶初年。釐正品級。凡生員帽頂。必循例用銀。而不得用金。河南汲縣某生。以事至縣署。戴金頂。令指其頂而噴。其違制。生曰。生員家貧。無銀。故用銅。若以此爲違制。則老父臺已先之矣。何責生員。令大怒曰。吾何嘗違制。生曰。按例。老父臺之頂。宜照七品例用金。今果金也者。以責生員可也。否則生員不獨任違制之罪也。敢請以頂俾生員驗之。令語塞。

龔寶寶問難

嘉慶中。江蘇詩人龔光瓚。以事成黑龍江。歷任將軍。至皆待以賓禮。不以流人視之也。光瓚有子寶寶。幼慧嗜讀。年九歲。已畢五經。人咸稱之曰聖童。將軍那啓泰常命蒼頭負入節署中說經。寶寶庶出也。一日講易大義。問將軍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天地父母。一而已。我乃一爺而二娘。然則地固可多於天歟。將軍無以應之。漫曰。在江蘇爲江南地。在黑龍江爲塞北地。地雖多。其實一也。若有兩母。將毋同寶寶亦漫諾之。

某明經謂徐令無規矩

長興縣令徐某初下車。頗鋒利。每收呈。必摘呈中語。面詰之。倘所對稍有參差。輕則擲還。重且撲責。其意蓋以示能也。有明經某者。平日把持邑中事。吏胥咸畏之。令亦知其人。思痛懲之。而未有間。明經亦知令將與己爲難。會有事。訟之縣。乃自懷呈往。是日具呈者殆百餘人。吏胥以明經呈置第一。意令出先詰數語。即可縱之去。以免滋事也。俄而令升堂。人皆跪而待命。令見明經呈。卽置之。

末。而每閱一呈。必呼一人前。絮絮問不休。欲令久跪以挫之。明經頗不耐。然尙無隙可乘也。少頃。令摘冠置案上。以手搔髮際。明經見之。卽蹶然起。令怒曰。汝衣冠中人。奈何不知規矩。公堂之上。容汝長立不跪乎。明經乃以手指其頭曰。汝先無規矩矣。世豈有不衣冠而臨民之官耶。言已。掉臂出。令竟無如之何。

良相是長麟

某部司官馬某。爲長麟所劾。某日。與某中翰等在陶然亭讌敘。縱譚及此。中翰高吟曰。司中無小馬。堂上有長麟。蓋譏之也。長突然至。微聞長麟二字。嚴詞致詰。中翰笑曰。吾輩方以公名作對耳。曰。名醫惟扁鵲。良相是長麟。長始歡然而去。

賊詰周燾

嘉道間。有周太守燾者。嘗牧通州。治賊嚴。每獲賊。卽斷其脚脛。有一賊。甚強項。謂周曰。小的雖作賊多年。亦頗知大清律例。割脚脛在何條。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問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喫飯著衣裳。汝爲何行。賊不語。遂割之。

孫制府以片言解紛

道光癸未冬。裘安邦任南河中軍副將時。以兵丁鼓譟。稟請河督究辦。而河督不允。遂至齟齬。值江督孫某蒞浦。詢裘曰。是日演武場中。僅人語喧嘩乎。抑有擊鼓者乎。裘曰。無鼓聲。孫笑曰。鼓者。伐鼓淵淵。譟者。人聲嘈雜。必兼之。乃爲鼓譟。此殆非也。其獄頓息。

羅文俊不違天威

羅侍郎文俊有才辯。素短視。尋丈外。卽茫無所覩。宣宗嘗於召見時。笑問卿見朕否。叩首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蓋羅實一無所見也。

康泰直呼縣令姓名

上海庠生康泰。以強索漕規。歲千元事。被控。上海令許乃大提之到案。康甚辯。許怒。語之曰。爾旣爲庠生。當知禮法。爾爲何學使所取進。康期期言曰。周周周。許曰。豈周系英耶。康遽應曰。許乃大所言是也。許怒。拍案曰。爾何直呼本縣姓名。康曰。老父臺可直呼學使姓名。生員自可直呼老父臺姓名。許大怒。詳請學

使斥革衣頂。學使斥不准。

錢東平談鋒

長興錢東平布衣。名江。負不羈才。遍讀異書。足跡滿天下。少入京師。上萬言書。言時政。請遷都江寧。廢時文。罷鄉會考試。令各省選錄人才。書上。奉旨嚴逮。遂發烏里雅蘇臺爲奴。旋賜環。再入京師。與李文忠公鴻章何子貞太史紹基友善。未幾。粵寇洪秀全陷鄂城。東平星夜往奔。洪一見。器之。令掌機要。上書勸洪直趨京師。洪不聽。逕取江寧。遂棄洪而逃。乃謁曾文正公國藩。閣者延入。文正雅重其名。降階迎之。握手入中堂。東平岸然拱手就坐。與文正論海內大局及安危所繫。縱橫辯論。索筆繪圖。指陳得失。文正唯唯。不敢稍阻其談鋒也。

沈文定爲殷譜經節辭

吳江沈文定公桂芬直軍機時。對於宦京鄉人。每極意周旋之。殷譜經侍郎方行走南書房。遇文定。岸然以鄉先輩自居。文定恆下之。侍郎性峭直。出言不顧忌諱。文定時彌縫之。一日。待漏朝房。百司咸集。有某大臣詢侍郎曰。聞聖躬違

和。果何症也。侍郎遽喟然曰。小兒好色所致也。文定聞言大驚。幸侍郎語時微帶吳音。故聞者不甚了了。文定遂亟以京語從容顧侍郎曰。老前輩所云。非宵衣旰食所致也歟。於是聞者釋然。蓋京語宵衣旰食四字。其音與小兒好色本絕相似。故遂無覺者。

金安清口若懸河

同治初元。秀水金安清以兩淮鹽運使褫職。乃遊說於湘淮軍諸帥。求起用。七謁曾文正。不見。文正語人曰。我不敢見也。此人口若懸河。江南財政。瞭如指掌。一見。必爲所動。不如用其言。不用其人之爲愈也。同治壬申。遂從金說。得增淮南票鹽八十萬。曾忠襄撫某省時。金往說之。大爲所惑。專摺奏保請起用。大受申斥。文正聞之。歎曰。老九幾爲其所累矣。久之。鬱鬱死。

孝哲后爲穆宗爭立嗣

孝哲后與穆宗伉儷綦篤。而不得於孝欽后。穆宗病革時。本擬令貝勒載灃承大統。孝哲亦以爲然。及李文正公鴻藻洩其事於孝欽。孝欽震怒。穆宗崩。孝欽

議立德宗。后復爭之。謂不可使大行皇帝無後。孝欽曰。有相予得佳婦者。大行皇帝有後久矣。意蓋諂后無出也。后頓首曰。兒德薄。負先帝恩。萬死莫辭。然後宮某氏已有身。宗社有靈。或誕降皇儲以承丕緒也。孝欽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且能預卜其所生爲男耶。后曰。請先立賢王監國以待之。所生果女。然後卽眞。似未晚也。孝欽怒。后曉辯。厲聲曰。此事有余暨慈安后主之。安有汝置喙地。再多言。當論死。慈安后卽孝貞后也。后素和婉。事兩宮有禮。是日忽憤不可忍。泣而言曰。死從先帝。兒之志也。兒以皇嗣未定。故隱忍須臾耳。今已矣。然兒死。尙能自大清門出者。則請爲先帝立後。固兒之分所當言。安能以是爲兒罪耶。孝欽大怒曰。汝謂我死不能自大清門出耶。立呼內監批后頰。孝貞力爲之請。始叱后退。后遂絕粒。久而未絕。卒乃服碎磁屑而崩。奉安時。孝欽憾其前言。欲使后金棺自便門出。孝貞曰。我朝家法。后崩。金棺必出大清門。歷代相承。不可改也。孝欽默然。乃止。惟后所言後宮有身者。竟不知所終。

彼此以何相詰

朱九江有猶子。酷嗜錢。一日九江謂之曰。錢之爲物。有何佳處。汝顧愛之若是。猶子者亦質問九江曰。錢之爲物。有何不佳處。叔顧不愛之若是。

桂林清議絕可畏。況東橋所居。距其弟夔笙太守周頤之廬不數武。某日嚮夕。詣兄。值盛暑。未易長衣。甫出門。遇一友。遽訶太守曰。汝何故著短衣出門。太守亦笑詰之曰。汝何故著長衣出門。

左文襄俊辨

左文襄大拜。至翰林院受職。諸翰林意存蔑視。文襄危坐清祕堂中。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諸翰林肅然起敬。已而請書匾額。文襄大喜。謂諸君皆擅長入法。今乃推一蠹鄙武夫作此。足徵引重之心。遂有入學蒙童。乍臨影帖。爲塾師所激賞。動筆加圈之樂。諸翰林皆服其俊辨。蓋左以舉人補賞檢討。爲入閣地也。既官東閣。往往一人在室中。搖首自語曰。東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

王維清謂舉人尙

左文襄以孝廉從軍。立躋通顯。居嘗高自期許。以爲秀才能任天下。布衣可佐

王業。雅不欲以甲科中人爲評隲之定鑑。此蓋有所激而然也。光緒甲申法越之役。帥軍由江蘇至福建。道次九江。官吏呈刺謁見。左視九江道履歷。乃進士出身。未延見。僅傳見九江府。繼而德化等縣皆進士出身。不得已。皆見之。後有同知王惟清。以舉人需次者。持刺來見。左視之。若大賓。肅衣延之入。卽納之上座。於後謁者。概令謝絕。候轅諸人疑之。密賄持帖者探左意。未幾。東房人云。左見惟清時。頗謙抑。進茶後。問惟清出身。惟清以舉人對。左問舉人與進士孰尙。惟清曰。舉人尙。文襄佯示疑訝。詰之。惟清正對曰。凡人作秀才時。僅經營於入股試帖。以外無暇他及。通籍後。又有大考試差。紛糾於內。不得不於小楷詩賦。昕夜研攻。猶必出習世故。奔走於酬酢應答之間。惟至鄉榜告捷。胸襟始展。志氣甫宏。經世文章。政治沿革。乃稍稍有暇究治焉。幸而出仕。及膺任顯要。皆其平日所營治者。尙得有尸位誚耶。故卑職竊謂舉人尙。文襄拍案叫絕。稱是者久之。曰。一篇好議論。今何幸聞之。足下在晚近中。真不愧爲佼佼矣。語畢。送惟清出。時道府方站班。文襄顧左右曰。此間好官。僅一王丞。奈何使之屈抑如此。

道府聳然受教。文襄行後。道府問惟清與文襄感洽之故。惟清詳述之。與閣人所道同。

陳樹屏善解紛

張文襄督鄂時。與撫軍譚繼洵意見不合。遇事多齟齬。一日公宴。集黃鶴樓。賓主酬酢。咸有酒意。座客某詢及漢水江面之廣狹。譚答以五里三分。曾見某書。張沈思有頃。乃顧客而言曰。其言不實。實廣七里三分。有某某書可考。譚不屈。仍爭爲五里三分。互爭執。不相讓。張譚盛氣之下。急欲一競勝負。然又無所取決。張乃遣弁飛騎召江夏縣。時知縣事者爲望江陳樹屏。名進士也。聞召。亟肅衣冠飛騎往。比至。甫入門。未及開言。張譚皆同聲問曰。君知江夏縣事。漢水在汝轄境。亦知江面。七里三分乎。抑五里三分乎。陳應聲曰。江面水漲。卽廣至七里三分。水落。卽狹至五里三分。制軍就水漲言之。中丞所言。就水落言之也。知縣以爲皆無訛。張譚聞之。皆大笑。爭乃解。

康廣仁辨才無礙

南海康廣仁爲有爲胞弟。辨才無礙。每申駁議。層出不窮。譚嗣同輩咸畏服之。有封事。廣仁直達黼座。德宗卽與之計畫。他人不知也。光緒戊戌被難。由京師廣仁善堂收殮。葬於義塚。南海會館爲立一碑。無字。庚子聯軍入京。始有人鐫字其上。曰。南海康廣仁之墓。後以沈盡之力。始返其骨於故鄉。

李文忠拒革命

光緒庚子。拳匪肇亂。畿輔入國聯軍踵至。南北隔閔。舉國不統一。勢岌岌如累卵。時李文忠自粵至滬。寓劉學詢家之滄洲別墅。革命黨將於沿江起事。因舉某某二人往說文忠。意將推爲首領。文忠若已早知某某來意者。立延見之。方通姓名。遽曰。君等欲稱兵乎。惜我年老。不能相助。亦恨君等遲生五十年。當時不能助我也。其言明亮痛快。使人更不能再進一語。某乃詢兵事利鈍。文忠曰。我國用兵。本無奧妙。亦惟一闕而已。言時。舉手作闕勢。復續言曰。闕得過去卽勝。勝卽成事。言至此。仰屋大笑。拄杖起立矣。

儉兒自稱劉坤一

清稗類鈔 才辯類

光緒中。劉忠誠公坤一任兩江總督時。一夕。署中獲一偷兒。親鞫之。詢姓名。偷兒曰。小的姓劉。名坤一。劉拍案曰。豈有劉坤一而作賊者乎。偷兒順口改曰。小的本不作賊。實爲差役誤拘。劉曰。然則何爲暮夜入署中。偷兒曰。大人與小的姓名偶同。竊欲一覘大人顏色耳。時有幕友某在旁。謂宜改名劉坤二。偷兒頷首曰。小的與大人本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賜名坤二。亦何妨。劉服其辯。笑而釋之。

錢念劬論請安

歸安錢念劬。名恂。嘗以道員需次江蘇。每見司道。輒隨俗請安。或以奴性譏之。錢笑曰。人之一身。手在上。足在下。手尊而足賤。若輩敢受我長揖乎。不如以足與之行禮。但彎腿而已可也。

王文勤設辭拒人

仁和王文勤公文韶在樞垣時。有浙人某以知縣引見。將出京。謁王。丐入行書。以介紹於當道。王曰。如君之才。必爲上游所賞。老朽之言。不足增重也。某無辭。

而退。又有謀出洋隨員。乞其言於駐美公使者。王曰。出洋路險。中途若有疏虞。君家中人轉而詰我。我將何以復之。敢謝不敏。

張氏女慷慨陳說

湖北張氏女有幹才。已嫁而孀矣。其父仕於閩。爲縣令。資財巨萬。惟挾二妾以從。棄妻於家。不顧也。族人咸不平。愆患其妻。使如閩。辭無資。則爲醮資。又懼不禮於夫。女乃曰。母無懼。我侍母以行。然須具來往之資。合則留。不合則返耳。於是母女俱如閩。未至其所三十里。使人以告。父聞妻至。將不納。聞女與俱至。始大具車徒迎之。既至。果相安。居數月。女辭欲返。母留之。女曰。家有尊長。豈能居此長奉母乎。母泣曰。汝在。故我無苦。汝去。彼將魚肉我矣。吾從汝歸耳。遂與俱返。其後。父以賊敗。詔下原籍。簿錄其家財。縣官奉檄至門。母皇恐。伏竈下。餘人悉走匿。女盛服出。見縣官。言父平時棄母不顧狀。且曰。父盛時。母不同其樂。今父敗。母豈得同其憂。請公入視。如有銖金寸錦之儲。甘受隱匿之罪。聲情慷慨。縣官爲之動容。入視之。破屋數椽。疏帳縹被而已。歎曰。誠如汝言。誠如汝言。遂

去。

董成妻善遣張姓女

董成。山東人。少無行。以博負債。潛逃至京師。傭於某商店。性伶俐。能得主人歡。主人與某王交。王時至商店。拂巾瀹茗。皆令成充其役。便捷機巧。無不如意。王悅之。與主人商。召之邸。供雜役。謹慎將事。與人無忤。邸中上下。無不交口稱成。王因委以管鑰焉。邸側有張姓者。養一女。年與成相若。而貧。以十指自給。成時以縫紉事至其家。漸與女狎。女父母知之。亦不之拒。越二年。王以成樸實。賜以邸中婢。且爲治外宅。婢頗慧。口齒伶俐。爲成治家政。毫釐無所失。以是成無餘資。復贍女家。張之門絕成跡者數月。女漸聞成納婢事。與母計。欲覓成。母曰。吾家以貧故。得成贍助。賴以免凍餒。彼已成家。諒無兼顧力。且渠妻爲貴人婢。與之爭。必不勝。子安之。可也。女曰。否。渠與兒有前約。寒盟不可。遂偕往。抵門。值成出。婢邀入室。詢家族。女母始敍來意。並言送女來。無再返理。婢曰。茲事顛末。予概不知。既有前盟。而渠背之。誠爲非是。但予係貴人賜。而彼無家產。居室飲食。

惟主人是求。多一人。尙虞不給。寧容有二乎。況汝年方少艾。私約無人知。宜及此時別覓佳壻。願三思之。女曰。予所以蒙羞而來者。以息壤在前。已如傾出之水。不可復收耳。苟相愛。奴婢犬馬。皆所不辭。若不見納。請卽以頸血濺汝身。婢笑謂之曰。勿爾。鴻毛之死。智者所羞。况戕生於此。穢名益彰。復爲之畫策。曰。渠執役數年。識人頗夥。汝可認予作義妹。姊爲擇一俊壻。奩費。予爲代辦。卽二老亦得娛天年。妹以爲何如。女沉思良久而歸。數月後。爲女介紹一山西賈人子。悉出所蓄。爲購奩具。屆期。以鼓樂迎。女登車去。成與婢相處以終。

氏有子姑有孫

某姓姑婦孀居。家僅中資。姑欲爲己嗣子。婦亦欲爲己嗣子。族黨中有助姑者。有助婦者。呶呶紛爭。竟至涉訟。久仍不決。婦特投一老訟師。欲求必勝。訟師曰。易事耳。遂爲擬一詞。中有句云。爲姑立嗣。姑有子而氏無夫。爲氏立嗣。氏有子則姑有孫矣。問官閱此數語。乃判令族黨爲婦立嗣。

崔李辨難

清稗類鈔

才辯類

二五

稗 五 十 七

崔李爲六朝著姓。有崔鴻者。字初民。李元者。字赤萌。居同里。學同師。而少相狎也。一日。李訪崔。坐定。談謔間。作李嘲崔曰。君名鴻而字初民。初民卽原人。產生於鴻濛甫闢之時代。野蠻二字之徽號。殆難免矣。崔曰。君旣目我爲原人。則我爲人之鼻祖。君獨非我之雲仍乎。君以元爲名。以赤萌爲字。赤萌者。赤子之萌芽。卽精蟲也。精蟲一名生原。原與元音同。精蟲體甚小。爲蠅蚋形。行動活潑。如用五六百倍之顯微鏡。始能見之。與女性生殖器所生之卵珠同。爲生殖之原。況元龜爲古之寶物。見於詩。龜又嘗被老桑稱爲元緒。述異記曾載之。元之時義大矣哉。李曰。元者。始也。凡數之始。多曰元。如元年。元月。元日是也。又善也。子元元。民之類善。故曰元。則見於國語。吾名之元。元氣之元也。白虎通曰。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又道教之神曰元始天尊。晁氏讀書志嘗紀之也。且吾卽爲精蟲。則人類皆吾所化生。君亦託始於吾也。崔曰。君休矣。精蟲尙未成人。豈能齒於人類耶。

清稗類鈔

明智類目錄

- 傳青主知子將死
- 邵薪傳知死賢於生
- 計甫草知了一生
- 林視公卜真宅
- 融和滿漢
- 魏文毅請鄂督移荊州
- 查容知吳三桂欲叛
- 顏修來知生死
- 聖祖機警
- 陳圓圓知吳三桂必敗
- 劉玄初為吳三桂畫策
- 天然和尚知蕭牆之禍
- 南征小校以計驚賊
- 費武襄防黷武窮兵之漸
- 毛稚黃自相審矣

清稗類鈔 明智類目錄

頁

王丹麓謂天幸德我	七
喬文衣悟人世升沈	七
羅瑕公看春夏光景	七
陸麗京善思誤書	七
任待庵悟盜金者為裴愛	八
趙洞門知吳蘭次可恃	八
聖祖知張伯行為清官	九
聖祖知施世綸偏執	九
聖祖知熊文端遺疏之僞	〇
聖祖知三藩之宜撤	〇
富春知王賈望不久	一
愛星阿知明珠	一
世宗批示之明察	一
世宗察下情	一
世宗知部臣疏於入署	二
阿文勤與年羹堯蹤跡甚疏	二
蔣衡知年羹堯必敗	三
孫劍才知年羹堯必敗	三

一 稗 五 十 八

- 世宗不信岳襄勤謀逆謠言 一四
伶人機警 一五
蔣適園知老僧殺人 一六
高宗不取好名無實之舉 一六
戴東原問周宋相去時代 一六
錢文端有知人鑒 一七
舒文襄預知阿睦爾撒納之叛 一七
和珅預知試題 一八
郭大昌識和珅之奸 一八
趙謙士知物可招尤 一九
陳四承王槐江教 二〇
畢秋帆知張回子不反 二〇
完顏夫人知禍福關頭 二一
周文恭知川陝楚豫兵少之危 二二
程正夫知百年真夢 二二
張介賓知死期 二三
袁守中案置小棺 二三
羅思舉驅猿 二三
-
- 仁宗知和珅 一四
某太守名刺以珍珠爲字 一五
仁宗駁斥閉門求雨之奏 一六
錢黼堂知將死 一六
託津戴均元督內臣檢御篋 一七
龍夫人智略 一七
阿文成遠慮 一七
胡興仁辦差急智 一八
程恩澤預知粵亂 一八
李文恭深慮粵亂 一九
吳文熊知會匪將爲後患 二〇
孫渠田預知粵寇之變 二〇
孫宜人賢而智 二一
潘功甫知亢旱 二二
文慶破除滿漢成見 二二
閻文介勸胡文忠勿劾官文 二三
葛謙山知兵禍 二三
蕭智懷以遜自全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六

二六

二九

三〇

三〇

三一

三一

三一

三二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高繼周論卵石之勢

三八

穆宗知肅順有異志

三八

左文襄力斥衆論

三八

左文襄見幾而作

三九

曾惠敏夫人賽會急智

三九

焉敢重爲社會之蠹

四〇

沈文肅慮西人見底蘊

四〇

張文襄不奉僞詔

四一

劉葆真知拳禍

四一

汪氏女知前途之憂

四一

陸太君不佞佛

四三

新嫁娘知偷兒

四四

林生妻預設米肆

四四

白棉線知聊齋爲憤世勸世之作

四五

劉桂慶了然去來

四六

智僕成人之美

四六

錢邦彥聆音知兵禍

四六

楊仁山神明不亂

四七

婦殺盜

四七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明智類

傅青主知子將死

傅青主徵君山善草書。一日醉後。偶作草書。書畢偃臥。書置几上。子眉潛以己書易之。傅醒見之。歎曰。我昨醉後偶書。今起視之。中氣已絕。殆將死矣。眉亟白其事。山曰。然則汝不食麥矣。後果然。

邵薪傳知死賢於生

常熟邵薪傳刑部燈。順治壬辰進士。嘗言向子平未是達人。既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便應知死賢於生。

計甫草知了一生

或問計甫草暇日何以自娛。計云。賦詩彈碁。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

林視公卜真宅

鄞縣林視公岳降。爲侍御祖述子。少宰棟隆兄。家世貴盛。而超曠自喜。嘗預爲生藏。每春秋佳日。必命僕荷榼相隨。自攜一卷詩。日造飲其所。人過問之。林笑答曰。卜吾真宅。愛此寂居。游雲翩翩。古今無期。

融和滿漢

順康間。有以融和滿漢直陳於殿試策中者。溧陽馬章民世俊所對策有云。臣尤有進者。唐貞觀時。天子問山東關中之同異。而其大臣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宜示同異於天下。裴度旣平蔡。卽用蔡人爲牙兵。曰。蔡人卽吾人。今天下遐邇傾心。車書同軌。而猶分滿人漢人之名。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宜興儲遜庵方慶所對策有云。陛下旣爲天下主。卽當收天下才。供天下用。一有偏重於其間。臣恐漢人有所顧忌。滿人無以取信於天下矣。

魏文毅請鄂督移荊州

康熙甲辰。吳三桂定雲南。使鎮之。魏文毅公裔介上疏。請命湖廣總督自武昌

移駐荊州。從之。及三桂反。湖南州縣俱陷。卒不得以隻輪匹馬躡及荆湘。人以是服文毅之先見也。

查容知吳三桂欲叛

吳三桂之未叛也。幕有查容。敬禮倍至。查察其有異志。久欲去之。一日與宴。僞爲醉後失儀狀。不告而出。瀕行。題一詩於壁。有將軍有酒能投轄。壯士聞雞已出關。句。三桂亟遣材官往追。查策騎直前。提材官擲之於地。曰。乃公終不爲汝留也。材官歸報。三桂大怒。遣人殺之。微服問道。乃免。容字漸江。一字韜荒。海寧人。

顏修來知生死

顏修來。名光敏。字遜甫。曲阜人。官吏部郎中。嗜讀書。善鼓琴。精騎射。耽山水。好友。勤於睦族。年四十卒。生平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言軀體猶炭。神氣猶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爲功。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密室覆以灰。則後燼。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

聖祖機警

聖祖登極甫八齡。時鰲拜當國。勢甚張。以帝幼肆行無忌。帝日選小奄之強有力者。令習布庫以爲戲。布庫。滿語也。相鬪賭力。拜入奏事。不之避也。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內。帝令布庫擒之。十數小奄立執拜。遂伏誅。

陳圓圓知吳三桂必敗

平西王吳三桂之妾陳圓圓。逆知三桂必敗。出家峨眉山。在四川嘉定府峨眉縣其妝閣在雲南五華山華國寺後。曾留影一幀而去。

劉玄初爲吳三桂畫策

蜀人劉玄初客吳三桂幕。康熙癸丑。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皆疏請解職東歸。三桂世子應熊使人致意於三桂。三桂命玄初擬草。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啓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三桂怒。出玄初爲鹽井提舉。貴州變。三桂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啓曰。愚計此時當直擣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爲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

臣入朝爲王請乎諸大臣救死不暇。烏能爲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爲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鬪。弱者利於乘捷。而強者利於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於速結。而富者樂於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蜩集於荆襄江漢之間。乃按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三桂不答。

天然和尚知蕭牆之禍

廣州海雲寺林巒秀蔚。爲海山佛國之佳境。明末僧今湛主之。鼎革後。天然和尚主講焉。平南王尙可喜鎮粵時。爲之廣寺田。鑄佛像。土木之盛。近代罕有。遂爲海邦上刹。天然卽曾起辛。明末以名孝廉教授鄉里。知時事不可爲。披剃出家。父母姊妹咸爲僧尼。人多異之。及國變。縉紳父老多遁跡空門。天然爲之汲引。世人始服其先見焉。可喜仰慕高蹤。禮聘至邸。一宿卽告歸。或問之曰。平南具佛性。而無定力。猶豫多忍。蕭牆之禍。不旋踵矣。遑計其他耶。後悉如其言。

南征小校以計驚賊

康熙乙卯。大兵討吳三桂。涿州有小校從軍行。校初入伍。無他技。惟善烹飪。遂留爲軍士具食。一日。燕飯初熟。賊刼營入。衆奔潰。校以飯囊繫馬後。囊蒸馬背。馬咆哮。轉入賊隊。賊將驚懼。因轉敗爲勝。大破賊衆。主將嘉之。拔爲隊長。後累功至護軍參領。

費武襄防黷武窮兵之漸

費武襄公以國戚封伯爵。大兵征噶爾丹。出爲撫遠大將軍。康熙丁丑。旣奏凱。衆欲露布揚功績。費不謂然。其疏。惟言兵至某處迷道。某處敗績。某處絕糧。此行屢蹈危機。皆臣失算之故。今憑藉聖天子洪福。徼幸成功。實非意料所及。幕客皆咎其失體。費曰。天子深居九重。如見策勛太易。必至好大喜功。士卒勞瘁。不可不使上聞之。庶異日無窮兵黷武之患也。人皆懾服。

毛稚黃自相審矣

有客薦相者。陳生於毛稚黃。謂其術比許負。毛曰。貧賤吾所自有。富貴本非所

望天壽不貳。修身俟之。僕自相審矣。故無煩此公饒舌也。

王丹麓謂天幸德我

王丹麓年踰四十。益困。其婦語之曰。同學少年皆不賤。奈何夫子獨長貧。王曰。吳廬少詹有言。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金陵吳介茲亦言。天以貧德人。今處儔類之中。天幸德我。特頒清俸。義難獨享。願以共卿。婦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滿耳。

喬文衣悟人世升沈

內邱喬文衣。司城鉢官京師時。嘗於夜半過午門。踽踽獨行。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生靈。今歸何處。乃悟人世升沈。如此而已。

羅瑕公看春夏光景

上元羅瑕公。孚尹嘗云。樓居受用天氣。看春夏過接處。光景絕微。

陸麗京善思誤書

陸麗京誦讀明敏。善思誤書。嘗閱韓非子。至一從而成危句。曰。是一徙而成邑。

也。後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惟其弟左城中之。

任待庵悟盜金者爲裴愛

康熙時。安西估魏丙買卉布於上海。夜就逆旅醉臥。風雨大作。失橐金三百兩。時上海令爲蕭山任待庵辰日。素善讖。而是獄乃不能定。因詣城隍廟禱之。請神以實告。乃留捕之。隨往者。使待命於神寢宮。入夜。捕夢寢宮有幼婦出。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襴也。歸以告令。令俯首再三。仰而言曰。賜衣而得裙襴。非衣也。非衣者。裴也。豈有裴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閩左有裴愛。無賴也。不事家人生產作業。而僦旅舍旁以居。得出入於舍。此當是也。任曰。然。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爲裴愛。無可疑者。遂收裴。拷之。得實。

趙洞門知吳蘭次可恃

趙洞門爲御史大夫。賓客盈庭。車馬輻輳。望塵者接踵於道。及罷歸。出國門。送者纔三數人。尋召還。前去者復來如初。歙縣吳蘭次太守綺獨落落然不以欣

戚改觀。趙每目送之。顧謂子友沂曰。吾百年後。終當恃此人力耳。未幾。友沂卒。趙亦以痛子。歿於京邸。兩孫孤立。藺次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字以愛女。一時咸歎趙有知人之明。

聖祖知張伯行爲清官

儀封張伯行尙書通籍。用內閣中書。總河張文端公異其才。題赴河工。以勞績補濟寧道。旋遷江寧按察使。康熙己卯。聖祖南巡。以伯行爲江南第一清官。徧問大學士督撫以下。推獎無異詞。大悅。曰。汝等何不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人笑朕不識人。駕至松江。卽擢福建巡撫。又伯行撫蘇時。以緝海盜及科場二事。與總督噶禮互訐。廷臣多袒噶者。上諭削噶禮職。而伯行留原任。時江左士民歡聲徧朝野。榜於門曰。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園。跪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聖壽萬萬歲。以申真實感激之忱。

聖祖知施世綸偏執

清稗類鈔 明智類

康熙辛巳。漕督施世綸。方官淮徐道。適湖南按察使闕員。大學士伊桑阿等以九卿保舉。世綸入奏。諭曰。施世綸。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執。百姓與生員訟。彼必護庇百姓。生員與縉紳訟。彼必護庇生員。夫處事惟求得中。豈可偏私。如施世綸者。委以錢穀之事。則相宜耳。

聖祖知熊文端遺疏之僞

孝感相國熊文端。賜履引退後。初留京師。嗣疏辭食俸。歸老江寧。康熙己丑卒。遺疏至京。其同姓編修熊本。竄入薦己語。上覽疏。諭廷臣曰。熊賜履學問既優。人品亦端。此遺疏內。薦舉其姪熊本。必係虛僞。命總督噶禮。確察噶禮。取其疏草。以進。果無是語。下法司鞠勘。論熊本罪如律。或曰。噶禮迎合忮忌。所呈疏草。未可據也。

聖祖知三藩之宜撤

康熙甲寅。尙可喜請撤藩。吳三桂耿精忠亦陽請以覘廷議。滿洲米敏果公堅言宜撤。既而三桂精忠相繼叛。人謂撤藩速變。聖祖諭廷臣曰。朕少時。卽以三

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其叛。遂委過於人耶。

富春知王亶望不久

宗室輔國公富春任杭州將軍。撫軍王亶望。貪吏也。眈聲色。元旦拜聖牌。王因酒。日中始至。富正色責曰。元旦爲履端令節。拜牌乃臣子禮儀。安可遲延。是玩愒也。王長跽請謝。富退謂人曰。王公其不久乎。逾年以貪縱敗。如其言。

愛星阿知明珠

愛星阿曾偕吳三桂入緬。擒獲明珠王由榔。以功任領侍衛內大臣。初。索額圖以椒房擅寵。時明珠爲侍郎。因索而見知於聖祖。愛謂索曰。明之才智在君上。今雖因君見用。殊畏慙。蓋忌君也。他日齟齬君者必明。索不悟。後明引高士奇徐乾學輩爲黨。索爲所擠。落職。抑鬱以終。如愛所料。

世宗批示之明察

世宗明察特甚。屢於批示中見之。某獲罪受錮。在獄。上書自陳。有辜負天恩。羞懼交并之語。批云。知汝懼死實甚。然羞則未也。批某督密奏云。朕未踐祚。卽諗

知汝。汝謂朕爲盲耶。批示某撫云。善治本省。朕雖未悉汝面。然汝之政績。朕皆諗悉。莫謂朕無耳也。批刑部秋決一案云。犯婦某氏謀死親夫。例應處刑。但該氏以丈夫逼其爲娼。情急自衛。與因姦成命者有別。應免治罪。且該氏貞潔自保。至死所天而不顧。大義滅親。亟宜爲建坊旌表云云。

世宗察下情

雍正初。世宗因允禩輩蓄逆謀。故設緹騎。四出偵伺。卽闔闔細故。亦皆上達。有引見人欲買新冠者。路逢人。問其處。次日入朝。免冠謝恩。上笑曰。慎勿汙汝新冠也。王制府士俊出都。張文和薦一健僕。供役甚謹。王將陞見。僕豫辭去。王問故。僕曰。汝數年無大咎。吾亦入京面聖。爲汝先容。至此。乃始知僕爲侍衛某也。

世宗知部臣疏於入署

刑部大門之匾額。相傳世宗遣人取之。部臣不知也。一日御門。詢及爾部有額否。對以有。上命人舁出。示之曰。額在此久矣。而若輩未之知。則平日疏於入署可知也。諸臣叩首引罪。自是額亦不復發出。故遂無額。

阿文勤與年羹堯蹤跡甚疏

阿文勤與年大將軍羹堯爲同年。年入覲時。寵眷方隆。文勤知其必敗也。落落然。與之蹤跡甚疏。一日。年在朝房中。語文勤云。我二人乃老同年。形迹何落寞。若是。次日。卽餽多儀於文勤。文勤僅納袍褂料各一端。自詣年邸致謝。此後遂不通往來。年賜死。牽連者衆。文勤竟不爲所累。

蔣衡知年羹堯必敗

年羹堯鎮西安時。廣求才士。羅而致之於幕中。孝廉蔣衡應聘往。年甚愛其才。曰。下科狀頭當屬君。蓋年有權勢。試官皆不敢違也。蔣見其威福自用。告同舍生曰。年公德不勝威。禍必至。吾儕不可久居於此。友不聽。蔣佯稱疾發。辭歸。年賸以千金。蔣辭不受。易百金。乃受。歸未踰時。年以事誅。幕賓皆懼其難。年素侈。用不及五百者。不登簿。蔣故辭千而受百。時雍正乙巳也。

孫劍才知年羹堯必敗

湘人孫劍才以善卜客年羹堯門下。居二年矣。年建邸。術士咸集。皆曰。百年之

業也。孫曰。俄頃可墟耳。年大怒。將殺之。孫自陳。願一言而死。乃召之。至。孫曰。大將軍大禍在前而不悟。願就死。年詰之。孫曰。大將軍威震中外。然功高則疑。主上苛察而羣下構陷。非福也。且張廣泗岳鍾琪率軍征西方。成犄角之勢。所以制將軍也。果能遣人往刺張岳。自統大軍入燕。燕破。各省不移檄而定矣。此子孫萬世之業也。年曰。成敗不可知。吾固握有兵權耳。孫由是得釋。變姓名而遁。其後年眷入京。中途遇盜。失其子。及雍正乙巳。年賜死。年子既爲盜所擄。教之讀書。學劍。盜爲誰。孫劍才也。蓋逆知年之必不善終。欲存其嗣。故出此刦人之策耳。

世宗不信岳襄勤謀逆謠言

雍正乙巳。成都岳襄勤公以一等公總督川陝。勛高望重。持節故鄉。丁未秋。成都謠言有謂襄勤以川陝兵馬反者。疏聞。諭曰。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甚至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懋著功勳。川陝兵淳良忠厚。其尊君親上。衆所共

知共聞。今奸民乃云從鍾琪謀反。是不特誣鍾琪。并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特飭疆臣黃炳黃廷桂嚴審造言之人。旋訊知爲湖廣奸民寄居四川之盧宗漢。播造浮言。乃論斬如律。

伶人機警

年羹堯率師出征。朝士設宴爲祖餞。演劇以佐觴。所點某齣。曲本中有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二句。及扮演登場。曲已過半。方猛然悟之。然已無及矣。點者不敢聲。詎知某伶竟改爲瓦罐豈必井上破。將軍此去定封王。座客擊節賞賚有加。又文昭關之伍員例宜佩劍。某伶結束登場。誤懸腰刀一口。出場方覺。同輩咸爲之寒心。座客亦有腹誹之者。某伶絕不介意。乃將過了一天。又一天。四句改爲過了一朝。又一朝。心中煩惱。何日消。腰中佩了三尺刀。父兄怨仇不能報。點者嘉許之。賚以百金。伶由是知名。

高宗精音律。拾金一齣。御製曲也。南巡時。崑伶某淨。名重江浙間。以供奉承值。甫開場。命演訓子劇。時院本粉蝶兒一曲。首句俱作那其間。天下荒荒。淨知不

可邀宸聽也。乃改唱那其間楚漢爭強。實較原本爲勝。高宗大嘉歎。厚賞之。

蔣適園知老僧殺人

鉛山蔣適園堅。爲心餘之父。七歲。從叔游法雲寺。聽諷經。廡有縣署捕役數人。以蹤跡殺人犯至。方坐談。蔣微聞其言曰。某僧被殺。不得主名。奈何。乃私告其叔曰。殺人者卽堂上老僧。叔問何以知之。曰。彼誦經而目屢顧。可疑也。語爲捕者聞。牽僧去。一訊卽服。

高宗不取好名無實之舉

乾隆癸酉。近畿蝗。曹文恪公秀先方爲御史。疏請御製祭文。頒發有蝗郡縣。贍黃祭告。并稽古典。舉行蜡祭。手敕曰。蝗蝻害稼。惟當實力撲滅。此人事所當盡。至於諸神報賽。禮亦宜之。若欲假文詞以期感格。如韓愈之祭鱷魚。其鱷魚之遠徙與否。究亦無可稽求。未必非好事者附會其說。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筆。似此好名無實之舉。深所弗取。所請著不准行。

戴東原問周宋相去時代

戴東原名震。幼入塾。塾師授以大學章句。一日。讀至右經一章。質於師曰。曾子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述之。門人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記之。師曰。朱子所言也。戴曰。朱子何時人。師曰。南宋。戴曰。曾子何時人。師曰。東周。戴澄思有頃而。又問曰。周宋相去若干年矣。師曰。約二千年。戴曰。時代相距若此之遠。朱子何以知其然而云爾。師默然。

錢文端有知人鑒

秀水錢文端公陳羣有知人鑒。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初釋褐時。以所業就正。錢謂文正房師王樓山云。吾賀子。及門得偉器。他日令僕才也。時文正及錢唐梁文莊俱以筆法自詡。錢曰。二君毋高自位置。會看賢郎跨竈耳。後文正子文清公墉。文莊子山舟學士同書。果濡染家學。入法冠時。碑版大書。照耀四裔。而書名突出其父上矣。

舒文襄預知阿睦爾撒納之叛

乾隆乙亥。舒文襄公以分置準噶爾阿睦爾撒納家屬獲罪。降爲馬卒。卽荷父

執鞫。與士卒同伍。及聞班忠烈公第密劾阿事。曰阿叛志已決。不可使得其家屬。傅虎以翼。余雖得罪。曾任大臣。出疆專命之罪。余甘任之。乃部勒士卒圍其營帳。阿果夜率衆至。欲擄其家屬牧廠。兵士爭先用命。阿知有備。踉蹌遁。高宗聞之。大喜。復其職。

和珅預知試題

每屆順天鄉試。其四書文題。例由欽定。先期內閣進呈四書一部。命題畢。仍發下。乾隆乙酉鄉試。奄人捧四書發還內閣。和珅就奄與語。探高宗命題時情狀。奄言上披閱時。忽微笑。振筆直書。珅不語。遂知爲或乞醯焉一章。蓋乞醯二字。中嵌乙酉字在內也。乃密通信於其門生。倩人預搆。獲雋者甚衆。

郭大昌識和珅之奸

嘉謨爲河庫道。大學士忠襄伯和珅。其外孫也。珅少貧。每遣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飲助。嘉資以白金五十兩。郭大昌方爲河庫道吏。與全飲而歡。語之曰。子且貴。何爲人僕。從苦如此。亦資之如嘉數。珅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助白金。

三百兩。嘉怒詈遣之。坤遂私出都詣嘉。嘉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郭從容語嘉曰。吏見和郎貴。當在公上。公毋薄其貧。且公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曰。汝善和郎。何不自助之。郭曰。公不助和郎者。吏不敢先。嘉乃出金授郭。曰。卽日爲我遣之。郭招至酒樓。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爲天下窮黎乞命。旣爲具鞍馬。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裝。其後。坤以戶部尙書爲軍機大臣。扈蹕下江南。至紅花埠。遣全馳詣郭。約相見於衆興集。郭曰。吾始謂若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爲贓吏逋逃蔽毒流生民。吾恨爾時不懲。愿治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絕。後卒如其言。大昌。山陽人。洞徹水性。窮極事變。乾嘉之際數十年。凡奉特旨持節治河。及經制官河督以下。無不遇事諮決。倚爲安危。蓋振奇士也。

趙謙士知物可招尤

椰子產嶺南。取其蒂以爲數珠。冬不冰手。夏不畏汗漬。於服用最宜。色純黑。若稍有筋膜。則雜以微黃。每一百八顆中。求其純黑光潤無瑕疵者。殆難一二。上

海趙謙士侍郎嘗就骨董鋪。取數十百串。擇其美者。集爲一。以十數年之功。始純粹以精。不啻千狐之腋也。甚愛之。官戶部時。和坤正烜赫。方爲其屬。每見。必目其珠。或手摩挲之。歎美不置。有欲得之色。趙輒佯爲不知者而退。或謂之曰。彼視金玉如糲粃。而獨愛君數珠。此微物耳。若獻之。美遷可得也。笑不答。歸遂扃之。不復御。他日。從容語其家人曰。吾之集此數珠。未嘗不自笑其甚勞而無謂也。吾有玩物。友朋愛之。必以贈。蓋歸於所好。物得其所。初不必終據爲己有也。若以賂權要。卽微物。亦不可。然吾聞物異於衆。足以招尤。吾終身不復用矣。

陳四承王槐江教

和珅之僕有陳四者。舊曾給事於兵部侍郎奉寬。乾隆某年。王槐江隨珅使滇。四亦從。以王爲奉之門下士也。優禮有加。及差竣回都。四語王曰。如有求補州縣者。可爲關說。彼此均可沾潤。王飾詞卻之。後復再三陳述。王引至無人處。告以利害所在。四爽然而止。旋託疾退役。及珅敗。四脫然無累。

畢秋帆知張回子不反

乾隆辛丑。畢秋帆制府撫陝時。甘回不靖。阿文成奉命督師往勦。西安有張回子者。爲內地回人之望。擁資百萬。畢素知其人。一日。方與兩司議籌防。有飛騎傳軍報至。啓視。卽置鞞中。兩司退。召巡捕曰。汝持我名柬。卽邀張回子來。張至。以軍報與閱。張皇遽伏地。請收付獄。畢曰。我欲收汝。不汝邀矣。我固知汝必不反也。我將以全家六口保汝。張叩頭出。後知文成營中獲一諜。親訊之。指張爲謀主。諜固嘗傭於張。以盜牛逐也。文成已入告。馳書陝撫密收。畢亦卽拜疏。以全家保其不反。事遂得寢。然其時方修城。回人之居內地者。不下數萬。張素任俠。爲族人所信嚮。諸回多伺其動靜。以爲從違。設非畢之推誠布公。後患殆不可料也。

完顏夫人知禍福關頭

傅文忠公恆原配完顏夫人。總督明山長女也。性爽伉。有機智。遇事多決斷。儷文忠二十餘年。時佐理案牘。安南國王阮光平旣歸降。高宗欲阮來朝。始貰其罪。而阮畏懼不敢來。傅以爲憂。夫人曰。此相公禍福關頭也。阮不親至。何以報

上命。因呼阮使臣吳俊入內室。隔簾語之曰。吾儕雖裙釵。敢以此頭保汝王不
死。務須令其至粵。以彰聖德。吳馳歸。力說阮。以夫人語告之。阮始入覲。上大悅。
優賚以歸。文忠薨後數十年。夫人持家。以嚴肅稱。爲滿洲世族中所罕遺也。

周文恭知川陝楚豫兵少之危

周文恭公鏗任武政時。語人云。今天下惟川陝楚豫甲兵甚少。其地當中原腹
心。道路險阻。一旦盜賊竊發。恐非有司所能辦。欲見上。陳奏經略。會以病去官。
不果。及川楚教匪作亂。果以兵勢單弱不及備。蔓延九載。人始信其有先見也。

程正夫知百年眞夢

程正夫名先貞。夙具達觀。嘗製一棺。題曰休息庵。自作銘。刻其上。酒酣。便卽偃
臥於中。有詩曰。版屋蕭然密四周。愚人息矣聖人休。百年恍惚眞疑夢。萬事紛
紜已到頭。廣柳何時催去駕。猗蘭此夕詠閒愁。相煩雅客來欣賞。莫待遙憐土
一丘。

張介賓知死期

張介賓遂於醫著述甚富。晚年尤深於易。事皆前知。至八十三歲之秋。一日忽語家人曰。我將死。速備殮具。既而連日陰雨。乃曰。道路泥淖。未可走別同人。展遲十日。亦無不可。屆期。寡戚友歡飲畢。講易至隨卦三爻。時月色正明。乃曰。可去矣。起身拱手。向諸人作別。上榻跌坐。一笑而逝。

袁守中案置小棺

嘉慶時。蘇州城隍廟道士袁守中。居月渚山房。其案頭常置紫檀小棺一。長三寸許。有蓋。可開闔。錢梅溪見而詢之曰。製此何用耶。袁曰。人生必有死。死則便入此中。吾怪世之但知富貴功名而不知有死者。比比是也。吾每有不如意事。輒取視之。以當嚴師之訓誡。座右之箴銘耳。

羅思舉驅猿

四川山中多猿。猿以族居。時時入人家盜食物。稻熟時。猿多以千計。自山下人以器穫。則猿以爪摘。逐之。則東馳西去。猿輕捷。人往往不能近。而稻則蹂躪無遺。或擊殪其一。二猿不懼也。農民無如之何。則聽之。三分秋收。猿取其一人取

其二歲以爲常。羅壯勇公思舉幼嘗爲人放牛山中。一日語主人能以千錢見予者。當盡驅猿羣。使不敢盜一穗一粟。主人許之。俄而猿大至。思舉手繩伏壠下。伺一巨者過。猝躍起擒之。繫以獻主人。主人誚曰。若以是計去猿耶。山中猿多不可計。今捕其一。所去幾何。思舉曰。卽此已足。敢保三日後猿屏迹不來也。乃縛猿於柱。假薙刀一。剃其體。茸茸者悉去之。濯濯之醇露矣。於是周身塗以五采。陸離斑駁。有若鬼怪。乃以爆竹數千。繫諸其尾。明日猿羣又至。則取前所擒者。燃爆竹而縱之。爆竹驟發。所擒之猿。則奔還其羣。其羣見之大駭。以爲異物也。亟奔逃。所擒者爲爆竹所轟。亦駭極。益狂奔不止。自相追逐踐踏。展轉互引。顛隕山谷。死傷纍纍。自是不敢復出。壯勇由是以智顯。後官至湖北提督。

仁宗知和珅

嘉慶丙辰元日。仁宗旣受禪。和珅以擁戴自居。待之甚厚。遇有奏高宗者。皆珅代白。左右有非之者。上曰。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何可輕也。珅又薦其師吳省蘭爲上錄詩草。覘動靜。上知其意。吟詠中不露圭角。珅心安之。及高宗崩。王念孫

廣興等先後劾之。立命儀成。二王傳旨逮珅。並命勇士阿蘭保監以行。尋賜死。
某太守名刺以珍珠爲字

和珅當國。朝士咸奔走於其門。嘉慶己未。珅敗。凡所援引之人。悉被累獲咎。卽
僅投一刺者。籍沒時。爲吏所得。輒不免。某太守知其必敗。而又不肯不往。所用
名刺。綴珍珠爲字。閹人貪得珠。卽毀其刺。故珅敗而某太守獨無恙。

仁宗駁斥閉門求雨之奏

嘉慶丁卯。春夏恆暘。光祿卿錢楷請依漢書求雨閉陽縱陰之說。將正陽門石
道停工。仁宗謂五行生尅。大率經生傳會。卽如漢書求雨注內所稱閉南門禁
舉火之類。一鄉一邑。或可偶一爲之。京師都會之地。設令正陽崇文宣武三門
暫閉數日。成何政體。從前竇光霽惑於此說。竟有不開房門出入窗牖之事。豈
非笑談。雨澤愆期。惟當勤修實政。敬迓天和。所奏應無庸議。

錢黼堂知將死

嘉善錢黼堂少宰樾。乾隆壬辰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書法。年七十餘。自

營生壙。一切飾終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悉點檢而鎖扁之。若將有遠行者。遂坐後堂。儻然而逝。

託津戴均元督內臣檢御篋

嘉慶庚辰七月。滿相託津。漢相大庾戴均元。扈蹕於灤陽圍。甫駐蹕。聖躬驟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託戴督內臣檢御篋十數事。最後近侍於身間。出小金盒。鎖固無鑰。託壞金鎖發盒。得寶書。遂相偕奉宣宗卽大位。率文武百官隨瑞邸行禮。乃發喪。中外晏然。均服其急智。

龍夫人智略

嘉道名將。首推二楊。果勇侯芳則有夫人龍氏。爲華陽人。侯方任寧陝總兵。夫人歸焉。婚三日。終南教匪熾。侯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寧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嘖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夤夜驚竄。反依夫人爲逃死。

藪。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卽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餉員朱之貴。性吝刻。衆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佯令追捕。衆意乃釋。黎明。叛衆請見。夫人奴婢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敢涕泣者懲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啓門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以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卽出婢媪衣履。與官眷結束。以次啓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

貴曰。我藏復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盥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賣盥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益饒汝。

明日。夫人抵石泉縣。石泉民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兄燮堂也。

初。侯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兵進勦。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千二百里。三晝夜而至。蓋屋得燮堂書。知夫人已居興安。卽馳往石泉。撫賊解鄴縣圍。賊首蒲大芳。舊部也。素得衆心。侯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寧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侯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託辭而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鬩。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衆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侯。詢問公私事。則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侯。見左右役使皆叛黨。目

灼灼。皆相視無一言。少頃。請問。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故遣某等探候。侯曰。吾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見不徹。不敢行。旣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侯出語都守。皆歎服而去。他日。各帥戲謂侯曰。君小心。夫人敢責賊。恐元帥亦不免也。

方侯削職將戍伊犁時。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爲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還。侯籍隸貴州。褫職自隄爲南歸。舟子慙。慮鹽。謂至沿河司。可獲重利。侯幾爲之動。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況數奇。始罷官。一生財祿可知。力諫而止。行抵黃瓜漕。前舟撞損。以載輕。急駛傍岸。人免而船沈。

阿文成遠慮

乾隆辛丑。大學士阿文成公桂旣平回亂。廷臣有新開郡縣之議。文成言。回部性頑。難治以漢法。宜擇酋建國。而駐大將軍於烏魯木齊。責其貢賦。不然。恐辦

事領隊大臣。或有嗜財好色者。不過六十年後。終當有變。及道光乙酉。張格爾事起。適符其期。參贊大臣武隆阿。因重進此說。上遂命直督那彥成。馳往密議。始以丁亥除夕。擒張於鐵蓋山。

胡興仁辦差急智

道光中。胡中丞興仁。官陝西西安府。時長文襄公凱旋過境。天寒。需火爐。倉猝無以具。乃命取食案數百。鏹其中。置鐵鑊盛火。而截其足之半。自是三軍如挾纊。又督師牙兵三千。索貂纓。諾之。從官請折價。需金六千。乃購貂裘數襲。命縫人縷裁之。叱嗟立辦。長大悅。

程恩澤預知粵亂

南海譚玉生。瑩素善飲。雖疾病。不去杯杓。或箴以酒。酒非攝生所宜。瑩笑曰。酒乃天之美祿。古人所以享食高年。豈殺人物。況壽算天定。吾犬馬齒。當踰古稀。或曰。何以知之。瑩曰。道光壬辰。歙縣程侍郎恩澤。至粵典試。榜後。同人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慨然曰。粵東今日。可云極盛。衰象將見。此後二十餘年。亂

從粵東起。再十餘年。亂徧天下。不堪設想矣。曾拔貢釗與相問難。不覺鬱悒。程笑曰。子無爲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隨諦視座客曰。皆不及見矣。及見者。譚玉生耳。後五年。程卒。甲寅。紅巾起。曾卒。丁巳。以降。內外交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座客。物故殆盡。惟瑩獨存。至七十二始歿。

李文恭深慮粵亂

李文恭公星沅。嘗官兩江總督。尋以母老乞病歸。文宗御極。召用。懇請終養。道光乙巳。粵寇漸肆。而林文忠公則徐道卒。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訖以欽差大臣關防畀之。而李又殂。方其抵粵西也。憂寇甚。寢食失常度。每謂人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時周文忠公天爵向忠武公榮烏武壯公蘭泰皆與共事。意不謂然。李曰。後當思吾言耳。疾革。以關防送周。而遺表薦烏向。謂可任其後。

吳文熊知會匪將爲後患

道光戊申。吳文熊錫徵。佐其從兄武陽司巡檢某擒會匪十餘人。中有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韋昌輝四人。文熊見其狀。知不可制。必爲後日患。言於巡檢將

請縣令置之重典。而令得賄三千金。分以與巡檢。遂釋之。文熊太息而已。

孫渠田預知粵寇之變

道光庚戌。粵寇未起。而廣西全省伏莽已四布。時瑞安孫渠田學士方督學廣西。知必有大變。亟草疏以陳。蓋廣西歲饑多盜。適湖南雷再浩李沅發兩次之亂。均有竄至廣西者。乃蜂起應之。六月。洪秀全遂據桂平縣之金田村以爲亂。咸豐壬子二月。秀全圍省城矣。

孫宜人賢而智

孫太君爲錢塘徐杉泉大令之配。生平居處必循禮。素重師儒。兩子就傅時。每饗塾師。必有豕肉。一日。殮不繼。憂之。謀於子婦。孫宜人曰。吾與子可不食。奈師長何。孫宜人曰。易易耳。乃以青蚨入市。餽飪。以外襲之黍進太君。而取其中之肉醢。置蔬上。成一盞。太君喜曰。子可謂賢而智矣。

潘功甫知亢旱

吳縣潘功甫舍人。曾沂爲文恭冢子。文恭當國。深自韜匿。就所居鳳池園。構一

廬曰船庵。鍵關謝人事。終日焚香讀書。澆花洗竹。一家如在深山中。有童子應門。客至。受柬門隙。無貴賤。一不報。中間省視京邸者再。往返數千里。亦不見一客。俗所用署名小紅箋。擯不具者二十餘年。中歲以後。長齋禮佛。究心內典。弟曾瑩舉京兆。從子祖蔭捷南宮。咸預知。次第不爽。咸豐壬子春。趣工治義井。鑿新渫舊。凡四五十區。人莫測也。無何。秋八月不雨。至冬十有一月。城中擔水直百錢。遠近賴以得飲。始大異之。

文慶破除滿漢成見

咸豐乙卯七月。文慶以大學士入軍機。時海內多故。粵寇縱橫。滿臣如賽尙阿。訥爾經額皆以失利獲咎。文嘗言欲辦天下事。當重用漢人。平時建白。常密請破除滿漢成見。不拘資地以用人。曾國藩起鄉團擊賊。爲壽陽祁雋藻所排阨。文獨謂其能殺賊。終當建大功。胡林翼以江南科場失察。與文同鑄秩。文知胡負奇才。嘗薦之。乃由貴州道員一歲而擢湖北巡撫。而袁甲三駱秉章皆文所力薦。賴以削平大難者。及將薨。遺疏謂各省督撫。如慶端福。濟崇恩。英。榮等皆

難勝任。不早罷斥。恐誤封疆事。其後皆如所料。

閻文介勸胡文忠勿劾官文

咸豐時。胡文忠公林翼撫鄂。時督師者爲官文。恭公文。官有門丁弄權納賄。府中用財無度。不足。則提用軍饟。文忠恒以爲憂。朝邑閻文介公敬銘時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餉。參帷幄。往謁文忠。請問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艱難。而彼用若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舉實糾參。恐誤封疆事。閻對曰。公誤矣。夫湖北居天下衝。爲良將勁兵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卽能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耶。公能復劾之耶。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專心自用。彼秩至督撫。亦欲自行其是。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朝廷所倚重。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請。今彼於軍事餉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豪華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卽歲捐十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至

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則容之。不可容則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忤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得。公乃欲去之。何耶。文忠深服其言。由是益與官交歡。無間言。

葛謙山知兵禍

廣西潯州葛謙山性豪俠。道光末。粵寇洪秀全楊秀清皆與交。方思乘機煽亂。將羅致謙山。乃深自匿。某年。仁利鍾某挈子駿聲從新簡潯州守。至潯。掌教某書院。諸生中有與謙山交契者。言於鍾曰。葛謙山家深山中。缺西席。雅慕公子。欲延以爲師。於是駿聲遂往。其家有園。依山爲牆。導澗爲池。屋百餘椽。館之於園中。謙山待駿聲有加禮。徒二人。至馴謹。一日。謙山語駿聲曰。僕有事外出。某日某刻。將有數人來訪。慮閤人無以峻卻。而闌入書室。善爲我辭。則幸甚。至期。客果至。答如前。客坐久。慨然曰。主人匿不見。亦無曹焉。雖然。余等非甘受給者。請以一言爲證。主人此時在某樓。坐某向。閱某書。試往驗之。余等從此逝矣。遂去。駿聲亟攜僮登樓視之。謙山所坐之向。所閱之書。不爽毫髮。蓋諸客亦精術。

數也。謙山乃語駿聲曰：若輩素與予交，今將舉大事，予故避之。君在此，亦危矣。宜亟請尊甫來，予當有以相告。越日，某至，謙山設席相待，曰：余將遠徙，此地不久爲灰燼，所存者，惟園中湖石耳。君於庚申，可得殿撰，惟此時兵禍蔓延，半天下，過此，其亡也忽，諸爲今日計，橋梓宜速歸。自此至浙，互數千里，途中盜賊遊勇，滿地荆棘，多攜資斧，無益有累，僕已繕書數函，投某某處，可得資爲助。他日，軺車四出，或至山中一觀園石之存否，可乎？敢以此言爲息壤，飲酣而別。後駿聲果以庚申第一人及第，越數年，視學某省，事竣，迂道訪之，則荒煙蔓草矣。問之鄉人，皆云不知所往，而湖石則巋然獨存。

蕭智懷以遜自全

蕭智懷，湘鄉人也。生而豪蕩不羈，年數歲，讀書，一日了然，不肯竟讀，得間輒逸去。集牧牛兒爲超距拔河之戲，指揮進退，如大將撫士卒，稍長，有文名，肄業長沙嶽麓書院。當時士人率以八股爲事，蕭不耐，遇題出，就已意揮灑，以氣行之。頃刻千言，見者吐舌。撫軍某初下車，觀風，題爲故仲尼不有天下，蕭中幅云。

假使天命有歸。則三恪可封。杞宋與成周並列。諸侯錫命。晉楚與邾莒同行。所難爲者。魯君與季孟。不免北面之慚耳。抑使人心有屬。則安內攘外。回由信將相之才。繼體守文。鯉伋亦成康之比。所遺憾者。亳社與殷頑。無及裸將之恥耳。撫軍見文大驚。立拔置第一。而黜之出齋。蕭亦不爲意。其文則傳誦一時。

及粵寇起。蕭被褐。謁洪秀全於軍次。挺身直入。門卒止之。不聽。疑爲刺客。執而搜之。蕭怒。出市井語相詈。聲達於內。楊秀清聞而出視。蕭拱手曰。公東王耶。敢問今日舉兵。將以排滿歟。抑以佐滿歟。秀清曰。惡。是何言。吾固排滿。安得佐之。蕭曰。然則公欲舉大事矣。乃使走卒窘辱國士。何也。楊大笑曰。君亦狂生也。乃握手入。偕見秀全。蕭請毋戀戰。順流而下。急取襄鄂。出兵中原。以窺燕京。秀全納之。武昌旣陷。將士覩東南繁富。皆請東下。蕭不能爭。及據金陵。蕭又畫策。請以荆襄之兵。出南陽。趨河洛。皖贛之兵。出淮潁。趨開封。秀全出揚州。沿運河。水陸並進。扼臨清。赴幽冀。所在招納豪傑。易置守令。一切因俗從簡易。暫不更張。如此。則河北將望風而下。秀全意亦謂然。而秀清陰有異志。以軍中耳目多。不

便舉動。由是兵不得出。蕭歎曰。事敗矣。佯狂不問事。俄而乘間逸去。曾文正圍金陵。時陳湜在軍。與蕭有舊。蕭訪之。故態猶昔。欲留之。蕭不可。曰。已事洪矣。既雞口。復牛後耶。遂去。不知所終。

高繼周論卵石之勢

某年。曹縣之變。賊劫獄。釋罪犯。皆逸。中有因命案擬抵之犯高繼周。將被糾入夥。高曰。我已入死而出生。不從。將焉往。然徒侶祇此數百人。將何以舉大事。兗沂曹道距此甚近。帥兵來剿。是卵石之勢也。若困守孤城。直坐以待斃耳。君等可先去。我當至各村糾集數百人。庶可成事。賊以爲然。棄城去。高奔告各署。僅一武弁。與之商。召集兵民。閉城。城遂完。高自投案。卒免於罪。

穆宗知肅順有異志

穆宗天資英敏。卽位時。方八歲。知肅順有異志。嘗戲以小刀割菜。呼曰。殺肅順。副肅順。及見肅。亦周旋無異他人。故肅不之疑也。

左文襄力斥衆論

光緒初。帕夏之未平也。左文襄肅清關內。禡旗啓行。英使威妥瑪居間調停。倡議封帕夏爲外藩。朝士和之。并爲一談。文襄獨引邊荒艱鉅爲己任。力斥衆論。而西域遂平。

左文襄見幾而作

左文襄公宗棠入都。傲居東安門內之石鼓閣。其時蓋以節度入樞密也。初亦銳意欲有所爲。而成例具在。絲毫難於展布。且陳奏發行。急於星火。無暇推敲。又有明日上章。而今日甫定稿者。有所建白。爲同僚所尼。多中輟。所以文襄入值未幾。卽力疏求去。殆亦見幾而作歟。

曾惠敏夫人賽會急智

曾惠敏公紀澤使英時。夫人從之。嘗與彼都人士相酬酢。一日。諸貴婦公議。翌日各出所有列會。供人遊覽。以得酬多者勝。貴婦多富豪。夫人自知不敵。歸商於惠敏。惠敏殊躊躇。顧又不能毀約。屆時。夫人挈龍井茶葉以往。是日酷熱。遊者疲而渴。夫人乘時煎茶進。遊者大悅。競擲以資。會旣。夫人得酬獨多。

焉敢重爲社會之蠹

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浮沈下僚。安貧樂道。湘陰左文襄公宗棠湘鄉蔣果敏公益澧及合肥李筱筌制軍瀚章先後欲疏薦之。輒謝勿受。任邱邊竹潭麟尹葆樞嘗勸之。則曰。吾無經世才。不欲以牧令自效。焉敢朘削膏脂。重爲社會之蠹乎。卽此以言。已爲分利之人。方滋愧焉。吳縣俞小甫通守廷瑛聞而語人曰。徐君其眞明智乎。

沈文肅慮西人見底蘊

同治甲戌光緒乙亥間。日本與臺灣生番構釁。侯官沈文肅公葆楨奉命巡臺。晤日本司令官西鄉從道。告以兩國海軍方萌芽。不宜遽開戰。爲西人盡見底蘊。不如各歸。益自治軍。二十年以後可相見也。西鄉大感動。遂罷兵。及移督兩江。奏定各行省歲協南北洋二百萬兩。專儲海軍用。期以十年成南北粵三洋大軍。又恐緩不及事。先助北洋四百萬。令成軍。於是購製鎮遠定遠鐵甲兩艦。鎮東鎮泰鎮南鎮北四礮艦。己卯。日本滅琉球。北洋增購致遠靖遠經遠來遠

四艦。雇琅威理督操。及頤和園工興。海軍費二千餘萬。盡輸之。南洋前積費數百萬。亦爲左文襄公宗棠移治。朱家山河工。甲午戰後。文肅孫翊清赴日閱兵。西鄉從道猶在。語翊清曰。日本海軍之有今日。不敢忘令祖之贈言。惜其人不見。且貴國任事者。不能完其遺志。尤可惜也。

張文襄不奉僞詔

凡上飭下曰仰。惟官文書則然。未聞見於諭旨者。諭旨則用着字。光緒庚子拳匪之變。矯詔南中疆吏。讐逐外人。五月某日。鄂督張文襄公之洞奉廷寄。有仰該督撫等云云。故一望而知其爲矯詔也。不奉詔之計益決。

劉葆真知拳禍

武進劉葆真太史可毅。爲光緒壬辰會元。庚子。從事京師大學堂。見拳亂之亟。憂之。乃言於許竹簣侍郎景澄曰。此非義民也。不戢。將有大禍。尋挈其家屬徙通州。拳遇之於途。識之。遂及於難。

汪氏女知前途之憂

清稗類鈔 明智類

輪迴宿命之說。本自不誣。西藏青海喇嘛。近世尙有擅斯術者。但必避人避世。修持於青海中之二島耳。

光緒時。有汪孟平者。官河南周家口同知。生數女。其季女幼而好道。善文字。不教而能。家固多藏書。女悉發篋。擇其關於道術者讀之。孟平欲爲議婚。女知之。曰。兒再來人也。幸夙因不昧。二十歲後。卽入山學道。今暫寄於此。必苦相迫者。當委蛻去耳。孟平以其年幼。姑置之。

孟平倜儻自喜。好聲色。年五十。猶納雛妓爲妾。夫人阻之。不得。時牴牾。女勸母曰。去之可耳。人世事如朝露。何戀此旦夕爲。於是夫人託辭歸寧。攜女去。

時女年未二十。孟平遣幹僕數輩。具車馬送之。行數舍。女在逆旅中。一日晨起。叱僕使歸。詞意決絕。眉棱威毅。狀若劍客。僕震懾。不敢抗。惟顧夫人。夫人無一言。僕退。羣議曰。女公子素和易。何忽駭人乃爾。然失夫人與女。責任在吾儕。將何以報。盍陽去而陰尾之。是日。女侍母登車。命御者曰。聽我命。左則左。右則右。御者不敢違。車行山野。女左右揮。若甚悉者。自汴入陝。至華山下。女令母暫寓。

旅舍。先入山覓地。已而女至。曰。得之矣。驅車入山。行數里。車馬不前。女命御者。負行李以從。而自扶母。緣層崖數疊。至一潭。水清若鏡。潭側一石洞。委裝於內。遣御者去。遂居之。

僕偵得實。歸白孟平。孟平大驚。知不能挽。乃使人以芻米之屬周給之。年餘。夫人病卒。女葬之山中。親負土爲墳。庚子拳匪變起。周家口亦燬一教堂。孟平緣是望吏議。罷官歸。甫抵家。女慰藉之函亦至。並隱約及辛亥事。且謂前途之憂方大也。

有乳媪。女幼時嘗得其鞠養。以孟平命往視。宿山中三日。言女已辟穀。惟啖黃精。石洞無門。編枝爲籬。夜有豹臥籬外。巨若牛。而見女則馴如犬。女嘗引媪游山中。見石洞數十所。或有人。或無人。其在者皆女子。云有自明未來者。相見亦不甚爲禮也。

陸太君不佞佛

光宣間。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之繼室仁和陸太君玉珍居滬上。不持齋而有

時茹素。不念佛而終日看經。女琳子婦何墨君嘗進言曰。老年血氣衰。宜肉食。觀書恐耗目力。太君則曰。食植物者多壽。觀書以養心耳。吾非佞佛也。毋多言。

新嫁娘知偷兒

蘇州某姓嫁女。奩具豐。觀者如市。夫家亦豪富。有賊見而涎之矣。婚夕。客散。新郎倦而睡。新婦亦卸裝將寢。瞥見牀下有人。疑爲鬧房者。蓋吳有鬧房之俗。新婚三日內。戚好張讌設飲。嘗至達旦。甚有隱匿幙間牀下。竊聽新人私語爲噓。及見其人以刀剖地上榛栗。知爲偷兒。遂舉帳語郎曰。我欲洩而器滲。奈何。郎曰。夜深矣。明日設法補之。婦曰。試探姑睡否。如尙未也。將往謁姑。郎如言。女卽使郎移燭出。而下鍵於門。詣姑。言其狀。謂賊匿此。必有接贓者在外。可潛諭廝養。於是舉家健丁持械而至。賊不及防。遂就擒。並其黨盡數捕得而送之官。

林生妻預設米肆

有林生者。家中資。而性嗜博。父母時訓之。始稍斂抑。及父母亡。遂無所顧忌。家事悉委其妻。妻固賢而有才識者。勸之不聽。乃密與其母家兄嫂謀曰。妹夫沈

涵於此。將來必至蕩產傾家。妹有金資少許。欲託兄嫂代爲經營。以免他日饑寒。兄固長者。然之。爲設一米肆。林不知也。惟嗜賭如故。逋負叢集。鬻田產以償。久之。資殫不濟。乃就商於妻兄。妻兄曰。爲今之計。謀生爲急。僕設有米鋪。將延一司會計者。誠能改行。不妨卽任此事。月可得金若干。林乃自矢。以後不賭。遂延之往。及數年後。妻兄見其無他。始明告之。

白棉線知聊齋爲憤世勸世之作

白棉線。李氏女。泗水倡也。姿不甚都。善脩飾。以能周急濟困。由是名遂振。茶商鹽販。日造其門。所得纏頭資。買泗水田數十畝。賃隣境宅一區。將爲終老計。亡何病。田宅皆被人佔。或爲之不平。曰。何不訟。棉線從容言曰。吾所得。皆不義財。聽之可也。暇則聽人講說古事。聞忠孝節義。則淚涔涔下。有身墮泥犁。追悔莫及之慨。尤喜聽人說聊齋誌異。凡所合意。必請重宣以記之。客或詰之曰。卿喜狐乎。喜鬼乎。棉線笑曰。煌煌宇宙。何狐何鬼。此蒲留仙憤世語也。勸世文也。蒲因君子道消。託言比興。何得以稗官野史而忽之耶。客將更有問。棉線倦而倚

几酣睡矣。

劉桂慶了然去來

京伶劉桂慶工王帽戲。一日赴內城某宅演劇。侵曉歸。而語其家人曰。吾心如落葉空山。了無歸宿。恐將逝矣。家人以爲誕。劉偃息在牀。日加午。遽卒。此殆了然於去來者歟。

智僕成人之美

御史某以清節著於時。一日宴客。見一妓。有殊色。席散。遂命僕喚之。旣而忽自悔曰。某不得無禮。急命人呼僕返。僕從屏後轉出。某曰。汝未去耶。僕曰。吾事公久。未見有此舉動。度公之必悔也。是以未去。某喜甚。重賞之。

錢邦彥聆音知兵禍

聲音之道。感人至微。錢俊甫拔貢邦彥。以朝考入都。見京朝士夫。卑鄙齷齪。拂袖而歸。在鄉授徒。自給布衣脫粟。宴如也。宣統庚戌。偶入城。聞警局掌號聲。忽歎曰。將亡矣。遇老友某。告之曰。不出二年。必有兵革之禍。我從此不入城市。君

亦宜善自爲謀。辛亥八月武昌果起事矣。

楊仁山神明不亂

石埭楊仁山。名文會。以居士而爲佛家尊宿。父官杭州。自言十八九時。馳逐聲色。二十後。始潛心西方聖人之書。屏絕嗜好。少亦工詩。有客味鷄兒酒。鄉心燕子魚句。宣統辛亥秋。病沒。處分後事。神明不亂。仁山嘗言譚復生臨刑。呼剛毅。欲有所言。卽此一念。尙須墮入輪迴。

村婦殺盜

富川縣僻處廣西邊疆。多崇山峻嶺。羣盜倚之爲巢穴。村婦某生而驍健。有膽識。嘗子身歸寧。一盜要於路。婦長跽乞憐。請以釵環代。盜不可。更曰。願傾吾身所有而與之。何如。盜曰。可矣。卽釋刃。鋪包裹。整置一切。半晌。婦又曰。吾解襯衣。請君背我。盜信之。急轉身反向。仍料理衣具。村婦乘隙拾刃。奮力一擊。中其頸部。遂殞。婦返其物。急奔回。念遺尸路旁。或且累人。是不可以不一白之。乃自投縣署。訴顛末。邑令王甲榮嘉其能殺賊也。優禮之。贈額曰。勇比健男。此宣統辛

清稗類鈔

明智類

亥事也。

四八

商務印書館印行

清稗類鈔

雅量類目錄

太宗釋張春

世祖許恩養明太子

世祖褻卹凌忠介

世祖命歌萬古愁曲

世祖不罪尤侗

徐竹逸與弟獨守敝廬

顧亭林謂鼠勉我

丁葯園與牧豎同臥起

丁葯園賜吏鵝炙

毛爾旋恕佃人

聖祖優容大臣

聖祖寬容陳名夏

計甫草觀江濤澎湃

董蒼水渡湖賦詩

諸駿男渡江賦詩

清稗類鈔

雅量類目錄

頁

黃大宗扣舷吟嘯

王水雲掀髯渡江

高念東繫驢而臥

王匡廬不留枝贅

徐野君與村人周旋

沈康臣儒冠見大猾

周櫟園在獄賦詩

周赤之飲酒自若

鄒程村舉酒自慰

朱子殷歌呼笑傲

張晴峯貧而購書

陳際叔掩舊棺

李鄭生見緋衣而不動

徐羽儀不畏虎

王輔臣遣妾散財

聖祖於臺灣事不降諭旨

聖祖保全施琅

聖祖宥杜詔

一

稗

五

十

九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九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三

一三

一四

- | | | | |
|------------|-----|------------|-----|
| 湯文正移居旁舍 | 一一五 | 王西莊恕酒人 | 一一二 |
| 王永吉不使魏敏果避道 | 一一五 | 彭定求鋸樓柱 | 一一三 |
| 李文定平氣 | 一一五 | 劉綸被人呼名 | 一一三 |
| 聖祖宥王掞 | 一一六 | 劉賓門罷潘姓輸魚 | 一一三 |
| 陳恪勤神色適然 | 一一七 | 姚立德協守東昌之鎮靜 | 一一四 |
| 柴虎臣子儉兒以錢 | 一一八 | 雷翠庭恕茶遲至 | 一一四 |
| 徐文敬令羣兒呼字 | 一一八 | 某方伯有一字師 | 一一四 |
| 世宗待理密親王 | 一一八 | 吳穀人任人負桌 | 一一五 |
| 世宗准明裔襲封 | 一一九 | 沈文愨購物不論價 | 一一五 |
| 鄂文端讀書達旦 | 一一九 | 董文敏不念舊惡 | 一一五 |
| 陳木齋以正綰讓人 | 一一九 | 董文恭宥竊珠奴 | 一一六 |
| 高宗命補載史可法書 | 一二〇 | 黃南薰以屋地假人 | 一一七 |
| 高宗優容鄂忠烈國柱 | 一二〇 | 李翁謂金鎔有耗 | 一一七 |
| 阿文成容岳鍾琪 | 一二一 | 徐華亭自引咎 | 一二八 |
| 阿文成道歉於李榮吉 | 一二一 | 蔡西齋承認爲老頭兒 | 一二八 |
| 阿文成馬逸不怒 | 一二一 | 李復軒予儉兒以錢 | 一二八 |
| 梁文恪犯而不校 | 一二二 | 某封翁呼樹上君子 | 一二九 |
| 朱石君賴盃水解圍 | 一二二 | 王定九不怒批頰 | 一三〇 |

陳碩士靜退
 湯文端償菜值
 琦善曲成二令
 林文忠制怒
 林文忠怡然就道
 陸韻梅夫人仁恕
 萬文敏犯而不校
 官文恭不以細故介懷
 胡文忠不欲置人危地
 張秀才不怒鄰人殺子
 曾文正大度
 曾文正毫無芥蒂
 德宗諭慰馮子材
 李文忠與戈登交歡
 李文忠舉手謝過
 李文忠胸中一段春
 衛榮光體貼寒士
 俞小甫謹謝不敏

三〇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二
 三三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五
 三五
 三六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八
 三九

陶善之恕輕薄少年
 劉襄勤容袁珏齡之戀
 周百純自謂得橫覽形勝
 張文襄躁釋矜平
 王文勤楷書蹈字
 譚復堂恕醉人
 何梓汀恕醉人
 張文達言吾未審
 張文達令門生自愛
 陸太淑人恕婢覆羹
 葉逋梅遇盜不驚

三九
 四〇
 四〇
 四一
 四一
 四二
 四二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四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雅量類

太宗釋張春

天聰辛未。大兵圍大凌河城。生擒明監軍道張春等。春見太宗。不跪。太宗引弓怖之。禮烈親王諫曰。彼不懼死。射之何爲。乃舍之。春終不失節。以壽終。

世祖許恩養明太子

李自成既去。燕西走。攝政王多爾袞亟命吳三桂與英親王阿濟格合軍追擊。而已則以明太子手敕。賺之入都。時太子已自三桂軍中逸出。匿故內官楊玉外舍。越數月。見京師大局稍定。玉乃爲太子易服。送之故嘉定伯周奎府中。奎烈后父。太子外大父也。奎姪鐸引太子入見。故長平公主。兄妹相對泣。奎具酒食以獻。舉家行君臣禮。薄暮。太子哭別而去。數日復至。公主贈以錦袍。後又至。奎留宿。教太子自詭姓劉。爲書生。以免禍及。否則卽向官府究論。太子不從。

奎遂以聞。捕下三法司。刑部主事錢鳳覽勘問。傳訊內侍舊臣。花園內監常進節指揮官李時蔭僉言此真太子。故司禮王德化亦謂爲真。觀者數千。皆應聲呼真太子。

及廷勸。太子言宮中事甚悉。再召故錦衣官嘗侍衛東宮者十人證之。十人同聲對曰。真也。獨故貴妃袁氏及故晉王。執以爲非。是遂下太子玉進節時蔭德化及錦衣官十人於獄。鳳覽上疏力爭。曰。前太子危地也。何所覲覲而假之。於是鳳覽亦被逮下獄。時京師商民皆具疏請釋故太子。又有宛平楊時茂者。上疏請將時茂身肉剝爲泥。骨礎成粉。以贖故太子。順天府民入楊博等亦疏請留故太子以奉明祀。疏上。悉留中。而故太子已先一夜絞殺於獄中。鳳覽暨玉等十五人。翌日同棄市。時順治甲申十二月辛巳日也。仍令內院傳諭中外。有以眞明太子來告者。太子必加恩養。來告之人亦予優賞。

世祖褒卹凌忠介

凌忠介公義渠爲明末十九忠臣之一。順治間。歸骨故邱。世祖諭知府吳綺護

之行。且命爲卜葬。襲卹遺忠之典。自世祖開之。不以其効忠勝國而惡之也。

世祖命歌萬古愁曲

明歸震川之孫玄恭所著萬古愁一曲。沈鬱瑰瓌。悲壯淋漓。其中實含有民族主義。當時流傳極廣。至達大內。世祖方入關。欲禁之。後不果。乃命樂工歌之以侑食焉。

世祖不罪尤侗

尤悔庵舍人侗惑於女色。搆消渴疾。經年不瘳。聖祖時爲皇太子。命內豎饋藥餌焉。尤作啓謝之曰。臣風月膏肓。烟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廬子之幽憂。忽啓文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菊共紅花相映。猥云小草。錫以上方。月宮桂杵。竊是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譚。半匕神樓。頓醒驚天之夢。肺腑銘篆。羊叔子豈有醜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謹啓。聖祖得書。見贈之芍藥及月宮台洞等句。以爲大不敬。言於世祖。將加罪焉。世祖笑曰。文人之文。興到筆隨。豈能有所顧忌。尤侗乃勝國遺

逸。殺之不祥。聖祖默然。

徐竹逸與弟獨守敝廬

世祖初定鼎時。兵戈四起。人皆裹糧避山谷間。徐竹逸與弟竹虛獨守敝廬。晝則力田。夜不廢讀。儼如太平之世。其避兵他處者。率多受警歸。竹逸語弟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於今益信。

顧亭林謂鼠勉我

顧亭林居家。恆服布衣。附身者無寸縷之絲。當著音學五書時。詩本音卷二稿。再爲鼠嚙。再爲謄錄。畧無愠色。有勸其翻瓦倒壁。一盡其類者。顧曰。鼠嚙我稿。實勉我也。不然。好好擱置。焉能五易其稿耶。

丁葯園與牧豎同臥起

仁利丁葯園儀部。澎湖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起。暇則乘牛車。行遊紫塞中。手周易一卷。吟誦自若。

丁葯園賜吏鵝炙

丁葯園居法曹。詩名滿京師。吏人嘗竊其牘。以易鵝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訟於庭。葯園自出其所食鵝炙。以賜之。

毛爾旋恕佃人

遂安毛爾旋之履絕意仕進。惟日課其子際可爲文。家有薄田。督收秋租。佃人以稗溼者充數。置不問。或詰之。乃惻然曰。若輩力田作苦。尙不能奉父母飽妻孥。吾姑譬之鼠雀耗耳。比至歲稔。頗不能自給。弗顧也。

聖祖優容大臣

聖祖厚待臣下。如明珠雖貪擅。念其籌畫削平三藩之功。終未置之極典。徐乾學昆仲。與高士奇比昵。時有九天供賦歸東海。萬國金珠獻淡人之謠。上知之。惟奪其官而已。嘗諭近臣曰。諸臣爲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軒駟馬。八騶擁護。皆何所來。可細究乎。

聖祖寬容陳名夏

國初於明臣之歸款者。率仍還其本職。保全始終。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屢

貸其死。乃猶語同僚寧完我曰。若望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寧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曰。留髮。復衣冠。天下卽太平矣。寧以其語上聞。聖祖頷之。然惟治名夏以抹刪諭旨作奸犯科諸款。於前兩語置不問也。

計甫草觀江濤澎湃

吳江計甫草自海陵歸里。渡揚子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皆垂首歎惋。計坐舵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旣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濤澎湃。吟嘯自樂。

董蒼水渡湖賦詩

華亭董蒼水孝廉。俞有鹿角山之游。渡洞庭湖。風大作。波翻浪湧。上流覆舟。蔽湖而下。僮僕震懼無人色。董坦然危坐。賦二詩。投之湖。竟無恙。且以數小時而行三百餘里。

諸駿男渡江賦詩

錢塘諸駿男。名九鼎。嘗與仁和姜眞源侍御。匯思聯舟渡揚子江。過金山時。風

大作。舟直觸郭璞墓石。姜意諸必大惶怖。而諸方吟嘯自若。作過金山詩。

黃大宗扣舷吟嘯

山陽黃大宗。名之翰。游楚。嘗月夜破浪江行。爲戍卒所追。扣舷吟嘯。神思自若。

王水雲掀髯渡江

餘杭王水雲。大令舟瑤。嘗與錢塘茅子鴻。兆儒偕渡揚子江。時風濤洶湧。王掀髯稱快。曰。吾胸中鬱勃之氣。對此稍舒。茅亦爲之放膽。

高念東繫驢而臥

蒙陰高念東。名珩。少年登第。筮仕館閣。屢膺簡命。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家般陽。每風日晴和。輒自跨一驢出。遇嘉石濃蔭。卽繫驢而臥。見者不知其爲貴人也。

王匡廬不留枝贅

新城王匡廬。名與敕。生平不恆爲詩。每遇林皋清曠。襟抱悠然。輒復有作。諸子或請編錄。王曰。吾寫懷送抱。如絃之有音。所懷旣往。則絃停音寂。何庸留此枝贅爲耶。

徐野君與村人周旋

徐野君性坦易。不與人忤。每遇能文章者。與言文章。曉音律者。與言音律。善琴奕丹青諸藝者。與言琴奕丹青諸藝。暇輒獨行村落。山顛水涯。所遇村人。如樵翁漁叟牧童。亦與周旋。終日無倦色。

沈康臣儒冠見大猾

國初兵亂。有大猾招集流亡。擾浙東西。猾與山陰沈康臣比部夙有郤。懸賞購沈急。沈夷然不顧。被儒衣冠往見。曰。某來矣。殺一書生。何購爲。猾奇之。大笑留之。飲旋釋令歸家。

周櫟園在獄賦詩

祥符周櫟園名亮工。被讒。詣詔獄。嘗於雪夜靜坐。念獄事正急。鐵衣人周羅戶外。乃與黃山吳冠五共爲詩。漏下數十刻不止。又曾對臥薄板上。已解衣臥。忽聯句成。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溼不律。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又一日。堂下健卒猙獰立。銀鐺纍纍。呼晷聲如沸。手拳音羣兩手同械也據地。顧伍

伯。乞紙筆作送客游大梁詩三十三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

周赤之飲酒自若

周櫟園在獄時。幾死。獄且成。其父赤之家金陵。客爲之憂。赤之曰。吾今固甚念之。然吾生平無一念足死吾子。吾子又類我。於理不死。行當雪耳。且義命有在。吾卽日夜憂之。豈能遂脫吾子。卒與客飲酒自若。已而事果得雪。竟如其言。

鄒程村舉酒自慰

鄒程村爲晉陵甲族。豪於貲。會有蜚語中之者。一日散萬金立盡。四顧壁立。舉酒自慰。曰。田園無存。幸賓客尙在耳。

朱子殷歌呼笑傲

嘉善朱子殷。名輅。家貧甚。雖瓶無宿春。歌呼笑傲。不改其樂。宋旣庭嘗語人曰。子殷積學辯才。今日之樓君卿也。

張晴峯貧而購書

景川張晴峯。學使衡嘗爲水部郎。居京師。貧不能自給。一日貸錢舉火。過慈仁

寺。竟倒囊中錢。購書以歸。陶然自適。

陳際叔掩舊棺

陳際叔廷會拮据葬父。而發穴得舊棺。亟掩之。曰。冥漠君不安。卽親靈不安也。仍厚禮葬師而遣之。

李鄭生見緋衣而不動

修湖李鄭生。孝廉。夢蘭嘗游學白鹿洞。數年不歸。獨居攻苦。夜半孤燈。忽見緋衣滿室。不之動。吟誦自如。

徐羽儀不畏虎

徐羽儀嘗讀書杭州西湖之靈鷲山。夜陟北高峯。望月。有虎怒嘯。山谷震動。或勸之避。徐笑曰。虎雖猛獸。焉能齧人。人惟畏虎。虎故齧之。意氣自若。

王輔臣遣妾散財

康熙甲寅五月。王輔臣反於陝西。然非輔臣本意。方部衆之謀爲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

平涼之兵。既殺經略莫洛。陝西督撫以反狀聞。聖祖亟召輔臣之子繼楨入內。曰。汝父反矣。繼楨曰。不知也。上以陝撫疏示之。繼楨戰慄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汝父忠貞。決不及此。此由經略不善調御。汝父爲平涼兵所脅。不得不從耳。汝宜亟往宣朕命。汝父無罪。殺經略。罪在衆人。汝父宜竭力約束徒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食言也。繼楨乃賫敕。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尙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見繼楨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爲總兵。設官分守焉。繼楨亦不復顧。而輔臣之反勢成。且既殺莫洛。思疾取西安。慮張勇躡其後。躊躇審顧。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

輔臣初在大同城。破日。有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平涼被圍時。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無他。輔臣出降。隨圖海轉戰有功。事平。上撤圖海還。並召輔臣。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蓋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是。忽與反目。決欲出之。召其父來。與訣而密語之。

曰。領汝女。亟離此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

輔臣隨命司計者取庫銀。分之。各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悉標識之。所餘二萬金。置庫中。封以印條。更錄簿記銀數及諸雜物。曰。吾爲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後人也。取舊帳冊。悉火之。召諸將卒僕役等。至前曰。汝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汝等辭。汝等宜遠去。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可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但勿言向隨我也。衆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不至累汝等。從此訣矣。既乃命酒獨酌。高歌酣醉。視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汝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曰。未娶也。遽命取石槌碗。令扁以授童。曰。與汝。可歸娶一妻。勿更來。

輔臣至是。乃復酣飲高歌。互二三日。問門下尙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之曰。我起行伍。受朝廷厚恩。富貴已極。前迫於衆人。爲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能恕我。大丈夫與其駢

首僂於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跡不可掩。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汝等。我已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繫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噴之。立死。與病死無異。汝等當以暴死告衆。哭止之。怒欲自刎。不得已從之。天明以厥死聞。時丙辰四月也。

聖祖於臺灣事不降諭旨

康熙庚申辛酉間。臺灣蠢動。閩省警報到日。聖祖方率諸皇子習射於暢春園。諭令該部知道而已。旋報全臺失陷。仍如前諭。諸皇子請宣旨指授機宜。聖祖不答。射畢回宮。始召諸皇子諭之曰。閩省距京數千里。臺灣復隔重洋。平日用督撫提鎮。原爲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辦。若降諭旨。豈能悉合海外情形。不遵則違旨。遵則誤事。未幾全臺收復矣。

聖祖保全施琅

福建提督靖海侯施琅。陛見聖祖曰。爾前爲內大臣。十有三年。當時頗有以爾爲閩人而輕爾者。惟朕深知爾。待爾甚厚。其後三逆反叛。虐我赤子。旋經次第

平定。惟有海寇游魂。潛踞臺灣。尙爲閩害。欲除此寇。非爾不可。爰斷自朕衷。特加擢用。果能竭力盡心。不負任使。舉六十年難平之寇。殄滅無餘。誠爾之功也。邇來或有言爾恃功驕傲者。朕亦頗聞之。今爾來京。又有言當留爾弗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尙用爾勿疑。况天下已平。疑爾勿遣耶。今命爾復任。自此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從來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始終皆由未能敬慎之故。爾其勉之。更須和輯兵民。使地方安靜。以副朕愛兵息民。並保全功臣至意。琅奏曰。臣年力已衰。封疆重大。恐精神不堪。聖祖曰。爲將尙智不尙力。朕用爾。以智耳。豈在手足之力哉。

聖祖宥杜詔

海寧查慎行與杜紫綸太史詔友善。聖祖嘗賜杜御書一幅。爲程明道春日偶成詩。查戲題一截曰。天子揮毫不值錢。紫綸新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雲淡風輕近午天。詩成未寄。錄之日記簿。杜不知也。後查罹罪。籍沒其家。日記簿進呈御覽。杜聞大驚。聖祖謂此事與杜無關。不之罪。初。杜賫御書而返。建樓供

奉額曰雲川集御書中語也。復自號雲川居士以誌恩寵。

湯文正移居旁舍

康熙時。睢陽湯文正公斌奉旨簡授江蘇巡撫。其赴任時。布衣牛車。從一老蒼頭。中途遇一年少官。衣冠華麗。騎從紛紜。或先之。或後之。時而觸其輿蓋。從人輒怒聲呵斥。湯不較。避之路隅。無何。抵逆旅。湯已入上屋。年少官後至。從者叱店主令相讓。店主以己有人對。從者曰。不問誰何。必移讓。某縣太爺至。詎容他客佔此。店主婉商於湯。湯卽移入旁舍焉。

王永吉不使魏敏果避道

京朝官之途遇也。秩卑者或勒馬候過。或讓道旁行。顯貴則昂然前行而已。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在臺垣時。一日。與吏部尙書王永吉途遇。魏當引避。王堅請魏先行。翌日。使族人語魏曰。吾每過其門。門可羅雀。其清操可想。吾甚敬之。若避道。則吾心何安。後勿復爾。

李文定平氣

合肥李文定公天馥廉靜寬和。尤慎刑辟。每預廷議。務持平。同官或厲辭色。笑語之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吾初亦爾。後既熟。漸平也。文定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其在官。以簡易爲主。威福歸之於朝。毀譽不出諸口。宰物應機。悉以虛心處之。不以己與也。

聖祖宥王揆

理密親王旣廢。聖祖命王大臣保立東宮。時允禩黨羽布中外。王鴻緒後至。手書八字以視衆。衆遂共保廉親王爲儲君。聖祖震怒。問首謀之人。衆莫敢對。以太傅馬齊銜名居首。擬大辟。因謂衆曰。朕必立一剛堅不可奪之人。爲天下共主。蓋謂世宗也。衆莫測上意。太倉相國王揆年七十餘矣。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又以祖文肅公錫爵於明。以建儲事受惡名。遂於康熙丁酉五月密奏建儲事。疏留中。是年冬。又有上言建儲者。上不悅。並發揆疏命內閣議處。忌揆者引馬齊故事。欲陷揆以死。揆止宮門外。不敢入。聖祖顧左右。問王揆何在。首輔李光地奏揆待罪宮門。聖祖曰。王揆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蹈前明

惡習。汝等票擬處分太重。可速召其來。揆聞命趨入。免冠謝。上坐乾清宮。手招令前。耳語良久。人不能知。

後五年辛丑正月。揆復疏前事。語尤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柴謙等十三人。亦上疏如揆言。聖祖震怒。召諸王大臣降旨責揆植黨希恩。並令覆奏。舉朝失色。揆就宮門階石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之。畧謂臣伏見宋仁宗爲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鎮包拯等。皆交章切諫。臣愚信古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爲此奏。奏上待罪五日。詔謂王揆應謫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著其子王奕清隨諸御史代父往。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揆名。聖祖發還劄子。命列揆名以進。隨賜宴太和殿。宴畢。再召見東暖閣。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

陳恪勤神色適然

陳恪勤公鵬年守江寧。爲總督阿山所齮。將入獄。神色適然。自忖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鑠而行。其鎮定

如此。

陳宦蹟所至。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蕢後人租徭。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游焦山。遣人泐水出瘞鶴銘。爲亭覆之。

柴虎臣予偷兒以錢

仁和柴虎臣。名紹炳。家居。嘗有偷兒夜入其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拮據及衣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邪。偷兒驚而止。遂勸其改行。檢枕畔百錢。及案上銅器一二具。予之。令持出。其人嗚咽去。

徐文敬令羣兒呼字

錢塘徐文敬公潮。以戶部尙書致仕家居。時徒步里巷。兒童見之。羣相指曰。徐潮來矣。文敬問羣兒曰。汝等何以識吾爲徐潮也。兒曰。聞人以此呼公。故知之。乃曰。潮。我名也。未可呼。我字青來。自後。汝等可呼我爲青來耳。

世宗待理密親王

世宗居藩邸時。人情物理。卽已通澈。郡國利弊。如指諸掌。時理密親王已正儲。

位。世宗事之最敬。而王先受宵小言。待之甚薄。及被罪。聖祖縛置空廬。禁人入見。世宗親持湯羹以進。守者遏之。世宗曰。吾惟知昆弟之情。不知利害也。聖祖聞而善之。

世宗准明裔襲封

雍正癸卯。世宗於聖祖書笥中檢出未發諭旨一道。以明太祖崛起布衣。統一方夏。經文緯武。漢唐宋諸君之所未能及。其後嗣亦未有如前代荒淫暴虐亡國之跡。欲大廓成例。訪求支派一人。量授官職。以奉春秋陳薦。仍令世襲甲辰。遂封朱之璉爲一等侯。入漢軍正白旗。

鄂文端讀書達旦

鄂文端公爾泰嘗閱兵雜容。會日暮。大雨。從者失道。供給不繼。獨危坐草室中。讀書達旦。無愠色。

陳木齋以正艙讓入

江右陳木齋侍郎守創居官清介。雍正某年。以誣誤罷倉場侍郎。居京師數載。

幾不能舉火。庚戌冬，蒙恩放歸。及登舟，則有一商人在焉。商所出賃錢，略多於陳。陳遂以正艙讓之。而自與一僕居頭艙。時陳行李蕭然，商意頗輕之，亦不問爲誰也。至淮上，總河嵇筠遣人以名刺致意。商猶茫然。未幾，淮安守以腰輿往迎，始大駭，知爲陳，旋匿去。然陳自以所出錢少，宜讓以正艙，不介意也。

高宗命補載史可法書

高宗嘗閱睿忠王傳，以致明史忠正公可法書未載回札。因命將內閣庫中所存原稿，檢以補載。法時帆謂睿王之書，乃李舒章雯捉刀，雯，江蘇人。順治初，曾官內閣中書舍人。答書爲侯朝宗方域之筆。二人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察時明理，答書義正辭嚴，不惟頡頏一時，洵足並傳千古也。

高宗優容鄂忠烈國柱

高宗雖厭滿人之沿襲漢俗，然遇宿儒耆學，亦優容之。鄂忠烈公容安，不諳滿語，上厚加任使。未嘗因一眚廢棄。國太僕柱校射禁庭，褻衣大冠，侍衛有望之而笑者。上曰：汝莫姍笑，彼儒士能持弓校射，不忘舊俗，殊可嘉也。

阿文成容岳鍾琪

阿文成公桂從征金川時。曾被大將軍岳襄勤公鍾琪參劾獲咎。其後文成總督雲貴。襄勤適任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詠詩示之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襄勤始釋然。

阿文成道歉於李榮吉

阿文成奉命堵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以爲進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蟄。文成斥其撓衆。急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爲榮吉謝公相。壩實未固。榮吉不敢賀。乃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壩蟄。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昇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始甦。乃道歉忱。尋卽自劾。而薦榮吉。

阿文成馬逸不怒

阿文成有上賜馬。一日脫韁去。圉人入告。方觀書。曰。覓之。既獲。復命。徐曰。好。讀

書如故。不怒也。

梁文恪犯而不校

會稽梁文恪公國治。乾隆戊辰狀元。入直南書房。累任學使。後以粵東事免。尋被簡爲湖南巡撫。嘗出巡。州縣具供張。家丁索賄不遂。故阻膳脯以激之。使怒。枵腹終日。初無怒容。亦不知爲奴所給也。及入樞垣。和珅以其懦弱。有意揶揄之。至用佩刀爲薙其髮。以爲笑樂。亦不與校。

朱石君賴盃水解圍

大興朱文正公珪與兄竹君學士筠對奕。家人以茶至。誤觸文正衣。盡溼。文正起。顧學士笑曰。幾爲兄敗矣。賴此盃水解圍耳。

王西莊恕酒人

嘉定王西莊閣學鳴盛。乾隆甲戌榜眼。官至內閣學士。尋丁內艱歸。遂不出家。居三十年。有無賴子與人賭勝。乘醉罵其門。闈人不能忍。力止之。次日。無賴子酒醒。其母挈之登堂請罪。笑謝之曰。昨汝酒醉。我固不怪。惟以後若醉而罵他

人恐獲咎耳。無賴子惶恐而歸。戒酒終身。卒無事。

彭定求鋸樓柱

乾隆時。彭定求家中建樓。已立柱矣。有友過訪。述堪輿家言。謂樓太高。固無礙於本宅。第未免有礙鄰家耳。彭曰。此甚易。將柱鋸去尺許。卽無礙。友曰。公自築樓。當自謀安適。何必爲鄰計。彭曰。樓稍卑。儘可安居。何必妨及鄰家。竟鋸去之。

劉綸被人呼名

乾隆時。常州某太守頗鋒厲。一日。呵殿出門。聞途人有直呼其名者。大怒。飭役鎖拏。綸之回署。繫於獄。時武進劉繩庵相國綸方讀禮家居。微聞其事。適太守往謁之。坐定。語之曰。此地愚民。不諳體制。我有時外出。人皆呼我爲劉綸也。亦聽之耳。太守爽然。回署。立釋之。

劉賓門罷潘姓輸魚

漁家多畜鷓鴣。以捕魚。湘潭潘某。明末時。官武弁。隸統兵官同邑劉髦嗣部下。一日。犯令當誅。劉惜其勇。曲宥之。後戰死。子孫以漁爲業。然皆感劉恩。每年開

網。凡三日內所得魚。悉以輸劉。乾隆朝。劉族益繁。潘仍照常供應。不稍衰也。至劉之五世孫賓門太史時。始罷其饋。以全祖德。

姚立德協守東昌之鎮靜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之亂。姚立德方官河督。值東撫徐績勦匪不克。退駐東昌府城。姚與之協籌守禦。府東門外人烟輻輳。爲南北往來水衝。匪傳檄某日攻城。先一夕。東廂火起。徐疑匪至。登城促令放礮。姚曰。事未得實。萬有一誤。則城外生靈塗炭。民心惶變。恐失城不待賊至矣。相持不已。徐欲手自然火。姚從後擊其肘。未幾報至。則民居失火。非匪也。徐揖謝姚。姚曰。君志在急滅賊。不暇思耳。人服其雅量。

雷翠庭恕茶遲至

寧化雷翠庭副憲。鉉立朝。謇諤。貞介絕塵。其雅量亦不可及。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捧茶來。未應。雷怡然。或問之。曰。若輩在吾家廩給薄。自懈於趨承耳。

某方伯有一字師

乾隆時某方伯蒞浙見文牘有鼈子疊三字投牘於地曰此明明是疊字何得誤讀爲門耶一吏從容拾牘援大雅鷺鳧之說以進曰舊注疊音門謂水流峽中兩峯如門也方伯憮然曰微子幾誤乃公事子卽吾一字師也

吳穀人任人負桌

錢塘吳穀人祭酒錫麒乾隆乙未通籍時其家適以中元延僧放燄口事畢僕攜雜物進內有供寒林大士之半桌尙置門外僮兒乘間竊負而去僕出求桌不得詢諸人吳方默坐廳事應曰適見一人負去矣僕曰何不呼吳曰其人已負去呼之奈若人何

沈文愨購物不論價

長洲沈文愨公德潛官至禮部尙書以詩受知高宗少時家貧不蓄僮僕晨必攜一筐自購物於市售者索值若干悉照給不稍與爭久之市人知其寬厚亦無有敢欺之者

董文敏不念舊惡

上元董文敏公教曾以乾隆丁未通籍。當未第時。貧甚。舉拔貢。入都朝考。徒步襤被。自負而往。至邗。上遇一舟。時尙熱。力憊。求附載。榜人爲請於艙中客。許之。董坐舵旁。朝夕朗誦不輟。榜人私語艙中爲巨紳某公子。兄弟甲乙赴京應試者。勿相擾。董讀如故。艙中客方以飲酒度曲爲樂。果厭之。兩少年出。呵問爾何人。具述名姓。並言將應試。遽嗤之曰。爾寒乞如是。亦欲赴試求名耶。狎客等從而和之。董不能堪。負氣奔岸。又走數百里。勉賃小車抵都。朝考列一等。授小京官。旋鄉會試聯捷。中探花。授職編修。數年京察。由監司洊擢四川布政使。某公子甲方以貳尹同官一省。憶及前事。不自安。謀引退。董聞之。召之入見。好言慰之。詢其弟乙則已死。乃笑語之曰。韓信不讎胯下之辱。余豈不逮古人。勿以往事介懷也。此事嘗於爲閩督時自述以戒人。且云。當時以負重徒步遠行。至今左膊逢陰雨時。輒酸痛也。

董文恭宥竊珠奴

富陽董文恭公誥。未冠成進士。入直樞府。幾四十年。和珅當軸。謙沖自居。不爲

用。仁宗親政。寵眷日隆。終身無過。時人賢之。嘗有上賜朝珠。價值數萬。一日失之。絕不介意。但責有司捕治。後知爲奴所盜。因訓之曰。余待汝甚厚。何得爲此不肖事。使余逐汝。終身無倚矣。仍令服役。奴感終身。及董薨。以身殉。

黃南薰以屋地假人

嘉慶甲子。嘉善大水。米價驟騰。縣官令行平糶。時衆多避匿。黃南薰封翁凱鈞。獨以身倡。大暑烈日。持蓋步行。按戶之上下。定米之多寡。罔有漏失。全活甚夥。嘗以屋旁隙地假人。其後久假不歸。且加辱焉。南薰笑置不問。又買鄰人之屋。而其屋已先出賃。爲商店。慮其他徙失利。券垂成。毀之。

李翁謂金鎔有耗

烏程新市鎮李翁饒於資。將嫁女。出赤金數斤。召匠製奩具。製畢。權之。幾少其十之二。舉室大譁。謂匠竊金。議欲褫其衣而搜之。匠初亦曉曉置辨。已而面赤。不發一言。適翁自外至。笑曰。金就鎔。豈無耗。以好言慰匠。遣之。匠歸。其夕卽死。蓋匠實竊金。每夕必攜少許歸。是日亦藏少許於身。聞將搜之。亟納於口。而不

圖爭辨時誤吞之也。設非翁置而不校。則匠死於翁家。而其家且執以興訟矣。

徐華亭自引咎

徐華亭督學浙江。生員某文中有顏苦孔之卓句。華亭批其語曰杜撰。置之三等。洎發落日。生員乃面陳曰。顏苦孔之卓。出自揚子太元經。非生員杜撰也。華亭卽起立曰。本部院以僥倖太早。未讀古書。予之過也。卽改爲前列。俾附一等末。

蔡西齋承認爲老頭兒

蔡西齋名鴻業。道光庚寅。以奉諱罷官。家居之暇。輒荷衣簞笠。徒步田野。與二三老農課晴雨。話桑麻。人不知其爲二品貴官也。某撫遣使送牘。使叩門。遇一老人。方薙草。因呼之曰。老頭兒。輒應之。問以蔡大人第宅所在。老人指點之。及請見。則大人卽薙草之老人也。使叩頭請罪。笑掖之起。厚犒而去。

李復軒予偷兒以錢

有偷兒潛匿李復軒家中堂之長案下。復軒見之。不明言。與其婦歸。佩珊在堂

中吟詩送相賡和夜半復軒令偷兒出邀之食粥偷兒大駭叩頭不已復軒給以錢二百文戒之曰此後當爲好人偷兒感之後遂改行。

某封翁呼樹上君子

某封翁富而好德某歲除夕出廳事蒞家謙二婢執燭前導過中庭翁仰見樹杪有人卽止不進告二婢曰汝等留燭於亭吾願留此獨酌速移樽至。

旣翁屏退家人仰樹呼曰樹上君子此間已無外人盍下且暢飲耶樹上人聞之戰栗幾墜翁曰毋恐老夫豈忍執人者其人乃下叩首稱死罪翁視之鄰人也相將入亭先酌之三杯曰汝所需若干隣人泣告曰小人有母遇年荒無以卒歲素諗翁家富有故行此不肖事今旣不罪尙敢他望耶言已聲酸嘶翁曰不能周濟鄰居以至爲非老夫之過也今酒殺尙溫汝其飽飡當以三十金畀汝卒歲之餘小作貿易可度日矣勿再爲此他人不汝恕也且陷老母於不義一成爲盜沒齒不能掩蓋其奈何食已乃予銀並布裹食物送之牆下曰歸遺爾母汝仍出此勿使我家入知之余亦終勿告人也鄰人俟母卒棄家爲僧苦

志虔修。爲西湖靈隱寺方丈。聞翁死。千里赴喪。哭不成聲。且自言其事。

王定九不怒批頰

王定九相國嘗家居。偶出遊。至弄唐私焉。無賴子不知其爲相國也。批其頰。相國一笑置之。

陳碩士靜退

陳碩士侍郎。家素封。以諸父仕宦。中落。侍郎自御史回翰林院。原衙門。貧益甚。人勸其出游。陳曰。吾近臣矣。又爲人客。奈何。一日。有貸於友人。至。則弈棋賦詩。盡日暮。忘所事而返。後驟遷。至閣學。宣宗諭之曰。汝非有保舉人。朕知汝靜退。有操守。故進汝官。

湯文端償菜值

蕭山湯文端公。金釧在京日。乘車過京師宣武門大街。有賣菜翁。弛擔坐。前驅誤觸之。菜傾於地。翁不知爲文端也。摔其僕下。詈且毆。欲索菜值。文端啓簾笑曰。值幾何耶。我償爾。翁言錢一貫。僕曰。此數文耳。何詐也。翁怒曰。卽一文。誰使

觸我。復欲鬪。乃笑止之。且曰。取錢我家。何如。翁不肯。曰。子無良。將愚我。至家。送我也。償則此地償耳。文端爲之窘。適南城兵馬司指揮至。起居已稟。曰。此小人卑職帶回。重懲可也。翁始懼。叩首乞哀。文端謂指揮曰。無庸。假貫錢足矣。指揮請自給翁。不許。乃如數攜至。文端面予翁。翁殼觶謝。固予之。乃叩首去。文端停轡。故與指揮言許久。意翁行已杳。乃別指揮。叱馭去。

琦善曲成二令

琦善性豪爽。善判決。聲如洪鐘。奏對輒稱旨。三十歲。督某省。一日。有試用令二人報謁。一截取。一大挑。老名士也。皆寒素。初見時。猶服便章。外飾補褂而已。投刺。不候傳呼。直趨官廳。匡床對坐。論經史。侃侃有聲。內巡捕官惡其荒唐。欲屏去。琦在牖後竊聽其言論。嘉賞之。戒勿聲。琦出。二令不知琦之年少也。坐微起。曰。我輩謁見大人。候之久矣。煩後生爲我請之。琦微笑曰。二位老先生請坐。我卽琦某也。二令急下拜。起而詢曰。大人好福命。如此英年。卑職方在塾中讀書。大人已京外天子矣。是何出身。敢問貴科。琦笑而不答。琦滿人。襲其先世侯爵。

官階不由科名。故未壯而居高位。二令不知也。

然琦雖世祿之子。而雅重斯文。以延攬英豪自命。二人負重名。故優容之。督甘時甫抵任。連劾司道以下數十人。其鋒鏑可知。越數日。傳二令入。各以女公子受讀。二人請曰。卑職在家半生教書。今一行作吏。復膺此任。不猶然故我耶。琦曰。候缺無期。姑喫無錢飯耳。二令稱善。逾時請缺。琦曰。易耳。蓋琦知其無吏才。授以州縣。必一蹶不振。預爲改教。得食讀書之報。以娛老也。又恐往返道途艱於貲斧。故辟爲教讀。及部文轉出。以示二令曰。兩先生缺在是矣。二令愕然。乃各與一薦書。金五百。而歸掌教書院。在籍候選。

林文忠制怒

侯官林文忠公則徐性卞急。撫蘇日。嘗手書匾額於聽事之堂。曰制一怒字。久之。人亦服其有雅量矣。

林文忠怡然就道

道光辛丑。林文忠戍伊犁時。王定九相國以其詳悉水利。特請留辦河工。未幾。

卽合龍。一日。王宴客。文忠與焉。忽傳旨到。使者謂於合龍日開讀。明日啓讀。則曰。林則徐於合龍後。著仍往伊犁。王大駭。文忠自若。卽日怡然就道。旣至伊犁。將軍某固夙器文忠者。問之曰。君欲遠乎。欲近乎。文忠曰。願遠。乃遂批發極遠之所。

陸韻梅夫人仁恕

吳縣潘申甫侍郎曾瑩。爲嘉慶朝大學士文恭公世恩仲子。學有根柢。尤長於史學。畫以青藤白陽爲宗。書則初學吳興。晚學襄陽。尤得其神髓。淑配陸夫人。名韻梅。字琇卿。亦知書。工書畫。同時女史汪小韞。端鐫小印以贈。文曰。潘江陸海。夫人性仁恕。每大雨初霽。聞門前有賣瓜果者。曰。天涼如此。孰購之。徒積其肩耳。命盡買之。一日。婢不慎。偶有兩甌墮地。一頓一否。顧諸子曰。汝曹識之。薄者破。厚者完也。

萬文敏犯而不校

萬文敏公官尙書時。自起宅第。高其閤闕。其對門有旗人某。所居殊卑隘。惑於

風水之說。嫉萬宅軒峻。勢若憑陵已也。日必詈於其門。公子輩欲與校。文敏則設几門內而坐鎮焉。諭闔宅人等。毋許出外與人爭。久之。詈益肆。語侵及所生。公子曰。至是寧尙可忍乎。文敏曰。彼所詈者若而人。我非若而人。則彼非詈我也。何不可忍之有。公子輩聞之釋然。

官文恭不以細故介懷

官文恭公文之督兩湖也。胡文忠公林翼爲巡撫。胡心輕之。事多徑行。不與商榷。官所用人。輒爲胡所劾。登之白簡。幕僚皆不平。請之官。將劾胡所用者以報之。官力持不可。

胡軍於外。以軍械不繼。遣弁持令箭。至督署坐索。幕客皆怒曰。彼無禮至此。公卽不怒。我輩在此。亦覺無顏。爲草一疏。請其入奏。官曉之曰。諸君若提一軍而禦寇。能如胡乎。曰。不能。我卽出而勦寇。能如胡乎。曰。亦似不能。曰。我輩之才皆不及胡。而胡身歷行間。獨任其勞。我輩安享其逸。所愧多矣。且此間大僚。惟我與胡。我無胡。不能禦敵。胡無我。不能籌餉。若以細故介懷。國事將誰任之。諸君

休矣。後胡聞之。深悔所爲。躬詣請罪。官乃與之約爲異姓兄弟焉。

胡文忠不欲置人危地

胡文忠嘗病。飲王遠仲藥而愈。已而治兵黃州。時軍事方急。前病復發。或勸復迎王。文忠曰。安可因已求生。置人危地。

張秀才不怒鄰人殺子

張秀才壽州人也。性任俠。重義氣。好交當世奇士。壽俗尙武。比戶蓄兵器。鄰人有市鳥鎗歸者。夜試之宅旁。猝聞號聲。急往視之。有死者。則秀才子也。鄰人懼。曰。殺他人子。且不可。況殺張秀才子乎。乃率家人環跽秀才門。泣訴其故。且曰。惟君所欲爲。秀才曰。子豈敢故殺吾子哉。是吾子命當絕也。且安知非我不德。天之降罰。殺吾子以報吾耶。命具棺瘞之。無他語。秀才時已年五十矣。鄰人思有以報其德。求女以進。秀才不可。強而後受之。生二子。

曾文正大度

曾文正未達時。嘗肄業長沙嶽麓書院。與某生同居。某性褊躁。其書案距窗可

數尺。文正因置案窗前以取光。某怒曰。吾案頭之光。全自窗中射入。今爲汝遮。則減吾讀書之光矣。文正曰。然則令我置之何處。某指牀側曰。可置此。文正亦如其言。中夜讀書。某又怒曰。平日不讀書。此時乃聒噪如此。爲之低聲潛誦。後居軍中。從容坐鎮。綽有雅歌投壺氣概。日必圍棋一局以養心。前敵交綏。或逢小挫。亦無太息咨嗟之狀。

曾文正毫無芥蒂

新寧劉武愼公長佑以拔貢生入都朝考。時曾文正已貴。有閱卷大臣之望。索武愼楷書。欲預識其字體。固不與。其後爲直隸總督。捻勢方熾。文正主分堵。武愼主合剿。草疏將上之。或曰。如曾公意不同何。武愼曰。顧事理何如耳。他何足恤。文正見其疏。甚以爲然。武愼知之。乃語幕客曰。滌翁於此乃毫無芥蒂。良由做過聖賢工夫來也。

德宗諭慰馮子材

馮萃亭少保子材初從粵寇。及歸誠。隸淮北大營。立功至專閫。光緒乙亥。叛將

李揚材作亂越南。犯粵桂。大府奏派少保統諸軍。出關督剿。大破賊。揚材授首。凱旋入關。朝廷嘉其功。賞賚稠疊。賜物中有平定粵匪方略一種。其書於少保未歸誠前。與官軍拒戰事。不稍諱。少保讀而病之。乃專疏入奏。略謂臣少年迫於飢寒。誤入賊中。桀犬吠堯。良非本心。自投誠後。二十年間。東南兵事。無役不從。所冀少贖前愆。附驥於忠義之林。今恭讀方略。於臣前事。詳載靡遺。史官職在徵信。自應據事直書。但微臣伏讀之下。輒覺媿汗。無以爲人。可否仰懇天恩。念臣積勞。混其往事。命史官凡遇馮子材字樣。均於材字增一筆。改爲林字。則感激之忱。益無紀極。云云。時孝欽后垂簾聽政。念其新立大功。且武人不識掌故。僅降旨申斥。以溫諭慰解之。

李文忠與戈登交歡

李文忠平吳之役。多斬降人。洋將戈登諫之不納。由是欲得而甘心。或告文忠且爲畫策。文忠歎曰。吾自不德。致啓怨尤。外人仇爽。宜有此英風俠骨。聽之可也。然吾亦不懼。戈聞其言。隱然折服。後文忠開府畿疆。戈以事往謁。仍懽然道。

故。不稍介懷。

李文忠舉手謝過

李文忠居要津久。僚屬咸仰其鼻息。政躬勞動過甚。自不免有倨傲侮慢之處。然有面折其過者。則亦深自引咎。某令進謁。行半跪禮。文忠仰天拈髭。若未之見者。既坐定。問何事來見。對曰。聞中堂政躬弗豫。特來省疾。曰。無之。或外間傳訛耳。曰。否。以卑職所見。中堂或患目疾也。笑曰。是益謬妄。曰。卑職方向中堂請安。中堂未見。恐目疾深。中堂反不自覺耳。文忠爲之舉手謝過。

李文忠胸中一段春

李文忠嘗於簽押房揭一自手書之楹帖云。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

衛榮光體貼寒士

衛靜瀾中丞榮光起家寒素。以翰林至中丞。嘗巡撫浙江。逢書院課時。必檄派進士出身之屬員五六人。於一二日內。盡閱試卷。三日揭曉。嘗語所屬曰。我未

達時。曾在鄉間課蒙。離城十餘里。每試。必不憚跋涉。親候榜示。寒士苦况。大略相同。其候榜之心。必皆以先覩爲快也。

俞小甫謹謝不敏

吳縣俞小甫。名廷瑛。工詩詞。尤善駢文。於咸同間從軍浙江。得一官。旋以通判需次。久充軍需局文案。性淡泊。落拓無威儀。同僚輒藐之。一日。候補同知胡因明過其齋。出壽文稿示之。曰。此大作也。何不通至是。則俞所爲浙撫衛榮光之壽序也。俞視之。評抹滿紙。皆門外漢語。但唯唯而已。越日。胡復讒之於軍需局總辦。總辦以告俞。俞謹謝不敏。無他言。

陶善之恕輕薄少年

陶善之嘗撰聯以自壽。揭之堂楹。聯云。排排坐。喫果果。童子六七人。從吾所好。欣欣然。鬪蟲蟲。彭祖八百歲。視我猶孩。善之上元人。爲光緒初壽榜副貢。年八十餘。日以尋樂爲事。每出游。白鬚朱履。輕薄少年或戲之。輒一笑而去。不以爲忤也。

劉襄勤容袁堯齡之贇

湘鄉劉襄勤公錦棠嘗撫新疆。每食必與幕友偕。欲辦一事。往往自挾文牘。就友商推。諸友擬稿。有應增損之處。亦必面言其所以然。情款密而語開爽。有袁堯齡者。以襄勤言某事將出奏。乃曰。此公職所應爲者。何必入告。襄勤曰。如此名可達天聰耳。袁曰。吾嚮以公爲貪。觀此益信。復顧他友曰。凡貪者不必愛錢也。卽好名亦謂之貪。他友有初來者。竊議袁之贇。然襄勤竟受之。不怫也。

周百純自謂得橫覽形勝

光緒間。杭有張子虞者。名預。久客李文忠幕。後官翰林院編修。提學湖南。其父名道。隱士也。與里人周百純爲道義交。百純有文譽。以貧老赴湘。訪預。冀其介紹於人。得館穀也。托辭拒之。越日。賚杭州土宜以往。預受之。而仍不延見。且不答謁。百純乃作書與之。三月不報。百純困逆旅中。窘甚。乃質衣物以歸。或問之。則曰。張雖拒我。然若不受我土宜。則纍纍者將攜之以返。不更累乎。且此行也。泝大江。涉洞庭。得橫覽形勝。謂非張君之賜而何。

張文襄釋矜平

張文襄晚年躁釋矜平。有猶子捷南宮。一日開賀。賓客紛集。席半。各贈以硃卷一冊。多有故作諛詞以贊歎者。座客黃紹第文章經濟卓絕海內。且讀且訾。未終幅裂而碎之。擲於地。文襄惶恐。逡巡入。次日語人曰。黃君所評。誠不謬也。文襄在鄂時。提倡興學。某年某校行畢業禮。官吏教員學生畢集。時番禺梁星海廉訪鼎芬方充兩湖書院監督。特製長篇頌詞。道敷盛美。令畢業生劉某朗誦之。環而肅聽者數百人。誦甫畢。忽有狂生某應聲續曰。嗚呼哀哉。尙饗。聞者莫不賊笑。羣集視於發聲之一隅。頃之。亟歛笑收視。肅立如初。梁艷然變色者久之。文襄夷然自若。若充耳不聞者。亦未嘗旁瞬也。

王文勤楷書蹈字

光緒中。剛毅與王文勤公文韶同官樞密。一日。剛於擬諭旁。自增毋蹈積習四字。以授文勤。而書蹈爲跌。文勤見之。乃取硃筆。密點跌字四圍。復以恭楷書一蹈字於旁。始終未變辭色。

譚復堂恕醉人

仁和譚復堂司馬獻性和藹。粹然儒者之容。光緒中葉。補舍山縣。不赴官。告歸。時俞小甫通守方待次杭州。與之結文字交。甚投契。常相過從。一日偕游西湖。小飲於樓外樓。隔座有三少年。亦杭人。方劇談。蓋臧否鄉邦人物也。酒酣。僉有醉意。縱論至於譚。評隲其所選刊之篋中詞。多譏言。俞聞之不平。語譚曰。此亦蚍蜉撼大樹也。譚曰。人孰能無過。苦不自知。若輩所言。或不盡誣。且僕年逾五十。亦幸尙能知非耳。矧彼爲醉人。聽彼言之。庸何傷。

何梓汀恕醉人

汲縣何梓汀太守棧嘗需次山左。書生本色。落落無威儀。恆步行於市。不以僕隨。人不知其爲官僚也。一日獨游大明湖。晚歸。將至寓矣。誤觸醉漢。醉漢詈曰。咱老子出門。孰不讓道。爾何人斯。速去休。時何之僕適自市購物歸。經其地。聞而責之曰。此某大人也。乃受汝謾罵耶。醉漢猶喋喋不已。僕大怒。欲毆之。何亟止之曰。慎勿爾。王道坦坦。大公無私。彼自不審斯義耳。況又爲醉後之失德耶。

且人類平等。又何必以我之官嚇之。速行。吾腹餒。將歸而進餐也。

張文達言吾未審

長沙張文達公百熙愛才如命。顧獨不喜面諛。某爲張所重。思見好於張。會張之妾有疾。某設香案祈禱於寓中。張聞之。曰。吾愛其才。吾未審。言至此遽止。自是雖貌重之。不若鄉者之殷摯矣。

張文達令門生自愛

贛人某甲以夔人子受張文達識拔。得官部曹。飲食教誨無所不至。甲數負張而張卒。涵容之光緒甲辰。某乙至京師。初謁張。卽誨之曰。若年少。同門如某者。勿與親洽。乙唯唯。意謂己屏諸門外矣。而張資贍其妻子如故也。厥後甲假張名。以行詐僞。張知之。召至。贈以四百金。溫語之曰。行矣。自愛。長安居大不易也。

陸太淑人恕婢覆羹

仁和陸太淑人玉珍。爲錢塘徐印香舍人恩。授繼室。生子珂女琳。性仁慈。嚴正。家蓄二婢。曰來喜。曰來慶。衣食必周。偶有疾病。恆使就醫。燈下則教其識字。與

講大意。有過失。訶斥之而已。不鞭撻也。一日。將午膳。來喜進羹。偶不慎。傾其碗。碗碎。羹污太淑人手及衣。羹至熱。手痛衣污。來喜懼遭譴而泣。太淑人夷然曰。衣不足惜。固可浣也。手痛亦俄頃耳。碗之碎。更何足道。臺灣。我疆土也。今日割畀日本矣。遑論其他。況汝亦無心之過乎。語已。猶極力撫慰之。不責也。珂之師俞小甫。通守聞之。乃語珂曰。太淑人之雅量。誠巾幗中所罕見者。且待婢若此。是直爲貧民教養子女耳。使比戶皆然。亦社會教育普及之一端也。更何必申蓄婢之禁哉。

葉逋梅遇盜不驚

昆明葉逋梅與南海周俊叔同旅濟南。皆諸侯賓客也。光緒甲辰。相將赴曹州。將至矣。俊叔車在前。逋梅躡其後。方手書披覽。猝有盜至。俊叔踉伏車中。戰栗無人色。逋梅從容下車。語盜曰。吾輩皆窮書生。無珍物。苟不棄者。任取之。不汝怨也。且工業不興。君輩無以爲生。亦奚咎。第勿攬吾書可耳。乃植立道左。觀書如故。盜搜篋。取所攜旅費而去。

清稗類鈔

異稟類目錄

- 稟氣異常
- 閩婦孕期
- 男生子
- 文人多壽
- 曹子顧博聞強記
- 錢牧齋富記憶力
- 顧亭林強記
- 劉璐十齡不言
- 原襄敏讀書痴狀
- 周于漆記前世事
- 洪澗孫有潔癖
- 黃庭表童年穎悟
- 魏昭士二齡誦歸去來辭
- 博野婦人不飲食
- 克勤郡王無日廢飲

頁

惠天牧背誦封禪文	一〇
王虎兒三歲誦唐詩	一〇
年羹堯解三字經	一〇
章言在以筆狀額額鬚眉	一一
王文簡前身爲高麗國王	一一
王文簡日覽文書口決報	一一
閻百詩先魯後敏	一二
毛西河五官並用	一二
毛西河博聞強記	一三
毛西河默寫市招	一三
毛西河默寫染肆帳册	一三
姜西溟不食豬肉	一四
潘次耕開誦曆書	一四
徐健庵飲食之多	一四
徐健庵十行俱下	一四
徐健庵橫閱碑文	一五
張玉書飲食之少	一五
魏經國飯米八升	一五

簡謙居過目不忘

一六 李穆堂有夙慧

二二

周櫟園記憶力

一六 李穆堂查閱冊籍

二二

陳句山背誦門榜

一六 嚴冬友十行並下

二二

孫文定過目成誦

一六 全祖謙為聖童

二二

納蘭容若轉世

一七 朱氏兩神童

二三

錢芳標為飯頭陀轉世

一七 焦里堂早慧

二四

趙搗謙百有六歲舉子女

一八 和珅為世宗某妃轉世

二四

李蟠食三十六餠餠

一八 和珅記性絕佳

二五

彭禹峯飲食之豪

一九 張永清五齡背御製詩

二五

允初起居飲食之奇

一九 錢竹汀王西莊背誦曆書

二六

方程官飲酒數斗

一九 孫淵如背誦文選全部

二六

盧西寧斷乳後不食他物

二〇 汪容甫過目能記

二六

高士奇盛暑無汗

二〇 張大進願背誦所讀書

二六

邵僧孺有潔癖

二〇 李侍堯過目不忘

二七

陳氏婦有潔癖

二〇 于文襄彊記

二七

汪積山好潔

二一 紀文達不穀食

二八

齊次風敏悟強識

二一 紀文達中夜見物

二八

齊次風記軍籍簿

二二 紀文達對語敏捷

二八

彭文勤對語敏捷
 戴可亭父子享大年
 湯雲程古稀再慶
 王世芳壽百十七歲
 姚仁和百有三歲
 丁文恪九十九歲
 某僧喫盡天下無敵手
 恭勤慈善飲
 鐵冶亭飲酒四百杯
 吳白華某將軍善飯
 尹文端僅食蓮米
 曹文恪達香圃善啖豬肉
 謝金圃飯半盞
 海蘭察之肉慾
 顧秋碧好色多力
 香妃體有異香
 香姑
 羅兩峯淨眼

二九	胡寶瑤淨眼	三六
二九	吳鳴捷淨眼	三七
二九	阮文達對語敏捷	三七
二九	李忠毅幼時弄筆	三七
三〇	周蓮堂過目不忘	三八
三〇	任昭才潛身海底	三八
三一	劉文恪酒量	三八
三一	諸士毅酒量	三九
三一	松文清費筍圃日飲千杯	三九
三二	程元恭善飲戴子韶善飯	三九
三二	某寡婦食驢腸	四〇
三二	嚴九能生而識字	四〇
三三	焦虎玉童年精算	四〇
三三	十齡神童	四一
三四	洪大全九齡背誦十三經	四一
三四	蔣礪堂默寫題名錄	四一
三六	某侍郎有妾不御	四一
三六	湯文端臨死不味	四二

徐少薇前生爲華林子

四二

喇嘛轉世

五一

秋露軒淨眼

四三

苑姓之後身

五三

陸阿昭能視鬼

四三

跛脚僧託生

五三

馬葵好潔致死

四四

張文襄起居異人

五五

張文達爲簡雍後身

四五

張文襄善食忍饑

五六

啞子能言

四六

張權幼慧

五六

蔣劍人有神童之譽

四七

某臬司食量兼人

五六

陳允升允文豪飲

四七

鄭紹宗食量

五七

三奇童背壽文

四七

孫文恪酒量

五七

裘日照默寫漢書

四八

孫文正少食

五七

王濤日記千言

四八

方曜夕必御女

五八

王漸默寫文告

四八

方曜伏水中三晝夜

五八

孟昭暹早慧不壽

四九

產異

五八

長生不死

四九

許治邦百十一歲

五九

曾文正畏雞毛

四九

某翁百十四歲

六〇

劉琨竟日飲酒

五〇

沈毓桂百歲

六〇

戴子高好潔

五〇

西藏老人二百餘歲

六〇

湘鄉胡氏多壽

五〇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異稟類

稟氣異常

俗謂男子十四而精通。六十而精絕。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閉。驗之實不盡然。曾見有七八十歲之衰翁。而娶中年婦者。其家族竊覘之。則固能人道。而再接再厲也。且有八十老人娶少艾而得孿生子者。至女子受孕。有十二歲而生子者。有六十餘而生二男一女者。是皆不可以常理測之也。

閩婦孕期

婦人孕本十閱月而生。閩婦則十餘月或二三十月。不獨土著爲然。卽他處人。之久居於閩者。亦常有之。有蘇人某。久居閩。其子卽三十六月而生。生時與普通產兒無異。醫家原謂子在母腹。有妨礙發育之感受。產必延期。然若是之久。亦所罕觀。閩則視爲固常也。

男生子

順治初。奉賢南橋鎮有鰥夫。年五十餘。本徽人也。以結氈爲業。畜一徒。曰王三。一日。裸而浴於河。忽爲同伴窺見其陰。乃數月不出。或偵之。則產一男矣。南橋巡檢聞之。官解至松江。曹千里嘗親見之。

文人多壽

本朝文人多壽。如王文簡公士禎年七十七。朱竹垞檢討彝尊年八十四。尤西堂舍人侗年八十五。沈文愨公德潛年九十五。宋牧仲尙書犖年七十二。查初白編修慎行年七十。方望溪侍郎苞年八十。袁子才太史枚年八十二。錢辛楣學士大昕年七十。紀文達公昀年八十二。彭文勤公元瑞年七十。姚惜抱郎中鼐年八十四。翁覃溪閣學方綱年八十六。梁山舟學士同書年九十二。趙甌北觀察翼年八十二。是也。

曹子顧博聞強記

嘉善曹子顧學士爾堪博聞強記。出游所至。山川阨塞。無不能畫其形勢。士大

夫一與之交。積久不忘。且具能識其名氏爵里家世。毫髮無遺。

錢牧齋富記憶力

錢牧齋尙書謙益富記憶力。幼嘗與人舉四書語口字最多者以角勝負。或舉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二句。得十八口字。錢舉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得十九口字。遂獲勝。

顧亭林強記

顧亭林名炎武。嘗客京師。一日。王文簡過其邸舍。語之曰。先生博學強記。請誦古樂府。蝮蝶行。可乎。顧卽朗誦一過。同坐皆驚。

劉璐十齡不言

劉璐。字石渠。沈邱人。父學向。順治進士。令於浙江。長仲二兄聰慧而夭。璐時年十齡。尙不能言。狀類痴呆。父憂之。一日。獨坐長歎。璐侍側。問曰。父何歎。父以其忽能言也。喜甚。曰。家門不幸。汝兄夭折。而汝又不能言。今能言。吾無憂矣。自是教之讀。過目成誦。恍如有宿慧者。

原襄敏讀書痴狀

陽城原襄敏公髫齡入塾。既一載。書不成誦。亦不甚解。歲將除。師召其父至。令其偕歸。中途。父讓之曰。向與若論世事。頗敏慧。何讀書竟痴。狀乃爾。襄敏曰。讀書亦如應世事乎。曰。然。曰。得之矣。復入塾。聽講。輒洞徹。久之。博洽今古。掇巍科。爲世名臣。

周于漆記前世事

江浦周西水兵部于漆。幼不能言。而能記前世事。自言前世爲某邑人。及所常栖止處。嘗於廣庭設一几。庭有紅薔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卽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日。如宿習。數月。徧通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年十四。讀書山中精舍。一日。日向夕。憩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藥也。閩人。周因留之舍。日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濱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游四方。訪之。又密語周以十

年之內天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明崇禎丙子迄甲申。九年而明果亡。皆如其言。

周入國朝。以明經謁選人。常念寶藥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讌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闋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逋稅繫獄。周卽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卽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寶藥之語。一一無爽。乃述其學。著三才儒要三十卷。

洪潤孫有潔癖

錢塘洪潤孫。名景融。以博雅擅名。乃有潔癖。每饋面。輒自且達午不休。陸麗京儂胡同往視之。洪爾時神氣傲邁。旁若無人。

黃庭表童年穎悟

黃與堅。字庭表。號忍菴。太倉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己未。舉博學宏詞。官贊善。童年穎悟。詩一目。文二三目。卽記憶。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八歲酷好唐人

詩。嘗錄小本。出入輒攜以自隨。十四慨然有志於古學。欲徧讀周秦以下書。甫三年而讀周末諸子及六朝以上者幾盡。

魏昭士二齡誦歸去來辭

寧都魏昭士名世倣。生甫二十餘月。實年爲二齡。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二章。久之。輒能背誦。諸父嘗抱之。誘以果餌。使歌。歌聲悠揚可聽。詫爲英物。

博野婦人不飲食

順康間。博野有婦人。一生不飲食。而生育男女數人。日夕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罕疾病。

克勤郡王無日廢飲

順治時。克勤郡王戰功卓著。性和平。無貴胄氣。旌麾所蒞。恆喜與野老閒話。又能約束所部。禁淫掠。聲色狗馬。一無所奉。惟嗜酒。一石不醉。歲時賜宴。世祖知其量。使罄無算爵。不愆於儀。不改常度。

康熙初。天下略定。王移書各督撫。有以酒力稱最者。不問貴賤。資送入都。時聖

祖方幼沖。太后訓政。臺臣劾王招致酒徒。荒耽縱佚。且主少國疑。迹近樹黨。請下廷尉問狀。太后以章示王。王對曰。臣嗜酒。在朝在軍。無日廢飲。幸不及亂。先帝不之禁。賴宗廟之福。海內大寧。臣誠無狀。欲與天下善飲者一角酒力。愚昧不識大體。迹涉樹黨。願伏重誅。請毋付廷尉。某王。尊屬也。謂天下雖定。隱患猶多。親藩大臣。不兢兢業業。贊襄政務。沉湎於酒。又擅與督撫書。招酒人入都角飲。臺臣言是。請治以罪。太后曰。彼忠誠無他。先朝所許。姑聽之。惟諄諄以勿爲酒困。毋邇宵人爲戒。王感謝而退。卽日。以公牘與各督撫。寢前議。而山西撫臣已資送一人至矣。

先是。王令旣出。疆臣下屬縣羅致。久而未得。蓋各省所產之酒。惟浙之女兒酒。汾之西魯酒。爲天下最。而南人不能飲汾酒。北人亦以女兒酒味薄。屏弗御。南省督撫知王生長朔方。飲醇醪者未必能敵。輒不敢獻。北人善飲者衆。一時於此中求不醉量。殊覺莫衷壹是。壺關某令有酒癖。且能兼收並蓄。浙酒汾酒。汎愛不倦。巡撫聞之。欲以寒責。召某令面諭之。令亦喜。謂催科撫字之外。杯中物

亦能署上考。秣馬整裝。行有日矣。忽急足自涼州至。令之母以疾終於鄉。終天永痛。匍匐星奔。瀕行爲巡撫言。縣屬羊腸坂有一人。年且七十矣。終身不娶。以酒爲命。顧樵採爲生。不能以野人溷親藩。奈何。巡撫曰。斯人之飲。於君何如。曰。勝屬吏遠甚。每歲行春。輒賜卮酒。觀者掩口。以爲是茈茈者。彼固視之如一滴。官何吝也。次年。昇巨甕置老人前。令罄之。頃刻而盡。若無事者。此非異人乎。巡撫曰。王固不擇人。惟求善飲者。樵採何礙。急識姓名。檄新令尹送入省。親試之。信爲具裝。遣材官與之俱。旣入都。投邸。王之長史內奄索巨賄。不得見。老人怒。謂長史曰。我奉巡撫命來。應王召。爲飲酒耳。不聞有婪索事。是以無備。長史呵之。材官爲之緩頰。以費不足。終不許入。旅館羈遲。資用將乏。材官欲具牘稟巡撫。老人曰。待巡撫以金來。老人餓且死。翌日黎明。出走闌闔。見有輿從過市。輒攀輿訴入都事。並言王人壅遏狀。輿中爲某貝子。急引至王邸。面致之。乃革長史。杖奄人。召材官。賚以金帛。問老人年歲職業。見其短小精悍。鬚長及胸。目灼灼有光。知非常人。置於別室。待入朝奏明。請假一日。爲角飲計。

王邸深邃。時值新秋。老人請擇爽塏地以行酒。許之。問能弈乎。曰能。王益喜。開欄清池。殘荷猶馥。有亭翼然。顧視軒敞。王於此設楸枰。煮茗茗。先與對局。局半。內侍舁巨甕二。分置於王與老人之前。甕可三十斤。乃女兒酒之最醇者。王以老人居汾河。必善飲汾酒。紹酒不易至山西。野老更不能致。或者不勝巨甕。思有以難之。席間別無下酒物。各設一圓碟。分貯金華乾脯。巴達杏仁及鮮梨少許。且飲且弈。自午至於酉。一局未終。老人遽起曰。王以角飲見徵。不聞以弈。請置此。姑酣飲以副成命。蓋已預計負一子半矣。王笑從之。以手亂局。促左右進酒。內侍曰。甕罄。回視老人。神色自若也。王曰。爾飲誠豪。然亦未足以勝我。對曰。王之量。包涵萬物。於以上佐天子。致昇平。若杯杓之間。終讓野人一籌。王不服。曰。今猶有說。王曰。何如。乃指肴碟以對。謂王貴人也。珍錯之奉。度已饜足。非若村野。初嘗異味。今王食乾脯略盡。杏仁亦過半。野人不然。以此言之。王固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王爽然留之匝月。仍賚巨金使返。並爲告巡撫飭所司以時存問。

河南信陽州北鄉有一農。亦酒豪。刺史將爲王致之。奉行不善。籤差傳提。懼不欲行。胥徒揮斥叫號。勢洶洶。若捕巨盜。農有邁父。已病踰月。驚悸。遂死。家人典其所有田二畝。賂蠹役。詭報病故。乃免。

惠天牧背誦封禪文

惠天牧初生時。父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遂名士奇。年十二。善爲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名流所激賞。弱冠補諸生。或戲謂之曰。卿熟史記漢書。試爲我誦封禪文。卽應聲朗誦終篇。略無譌脫。

王虎兒三歲誦唐詩

王文簡公士禎幼子。小字虎兒。三歲能誦唐詩百首。

年羹堯解三字經

年羹堯七歲。父延師教之讀。開學日。師授以三字經。卽問其師曰。人之初。性本善。其解如何。師曰。人之初生。性質本美。所有惡人。皆日後受社會之薰染而成。年曰。我意不然。初生之人。性質皆惡。必有人教之。以漸而改。苟不然者。吾父何

必請先生來教我乎。師默然。又一日。讀千字文。亦問曰。天地玄黃。其解如何。師曰。天玄色。地黃色。年又曰。地果黃。天青色。有時或蒼色。至下雨時亦灰色。固無玄色也。

章言在以筆狀顴額鬚眉

仁和章言在名谷。幼從塾師學。師出。有友訪之。比歸。羣兒告以客至。而忘其姓氏。師怒。呵羣兒。章曰。師毋怒。我猶能約略記之。因以筆狀其顴額鬚眉。栩栩然也。師見而笑曰。是得非某乎。已而叩之。果然。

王文簡前身爲高麗國王

王文簡前身爲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懼。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訪。文簡已墮地矣。

王文簡目覽文書口決報

王文簡爲揚州司李時。地殷務劇。座客日滿。晨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報呼。

暑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及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久而不絕。座客見而詫曰。王公眞天才也。

閻百詩先魯後敏

阮應韶之父。少時與閻百詩同受業於靳茶坡。日暮。各抱書歸。閻愚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黏几。背誦既熟。卽焚之。終身不再讀。一夕。胸前膈下豁然洞開。若有聲震耳。後閱書。一過目。卽成誦。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

或謂閻幼時口吃資鈍。讀書至千百過。始略上口。又善病。母禁之讀。遂闔記。不復出聲。如是十年。當十五歲時。冬夜讀書。有所礙。沈思堅坐。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蓋積精所致也。

毛西河五官並用

蕭山毛西河檢討奇齡生有異稟。能五官並用。嘗以右手改弟子課作。左手撥

算珠。耳聽弟子背誦經書。目視小僮澆花。口又答弟子之問難。間與其婦話諍焉。不稍紊也。

毛西河博聞強記

毛西河博聞強記。嘗與客言。四書中有一妖二怪三女子。五龍九虎十先生。又九館十先生。二怪者。素隱行怪。怪力亂神是也。他叻此毛歷歷數之。客且并四書之句而忘之矣。

毛西河默寫市招

毛西河嘗與友騎而入市。默記兩旁市招。歸而書於冊。明日友持冊至市校之。一字不差。

毛西河默寫染肆帳冊

毛西河嘗入染肆。與肆夥閒話。坐定。吸淡巴菰。且閱其帳冊。星火落焉。乘風而燃。冊遂燬。肆夥窘而大號。毛曰。勿懼。取別紙。一一書之。凡染物人姓名。綢布日期。均無訛。

姜西溟不食猪肉

姜西溟名宸英。不食猪肉。偶見人食。輒避之。致有以回教徒稱之者。朱竹垞戲曰。假食猪肉。得淡墨書名。則何如。西溟不答。相傳朱竹垞自定詩集。不肯刪風懷二百韻。曰。我寧不食兩廡特豚耳。若西溟乃真不食特豚者。

潘次耕闇誦曆書

吳江潘次耕檢討。未幼有聖童之目。覽曆書一過。卽能闇誦。無所譌脫。首尾不遺一字。

徐健庵飲食之多

崑山徐健庵。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餗餗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竟日不饑。及解組。言歸。門生餞之。謂將供一日醉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徐進一觴。則亦傾一觴於銅人腹。殺馘羹湯皆然。銅人腹滿而倒。換者再。徐則健啖自若也。

徐健庵十行俱下

徐健庵之記憶力甚強。凡與有一面之緣者。終身不忘。無才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十行俱下。頃刻終篇。遇不善處。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則面命指示。一字不爽。且尤能記憶人之面貌也。

徐健庵橫閱碑文

徐健庵嘗與姜西溟編修觀古碑。碑甚高。徐令人掖之以上。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下。遂舉其文。編修大驚。歎爲絕才。

張玉書飲食之少

丹徒大學士張玉書古貌清癯。每朝餐。僅食山藥二片。清水一杯。可竟日不飢。

魏經國飯米八升

魏經國。漢軍正白旗人。少爲監者。供役大內。每夜。飯米八升。所得不足給一餐。請於主者。願加倍工食。以夜繼之。某日漏下。聖祖出游禁苑。聞力作聲。詢知其情。卽命以米如數作飯。經國跪食盡之。大爲稱異。擢厚載門守備。又擢通州副將。代白小民冤。後官湖廣提督。復調江南提督。加太子少傅。並尙書銜。

簡謙居過目不忘

蜀中簡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按臨各郡。每發榜。輒進諸生而誨之。某某解題中款。某某用古入化。不必攤卷於案。自能背誦其文。無所譌脫。

周櫟園記憶力

河南周櫟園。名亮工。嘗觀察維揚。簿書稍暇。輒手一編。不輟。卽以參拜大僚。酬訪賓客而出。坐輿幙中。猶以十數卷自隨。歸語幕賓。輒能舉其詳曲。雖甚久遠。偶析一字之疑。引據證明。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當命掌記依檢。應手而出。不差毫黍。

陳句山背誦門榜

錢塘陳句山。太僕兆崙幼清警。好學。嘗遊西湖淨慈寺。讀門榜三過。還家試誦。略無遺脫。

孫文定過目成誦

孫文定公家淦家世清貧。少耕且讀書。過日輒成誦。嘗上山斧薪。值大風雪。斧落層崖間。緣跡手探之。幾至僵仆。而口中猶啣晤也。

納蘭容若轉世

納蘭容若。名成德。原名性德。太傅明珠子也。與無錫顧梁汾舍人貞觀交最密。嘗賦賀新郎詞爲梁汾題照云。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梁汾答詞。亦有結託來生休悔之語。容若沒。梁汾亦歸里。一夕夢容若至。曰。文章知己。念不去懷。泡影石光。願尋息壤。是夜舉一孫。梁汾視之。面目與容若無二。灼然知爲再來也。梁汾喜甚。彌月忽得疾。梁汾一日晨臥未醒。驟夢容若來別。驚寤聞哭聲。則已殤矣。泡影石光之言亦驗。容若故有小像。在梁汾處。梁汾乃賦詞題其上。詞中隱寓其事。一時名流和者甚衆。像存惠山草庵貫華閣。

錢芳標爲飯頭陀轉世

錢芳標。華亭人。或言其父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寧波之天童求子。大師爲集衆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衆皆不答。一飯頭陀老矣。自言願往。已而果得子。

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飭。詞華麗藻。有名東南。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而假歸。康熙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方與客坐書齋。有僧至門。持一械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親故與決。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至天童山。是我舊遊處。微笑而逝。

趙搗謙百有六歲舉子女

閩人趙搗謙。善容成御女術。康熙中。有人見之。年百有六歲矣。猶蓄數姬。舉子女十餘人。偶游京師。朝貴爭相延致。競作詩歌以贈之。且有執贄門庭稱弟子者。羣尊之爲趙老仙人。

李蟠食三十六餽餽

康熙丁丑狀元李蟠。字根大。書法不甚精。文思亦蹇澀。廷試日。試者薄暮皆出。蟠獨留。殿前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護軍哂而諾之。直至四鼓。始獲完卷。聖祖廉知之。意爲苦心之士。拔置

一甲一名。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姜作五言贈之云。望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木下還生子。蟲邊更著番。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餽餽。蟠偉幹虬鬚。狀似武人。其爲諸生時。以刀筆聞。廷試。懷麪餅三十六枚。餐之。至盡。餽餽。都下方言也。

彭禹峯飲食之豪

鄧州彭禹峯。名而述。長身修髯。聲若洪鐘。一飲能舉數升。一食能盡一彘肩。汪鈍翁目爲撥亂之異才。

允禎起居飲食之奇

康熙己丑。聖祖以太子允禎肆惡虐衆。暴戾淫亂。特下詔。廢爲庶人。卽其起居飲食以言。則晝多沈睡。夜半方食。飲酒數十巨觥。不醉。每對越神明。則驚懼不能成禮。遇陰雨雷電。則畏沮不知所措。居處失常。語言顛倒。爲鬼魅所憑。不安寢處。屢遷其居。啖飯七八碗。尙不知飽。飲酒二三十觥。亦不至醉。

方穉官飲酒數斗

方穉官天懷坦易。飲酒數斗不亂。每良辰令節。輒攜友詣獅山。劇飲歡呼。曠然自放。間獨行道中。諸田父相謂曰。村釀新熟。翁能從吾飲乎。但苦無佐酒具耳。方亟歸。左提魚。右持蓋。行烈日中。就其家酣醉。達旦始罷。

盧西寧斷乳後不食他物

仁和盧西寧學士琦少有異秉。斷乳後不食他物。晝夜飲酒三五升。一吸輒盡。家人謂之酒仙。

高士奇盛暑無汗

錢塘高江村宮詹士奇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當酷暑。曾無點汗。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闈。從容中禮。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邵僧彌有潔癖

長洲邵僧彌名彌。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屐。經營几硯。皆人世所不急之事。乃爲之煩數纖悉。雖僮僕患苦。妻子竊罵。不爲意也。

陳氏婦有潔癖

海寧陳家有孀婦某氏。富而有潔癖。嘗駕舟赴鄧尉探梅。行數里。於船窗內見他舟傾糞溺於河。已舟方汲水爲炊。遂命返棹。婢媼力言已炊。乃自攜雪水。已早熟不聽。竟歸。氏平日飲食淡泊。一切腥膩。從不沾唇。嫌穢濁也。最憎穩婆。望而卻走。去後。必覓其茶盃棄之。所用物。或爲婦人所跨。卽棄不用。以其穢也。或以此物適加他物上。則又大聲疾呼。謂以穢遇穢也。晨起。面巾不用布。以績時出婦人跨下。不可施之頭面。以竹紙拭之。日啖蓮實山藥及香稻米粥等物而已。此康雍間事也。

汪積山好潔

雍正時。錢塘汪積山。惟憲善爲詩。尤工五言。論者謂覽其詩。非徒悒悒有雅致。乃別見貞白之性。有積山集六卷。少補諸生。好潔成癖。每受知於學使者。終不肯畢鄉試。以塲屋儲積汗穢。易霑垢漬也。

齊次風敏悟強識

天台齊次風侍郎。召南敏悟強識。觀書。每十行下。旣覽。則終身不忘。其應徵北

上時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有異書八冊。請借觀。宰諾。次日將登程。宰奉書以出。齊曰。已閱訖矣。宰未信。抽一二冊詢之。探喉而出。不譌一字。

齊次風記軍籍簿

齊次風嘗客杭州。將軍某延其午飯。几有軍籍簿。齊披閱。皆能記其姓名。翌晨。代將軍傳呼。不誤一名。並皆識其狀貌。遇於道。輒呼之。皆應聲而答。

李穆堂有夙慧

臨川李穆堂侍郎絨有夙慧。少貧。無貲買書。貸於鄰。每一披覽。無不成誦。及官翰林。庫中舊藏有永樂大典。皆讀之。同僚取架上書以難之。無不立對。典試江南。闈中試卷幾及萬本。一一批示。無不中肯。

李穆堂查閱冊籍

李穆堂嘗由侍郎降光祿卿。履任之日。檢閱冊籍。復至實錄館。同僚問以今日何事。李歷舉筵宴器物制度。背誦無遺。蓋一過目。輒能至老不改也。

嚴冬友十行並下

江寧嚴冬友侍讀長明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歲時。值李穆堂奉命典試江
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編修熊本往謁。李舉子夏二字令對。卽應聲曰。亥唐
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嚴遂執經二
人之門。學以大成。

全祖謙爲聖童

鄞縣全祖謙。謝山太史祖望之兄也。四齡入塾。卽通諸經章句。蔣寥涯見而奇
之。曰。此聖童也。一日。戲以小翦剪紙。傷指。感風而疾。遂篤。臨危。大書鯉也。死三
字於几。而作破題以示意。曰。聖人不得有子。聖人之不幸也。竟卒。時年僅六歲
耳。

朱氏兩神童

大興朱竹君學士筠石君太傅珪。均幼負美才。太傅甫成童。受知於府丞石首
鄭太常其儲。擢第一。學士次之。遂同入學。人稱朱氏兩神童。明年。府尹常州蔣
炳約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莊侍郎存。設筵招兩

神童面試。文定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合座驚喜。明日皆先就訪焉。

焦里堂早慧

甘泉焦里堂。名循。早慧。八歲至人家。客有舉馮夷音如縫尼者。焦曰。此出楚辭。馮字讀皮冰切。客大驚。

和珅爲世宗某妃轉世

世宗朝某妃。貌姣豔。高宗年將冠。以事入宮。過妃側。見妃方對鏡理髮。遽自後。以兩手掩其目。蓋與之戲耳。妃不知爲太子。大驚。遽持梳。向後擊之。中其額。高宗覺痛。遂舍之。翌日爲月朔。高宗往謁孝聖后。后瞥見其額有傷痕。問之。高宗隱不言。嚴詰之。始具以對。后大怒。疑妃之調太子也。立賜妃死。高宗大駭。欲白其冤。逡巡不敢發。乃染硃於指。迅往妃所。則妃已縵帛。氣垂絕。亟以指硃印妃頸。曰。我害爾矣。魂而有靈。俟二十年後。其復與吾相聚乎。

乾隆中葉。珅以滿洲官學生入鑾儀衛。選昇御輿。一日。駕將出。倉猝求黃蓋不得。高宗曰。是誰之過歟。珅應聲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高宗聞而視之。則似曾

相識者。驟思之於何處相遇。竟不可得。然心終不能忘也。既回宮。追憶自少至壯事。恍然於坤之貌。與妃相似。因密召坤入。令跪近御座。俯視其頸。指痕宛在。因默認坤爲妃之後身。倍憐之。不數年。遂由內務府總管而驟躋相位。迨高宗將歸政時。謂坤曰。我與汝有宿緣。故能若是。後之人將不汝容也。嘉慶己未。仁宗果賜其死。

和珅記性絕佳

和珅記性絕佳。每日諭旨。一見。輒能默記。乃至中外章奏。連篇累牘。倉猝披閱。皆能提綱挈領。批卻導窾。以故與聞密勿。奏對咸能稱旨。此所謂才足濟奸。聰明誤用者矣。

張永清五齡背御製詩

乾隆戊辰。高宗幸曲阜。謁孔林。濟南貢生張廷璽挈其五齡孫永清。踴躍迎道左。自陳能背誦御製樂善堂全集。高宗召見之。果不謬。文義聲律。悉能了解。高宗大悅。御製詩賜之。並欽賜舉人。

錢竹汀王西莊背誦歷書

嘉定錢竹汀宮詹。王西莊光祿。本至戚。生同時。長同塾。名譽官階。亦相頡頏。相傳宮詹少時。一日在塾。檢閱歷書。適光祿至。因謂曰。吾與若偕讀。能先默誦者爲勝。宮詹允之。光祿甫讀一遍。已能背誦。宮詹則讀三遍而始能之。於是同塾之人。咸優光祿而絀宮詹。及翌日。請再試之。宮詹一字不誤。而光祿則問有訛舛。以是知二人固無分軒輊也。

孫淵如背誦文選全部

陽湖孫淵如。名星衍。年十四。能背誦文選全部。

汪容甫過目能記

江都汪容甫。明經中蚤歲家貧。無書。嘗入坊肆借閱。過目能記。旣而販賣書籍。且販且誦。博覽古今文史。學遂大成。

張大進願背誦所讀書

翁覃谿視學粵東時。所出文告。有廣東士子素不讀書之語。一日。歲貢生張大

進具稟上陳。自稱生平所讀之書。盡能背誦者三千餘卷。能通大義未能成誦者五千餘卷。開列書目。稟請考驗。翁召之至。將有以難之。張復曰。此考不載功令。貢生不能盡讀數千卷。而妄言欺誑。受罪何辭。倘若不謬。亦欲一叩學使胸中之書。能成誦者幾卷。通大義者幾卷。尙望惠告。以廣見聞。翁以其侮己也。大怒。叱之使出。

李侍堯過目不忘

李昭信相國侍堯。少以世廕膺宿衛。高宗見之。曰。此奇才也。立授滿洲副都統。後任廣州將軍。轉兩廣總督。先後幾二十餘年。性機警。案牘過目。輒不忘。屬吏謁見。數語卽知其才。談其邑之利害。動中窾要。人有陰事。縷縷道之。如目覩。

于文襄彊記

高宗御製詩文。皆無定藁。上朗誦後。由大學士于文襄公敏中爲之起草。一字無誤。後梁詩正入軍機。上命梁掌詩本。專委于以政事。一日。上召于及梁入。復誦天章。于目梁。梁不省。及出于待梁。謄錄久之。不至。問之。茫然。于曰。吾以爲君

所專司。故不復記憶。今奈何。梁愧無以答。于曰。老夫代公思之。因默坐斗室。刻餘。錄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大折服。

紀文達不穀食

紀文達公。眇生平未嘗穀食。米不進口。麥飯則偶一嘗之。飯時。烹肉一盤。熬茶一壺。別無他物。每宴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在旁舉箸相讓而已。一日。偕人間話。適有餉火腿數斤者。啖之立盡。

紀文達中夜見物

紀文達自言。少時中夜開目。一室之物。無不見之。及年踰二十。乃僅見一二物而已。

紀文達對語敏捷

紀文達對語敏捷工巧。一日。爲其師招飲。座有戊子科父子同榜者。師云。曉嵐爾善對。今有出語。能卽席成之。當以百金古硯爲贈。否則照罰。紀諾。師云。父戊子。子戊子。父子戊子。紀不假思索。卽對云。師司徒。徒司徒。師徒司徒。蓋某時爲

戶部尙書。紀時爲戶部侍郎。皆本地風光也。

彭文勤對語敏捷

高宗燕見詞臣。談次。出對曰。冰冷酒。一點水。兩點水。三點水。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時亦侍側。應聲而對曰。丁香花。百人頭。千人頭。萬人頭。

戴可亭父子享大年

國朝宰輔。頤臺引年。戴可亭相國。其稱首矣。相國名均元。年九十有五。長子戶部郎中詩亨侍養在籍。年將八十。依依膝下。如嬰兒。人呼爲小萊子。

湯雲程古稀再慶

乾隆辛未南巡。有湖南老人湯雲程接駕。年一百四十歲。高宗先賜匾額云。花甲重周。又賜云。古稀再慶。其孫曾隨者。皆白髮飄蕭之翁也。

王世芳壽百十七歲

南亭老人王世芳。臨海人。康熙丙辰。曾養性犯台州。祖爲賊所害。老人隨父請兵。夜襲賊營。殺賊無算。口不言功。歸而讀書。家貧。賣藥自給。年四十九。入學。八

十。貢成均。九十六。官遂昌訓導。百有九歲。告休。七世一堂。高宗御賜詩章。並賞國子監司業銜。建坊表以旌人瑞。老人壽百十七歲。始終。

姚仁和百有三歲

揚州北湖姚老人仁和。乾隆丙午夏六月。乘肩輿入市。一老人負囊從之。囊中皆錢。童子數十人繞其輿。不能前。仁和怒。責負囊老人。負囊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飲。盡肉半斤。曰。吾不耐輿矣。步行去。負囊老人隨之不及。汗浹背。蓋是日爲仁和百歲誕日。謁沿湖諸神廟。負輿者。其兩孫。負囊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髮尙黑。望之。如六十許人。於是里人將爲之舉於有司。而商人某更欲張其事。仁和婉謝曰。我農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農所宜。且天促我歲也。遂中止。邗上士大夫乃皆賦詩壽之。而焦里堂孝廉補爲之序。時老人已百有三歲。尙無恙。

丁文恪九十九歲

內務府總管丁文恪公。皂保。漢軍人。壽至九十九歲而薨。袁簡齋嘗往謁。問養

生之方。丁曰。薄滋味少愠怒。六字而已。又曰。人在世。居心行事。不可一日無喜神護持。袁拜而識之。

某僧喫盡天下無敵手

薛一瓢。吳門醫士也。居南園掃葉莊。曠達風雅。嘗遇異僧於路。身掛一瓢。瓢鐫七字。曰。喫盡天下無敵手。薛奇之。邀至家。薛故不善飲。時門下從遊者甚衆。悉召至。布席堂中。薛南向。僧北向。餘皆東西相向坐。以瓢注酒。約斤許。飲一晝夜。薛盡一瓢。僧盡三十六瓢。一陳某。薛弟子也。亦盡三十六瓢。僧僵三日。棄瓢遁去。由是薛遂自號爲一瓢。

恭勤愨善飲

勤愨公。恭阿拉善飲。官禮部尙書十餘年。嘗與長沙劉相國較酒量。日傾二十餘甕。不醉也。

鐵冶亭飲酒四百杯

鐵冶亭侍郎保嘗督兩江。一日。司道請其賞花瞻園。因宴之。鐵飲紹酒二百杯。

無醉意。藩司曰：黃酒力薄，易以燒酒何如？鐵領之，復飲二百杯。於是有鐵酒缸之稱。

吳白華某將軍善飯

吳白華侍郎省欽素善飯。宗室某將軍與有同嗜。一日，侍郎謂將軍曰：夙仰將軍之腹量可兼人。若某者，雖非經筵便便，而亦不愧爲酒囊飯袋。盍一決勝負乎？將軍笑應之。侍郎命左右持籌侍側，每噉一碗，則授一籌。飯罷，數之，將軍得三十二籌。侍郎得二十四籌。侍郎不服，約明日再賭。將軍笑曰：敗軍之將，尙敢戰乎？侍郎曰：明日與君白戰，不許持寸鐵。僅設飯而無殺。若再不勝，願拜麾下。於是復計籌而食。將軍食至三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籌。

尹文端僅食蓮米

尹文端公繼善每趨朝，僅食蓮米一甌。迨退直，則日亭午矣。案積公牘，手不停披，而少呼飢之日。

曹文恪達香圃善啖豬肉

善啖豬肉者。首推曹文恪公秀先。次則達香圃總憲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摺一二疊。以帶束之。飽則以次放摺。每賜食肉。王公大臣人攜一羊鳥叉。皆以遺文恪。轎倉爲之滿。文恪坐轎中。取置扶手板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轎倉中之肉已盡矣。故其摺中有微臣善於喫肉之句。道其實也。香圃每日常膳之外。必得火腿豬頭肥鴨油鷄。率雙分以爲常。有時無豬肉。惟買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而已。香圃人極儒雅。食時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香圃每生日。餽者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爲方塊。置簸箕中。宴坐。以手攬啖。爲之一快。傷寒病起。高宗問尙能食肉否。對以能食。於是賜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終。

謝金圃飯半盞

謝金圃侍郎墉。每日兩餐。飯僅半盞。

海蘭祭之肉慾

乾隆時。超勇公海蘭察以軍功累晉公爵。其在軍中。日須備徑寸大蜘蛛百枚。螂蛆蠨蠨。蠱蝟等物。稱是一去鉗爪。生啖畢。再取兩巨蛇。粗如瓊。長丈有奇。拔刀寸斷大嚼。如齧甘蔗。食訖。入後室。內有蝨。胖村婦八人。年皆二十許。裸體以待。一一遞接之。凡沿途供億。必如此。否則竟日忽忽不樂。鞭撻部曲。無所不至矣。後用兵新疆。經戈壁。其地常數百里無人烟。村婦難致。則以肥壯水牛代之。故軍中多帶水牛聽用。按日輪交四牛。牛輒不能與之敵。則手刃剛而生饗之。

顧秋碧好色多力

江寧顧秋碧。體氣過人。夕必御女。指爪甚有力。可排牆。

香妃體有異香

回王某妃。以體有異香。號香妃。國色也。高宗久聞其美。乾隆戊寅。嘗於征回之役。召見將軍兆惠。令窮其異。兆惠知指己卯。回疆平。果生得之。

香妃既至京。命處之西苑。妃意泰然。高宗時至其居。百問不一答。乃令宮眷游

說之。則袖出白刃。侃侃而言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徒死無益。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今若強逼。吾志遂矣。宮眷大愕。欲羣劫而奪其刃。妃笑曰。吾衽衣中尙有數十刃。若輩欲迫我者。請先飲刃。宮眷不得已。以狀奏聞。高宗太息而已。但命人日夕邏守。防其自戕。且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息。更有以悅之也。於其所居樓外。仿西域式。建清真寺及市肆。使如見故土焉。

太后聞其事。爲高宗危。戒勿往西苑。曰。彼終不自屈。盍殺之。否則放還鄉里耳。高宗不聽。某年冬至郊天。太后知高宗之方先期赴齋宮也。召妃至慈寧宮。鐻宮門。戒左右曰。雖帝至。不得納。語妃曰。汝不屈志。當何爲。妃曰。死耳。太后曰。今賜汝死。可乎。妃再拜謝曰。妾以志在復仇。不欲徒死。今得從故主於地下。感且不朽。時高宗已得報。亟命駕歸。詣慈寧宮。則宮門已下鍵。乃痛哭門外。須臾。門啓。高宗入。妃已氣絕。而異香不散。面猶含笑也。後以妃禮葬之。祥符周星。譽藏有香妃小影。作滿妝。姿態可人。高宗戎裝佩劍。糾糾有威猛之風。香妃手持箭三枝。似欲授之於高宗者。蓋所繪爲塞外行獵之景也。

香姑

乾隆中。桐城姚氏誕一女。竟體芳馥如蘭。人稱之曰香姑。既長。適張氏子某。文端公英之裔也。此與俄國農家子同。蓋俄國農家誕一子。狀貌與常兒無殊。身有異香。晴則香氣濃郁。陰晦略減。有醫士聞而往視。亦莫詳其由。是則漢宮人吹氣如蘭之事。無足奇矣。

羅兩峯淨眼

揚州羅兩峯自言爲淨眼。俗名狗眼。能見鬼也。能見鬼物。不獨夜中。日惟午時絕跡。餘皆有鬼。或隱躍街市。或雜處人叢。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裝之成卷。士大夫皆有題詠。真奇筆也。乾隆壬子。兩峯寓京師。於玉河橋翰林院署旁。見金甲二神。長丈餘。後於鎮江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徧身綠色。眼出血。口吐火。或曰。此江魃也。一日。有友留其夜宴。推窗出溺。一鬼倉卒難避。影爲溺所衝而散。

胡寶瓌淨眼

松江胡中丞寶瑋生而具淨眼。嘗於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窗檻。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怡笑自若也。

吳鳴捷淨眼

吳蔗鄉明府鳴捷。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爲陝西咸陽令。生有淨眼。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吳每謂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爲擠碎。一鬼拍手大笑。頃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

阮文達對語敏捷

阮文達公元對語敏捷。其在翰苑時。一日。仁宗召見便殿。命其自以姓名屬對。文達卽應聲而對曰。伊尹。

李忠毅幼時弄筆

李忠毅公長庚生有異稟。幼時在塾中。好弄筆。輒大書天生我才必有用七字。其後果爲大將。以剿海寇蔡牽朱潰死事。

周蓮堂過目不忘

周蓮堂嘗以諸生佐百文敏公幕。兩江案牘。日以千計。過目不忘。有問輒答。

任昭才潛身海底

鄞人任昭才入海底。能歷數時之久。行數十里之遠。阮文達撫浙。獲安南二千餘斤銅礮。遭颶。沈於溫州三盤海。命昭才往圖之。昭才變通秤象之法。用八船分二番。一番四船。空其中。四船滿載碎石。自引入巨繩入海底。繫沈船之四隅。以四繩末繫四石船。繫定。掇其石入四空船。則石船空矣。浮起者數尺。復以四繩繫二番之石船。繫定。復掇石入第一番空船。浮起者又數尺。如此數十番。船與礮皆出水矣。後昭才入營。僅得微官。旋以病卒。

劉文恪酒量

劉文恪公權之酒量至洪。官京朝時。非正陽門湧金樓之酒不飲。罷相南歸。門人史望之尙書致儼核公飲數於樓。樓中人謂其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下二十餘萬錢。燕會饋遺不計也。

諸士毅酒量

青浦黃儼思家有巨觥。幾容半甕之酒。一日集善飲者。謂有能勝此。卽相贈。客相顧有難色。諸士毅大叫而起。手持一吸。無剩瀝。無醉態。席終。逕攜以歸。觥以榆樹根爲之。雕刻精巧。高二尺。下列三足。每足可盛酒一經。

松文清費筠圃日飲千杯

松文清公筠督兩江。方南下時。道袁浦。漕督費筠圃就其行館宴之。松善飲。日可千杯。與費敵。而嫌二人對酌之寂寞也。以袁浦僚屬有無善飲者。詢費。費乃招河轅中軍某副將至。令侍末座。松費各手巨盞。談諧間作。副將坐旁默飲。罄爵無算。天將曉。松辭歸舟。費旋報謁。則松以守風故。訂再飲。仍使材官召副將。材官返。知副將已醉死矣。

程元恭善飲戴子韶善飯

程元恭善飲。一吸百鍾。無酒色。以牛飲著於嘉道間。偶赴友人宴。座客戴子韶獨涓滴不入口。同輩戲之。戴曰。人各有能有不能。何見侮。程起而言曰。君何能。

戴曰。我善飯。能食肴。程請試之。會席上餘豚蹄四。魚三。飯三大盂。爭取以進。頃刻啖盡。程曰。君可得飯桶之稱矣。

某寡婦食驢腸

道光時。清江浦某巨室有寡婦。食性甚奇。嗜驢腸。其法。使牡與牝交。俟其酣暢。使人亟以利刃斷其莖。卽自牝陰中抽出。烹而食之。謂其味嫩美無比。吳清惠公蓉時爲清河縣令。執而誅之。

嚴九能生而識字

歸安嚴九能。名元照。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有規矩。十齡。於屏風上爲四體書。擅其藝者莫能及。人號之爲嚴氏奇童。九能父樹蓴聚書至數萬卷。其涵育有自來矣。

焦虎玉童年精算

焦廷琥虎玉。里堂孝廉子也。讀書具慧心。能傳家學。知平圓三角八線之法。阮文達校浙士。以算學別爲一科。孝廉佐之閱卷。虎玉隨至杭。阮嘗令其步籌推

算以驗得數百不失一。時年僅十四也。

十齡神童

常熟翁祖庚視學貴州。按臨某郡。應試者有十齡童子。羣目之曰神童。翁面試之。出一對曰。公孫丑。童應聲曰。此對可對大人。翁曰。大人二字。如何能對。童曰。對大宗師。翁曰。不工。童曰。非也。謂卽對大宗師之姓名也。翁大笑曰。誠是我幾忘我之爲翁祖庚也。童以是入郡庠。

洪大全九齡背誦十三經

粵寇有洪大全者。幼敏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屢應童子試。不售。乃益狂放。往謁秀全。聯宗誼。遂爲寇矣。

蔣礪堂默寫題名錄

蔣礪堂相國攸銛在軍機日。宣宗欲觀會試題名錄。卽默寫以進。二百數十名。其差者僅一縣名耳。

某侍郎有妾不御

某侍郎之夫人甚賢淑。侍郎以三百金買一妾。絕色也。嬖之。恆與妾同宿。然絕不聞笑語。某秉燭觀書。妾爲之添香捧硯而已。逾年。夫人探之。猶處子也。詫而問之。某笑曰。譬之天上一輪好月。人間一枝好花。流連玩賞。生趣無窮。若距躍攀折。則俗子所爲矣。夫人大笑。

湯文端臨死不昧

蕭山湯文端公金釗卒之日。尙披衣坐於床。使進酒。飲畢。取帳頂所庋預書遺摺。展閱一過。乃臥。未幾。逝矣。

徐少薇前生爲華林子

錢塘徐少薇孝廉。嘗應嘉慶庚辰道光壬午春試。俱不利。頗鬱鬱。以次年試期近。遂留居京邸。一夕假寐。夢至一所。修篁夾路。中有棋聲。因自吟曰。飛來碎玉度棋聲。修竹嬋娟畫不成。忽有人應曰。惆悵碧溪相別後。烟霞深處五峯青。尋聲而往。則一樵者在焉。訝曰。華林子。來何速乎。錢某猶未至也。旣來此。可與子一觀。乃導與俱往。至一朱門。類官廨。入門。有女郎六七人。執帚掃花。相視無

語。堂楹懸一聯曰。天下今宵共明月。人間何處有仙山。堂之左右。書櫥八九。有野服者挾冊諷誦。樵者信手取一卷示之。則生平所作詩文。皆載其上。初不解何祥。惟錢爲同硯友也。私念前生或與同在一處。乃未及數日。錢訃至。自知將不起。乃記其事。藏書篋中。

秋露軒淨眼

山陰秋女士瑾之。大父露軒嘗自言爲天生淨眼。見鬼甚多。青天白日。朝野市井。皆有鬼往來其間。惟見人。則避道而行。余朝夕遇之。亦不辨孰爲鬼。孰爲人矣。有兩次。則毛骨悚然。一日。飲逾量。至道旁小遺。遙見牆隅有鬼。僅尺許。心鄙其小。輕之。洩未畢。忽高逾屋檐。蹣跚而前。駭絕。狂呼而逸。聞有會館。曠大無比。傳聞有厲鬼。常出爲祟。余居之。宴如也。又一日。遊園。見一老者。衣紅袍。蹣跚道左。余以爲同居之人也。趨前叩詢。乃掉頭不顧而去。至舍後。冉冉而沒。大駭。翌日。詢之館丁。始知前數日。有老者縊死於園中小舍也。

陸阿昭能視鬼

青浦吳小南有僕曰陸祥。其子阿昭年十餘。目有雙眸子。日中能見鬼。凡小兒有疾者。使阿昭在外導魂歸。病輒愈。會小南之長子育光病。令往覓之。曰無庸。官人在牀。自坐腹上。隔日曰。在枕次。又隔日曰。在牀檻。在牕次。末一日。急報曰。官人外走。我強曳之。亦不欲歸矣。入視。而育光果氣絕。俄而其母病。阿昭謂有人索祭。祥不應。旁人勸之。祥猶喃喃罵。問阿昭何所見。則曰。老翁面短而髻。左頰有痣。言未畢。祥已長跪。蓋卽祥父也。死二十餘年矣。

馬葵好潔致死

道咸間。京師阜成門外三里河有民馬葵。美丰姿。性好潔。衣無纖塵。每值炎暑。日數易衣。惡汗垢也。好食瓜。賣瓜者果衣服清潔。筐筥齊整。無美惡。必購之。以嘗。繆居無偶。井臼自操。所用器物。不假手於人。或有手觸之者。卽棄置不御。偶入肆飲酒。必戒肆人洗盃箸。淨刀杓。遠座客。據獨案。或唾於旁。卽推箸不復食。目炯炯。口喃喃。遽拂衣去。一日。雨後入廁。則穢水溢流。蛆蟲蠕蠕。覩之欲嘔。顧腹痛。亟欲遺矢。倉卒赴村市。又腐草雜泥潭。瞥見鄰家有短垣。綠草蒙茸。雅可

愛玩。乃躍登而遺。適鄰翁種豆垣下。俯首剗土。礮然一聲。矢淋漓滿頭。翁大驚。舉首見之。遽以鎌刀刺其臀。馬大痛墜垣外。翁痛詈之。至是衣履盡污穢。蹣跚自歸。

馬好潔成癖。飲食衣服之資。遂較普通爲費。久之。家財蕩盡。乃謀入綠營。博微餉以自贍。而雜處儕偶中。憎其穢。遂相忤。未幾。退伍。鄰嫗憐之。時餽以飯。亦憎其穢。不食。一日。仰天歎曰。污濁世界。誰可同羣。人不我憐。我亦不欲受人憐也。不如死。將投河。見水濁。悽然曰。吾雖死。豈可爲穢水所污哉。岸旁有古墓。其地青松若蓋。綠草如茵。野花送香。快人心意。乃欣然曰。此吾死所也。遽擇佳木。投環死。

張文達爲簡雍後身

南皮張文達公之萬嘗佩一私印。曰簡雍後身。蓋嘗夢至一殿。伏拜其王。王起與爲禮。承命旁坐。忽有一官上白。謂下界事已勘定。須暫釋諸囚。王領之。少選。諸囚齎集。王一一點名。最後有監者繫一囚至。睫下有二大黑子。王顧張大聲。

叱曰。此吾簡雍先生也。苟有犯。決不貸。復顧張曰。頃釋諸囚。下界恐有不靖。先生好爲之。張拜謝而出。後粵寇難作。其曾有綽號四眼狗者。爲陳玉成。睫下有雙黑子。所向無敵。惟聞有張在。輒引避。

啞子能言

紹興有孫氏婦。嫠也。年且五十矣。與比鄰徐叟通。生一子。不忍棄。而婦有女已嫁。亦早寡無子。乃使女子之女甚喜。託言得之育嬰堂者。撫之如所出。子五歲不能言。而性甚悍。年浸長。恆操刀與母鬪。女患之。其母適至。女以告。時女之夫族有在坐者。曰。此兒本非己出。又悍無人理。養虎畜狼。甚無謂也。不如逐之。母素愛此兒。不信女言。斷斷與辯。兒忽大聲謂女曰。我本爾弟也。何得子我。母女皆失色。族人以其素不能言。亦甚駭異。細詰之。則不復語矣。知其有異。亦不窮究。於是復留數年。年益長。性益暴。而是時其母已與徐叟合而同居。若夫婦矣。女之夫族。竟以此兒歸之二老。二老亦受之不辭。兒歸徐。遂能言。與常見無異。後爲木工。

蔣劍人有神童之譽

咸豐時。寶山蔣劍人有神童之譽。當六七歲時。塾師指几上墨令對。蔣卽應聲曰。泉。塾師以爲未工。蔣曰。白水對黑土。何謂不工。塾師大奇之。

陳允升允文豪飲

吳江陳允升。字玉泉。以資雄於咸同間。性亢爽。豪於飲。嘗以事上郡。飲數十酒。家不醉。暇則與其弟允文字秋泉者飲。時節宴會。客恆滿坐。二人輒相與歌呼。行令以爲樂。非各罄百盞。不達旦。不止也。允文子去病。亦善飲。能文。有聲於時。

三奇童背壽文

無錫邵某。幼時與同邑丁松年惠遠二人。並稱三奇童。嘗同游洞虛宮。嗣龍山房道士時年八十餘矣。旣見。謂之曰。君等聰穎。聞之久矣。有王學士壽先師祖文千餘言。能誦十過。記之。當烹白鵝以進。於是丁誦一過。背之。不失一字。惠二過。訛四五字。邵細讀三過。又側聽二子背誦各一。訛十餘字。道士大笑。進鵝。旣去。謂其弟子曰。邵子深沉寡言。舉止不苟。乃遠大之器。二子質敏而氣浮。非其

倫也。時三人皆十餘歲。又三年。丁以儒士第一人應舉。不第。尋卒。惠仕終順天通判。邵至尙書。

裘日照默寫漢書

同治朝。有裘日照者。博聞強記。能詩。善屬文。或疑之。乃當衆攜紙吮筆。寫前漢書十一卷。并臣瓚師古等注。無一字遺脫。未及二小時畢矣。

王濤日記千言

寶應王濤。生有異稟。五歲時。客以魯男子三字屬對。濤卽曰徐夫人。四座歎賞。客有難其更對者。濤又曰莽大夫。客愈驚。方入塾。師教之讀神童詩。濤笑曰。吾能作也。何必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三年而畢。年十九。不娶婦。父母亦無如何。

王漸默寫文告

臨江王元瀚。名漸。嘗至蘇州。與客閱市。見某官文告列數十事。約萬餘言。漸與客俱覽一過。歸逆旅。呼酒共酌。問客以所覽事。客僅記一二。乃援筆引紙默寫。須臾而畢。復偕客過其地。相與對讀。不誤一字。常謂舉世齷齪。無足當意者。而

其志欲將大有爲。故其傲誕。下視一世如無人。鬱鬱之氣。久不得伸。而疽發於背。遂卒。無妻子。其友爲殯之僧舍。

孟昭暹早慧不壽

安慶諸生有孟昭暹者。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其詩文書法。具臻完美。尤善屬對。嘗以盤庚對箕子。名噪一時。曾文正駐師安慶。聞而召見之。詢家世。知其祖亦諸生也。文正口占四字。使屬對曰。孫承祖志。昭暹應聲對曰。孟受曾傳。文正大激賞。謂此子必可有成。乃自同治甲子至癸酉科。四應鄉試。皆不售。癸酉出闈。遽以疾卒。

長生不死

湖南有異人。以修腳爲業。蓄髮赤體。常如四五十歲人。布政使彭理恐其惑衆。爲之薙髮。予以單衣。遂著之。四時不改。

曾文正畏雞毛

曾文正公畏雞毛。在軍。遇有插羽文。皆不敢手拆。某年。至上海閱兵。上海縣令

具供張。從者先至。見座後有雞毛帚。囑去之。謂大帥惡見此物。羣不解其故。蓋喜食雞肉。而乃畏其毛耳。

劉琨竟日飲酒

劉琨嘗官湖南巡撫。以事褫職。遂僑長沙。沈湎於酒。以自放。世以劉伶第二稱之。蓋自朝至於日中。杯杓未一離手也。門生故吏遍湘中。歲時餽贈。率以紹酒汾酒。某大令餽贈不至。乃貽以書云。弟老而無用。無用卽其用。無能卽其能。時年八十餘矣。

戴子高好潔

德清戴子高。名望。研精經史。性好潔。同治朝。校書金陵。嘗與江陰金滄生登酒樓。席未半。大嘔不止。同席者疑其醉。爭趨視之。子高手指隔席之人。嘔益劇。衆回視之。見有衣服襪襪者數人。正隔席飲酒也。乃不終席而去。

湘鄉胡氏多壽

光緒戊寅。湖南巡撫奏稱湘鄉縣胡氏兄弟五人。皆耆壽健存。長曰朝瑜。八十

九歲。次日朝瑞。八十七歲。次日朝琇。八十五歲。次日朝璠。八十三歲。次日朝環。八十一歲。請旨旌表。德宗俞之。

喇嘛轉世

世稱喇嘛。世世相傳。有神識不滅之說。陝右有某者。卽能斯術。云恍恍惚惚。意念所觸。覺此身前爲樵夫。在山中種菜伐薪以奉母。娶妻生二子。年四十餘。以下則不可知。蓋瀕死矣。

某云。昔奉差河湟。居大青山喇嘛寺。歲餘。有大喇嘛者。與相善。乃授以靜功及秘密咒。令先學入定之法。初習時。萬念紛起。則以咒力禁壓之。七日以後。念稍淡。而胸中沉悶。若有大憂患者。然莫可端倪。以問喇嘛。喇嘛曰。此進境也。當先過此關。庶幾乃至道耳。如是者。又十餘日。日惟誦咒數千萬遍。心漸平靜。而本生所作所爲者。一一如在目前。閉目。輒親歷其境。始猶在數年以內。已而漸遠。乃至兒童啼笑之際。己身亦儼然。瑤佩輪紉也。終不動。每至憂喜哀樂極難堪之境。輒持咒以忍之。以問喇嘛。喇嘛曰。此劫魔也。必勝之。毋爲所動。不然。且狂。

於是力忍之。忍之既久。頓覺心地澄明。空濛洞徹。無有上下古今左右內外。不禁喜躍曰。得之矣。以告喇嘛。喇嘛曰。此虛光也。何輕易乃爾。凡盈虛消息之道。七日來復。子方虛而未盈。消而未息。七日以後。魔將復來。不爾。十四日亦必致敗。其慎之。某退。七日。果覺沖漠不極。渺冥無際之中。忽然若無着者。瞿然生戒心。慄然生懼心。勉自持咒。力求克之。已而蒼蒼莽莽之中。忽覺有天地有日月有人有己。則又歷歷在目矣。惟持咒稍懈。卽現於前。一力持咒。便覺稍間。以問喇嘛。喇嘛曰。此前生也。然觀君道力。不能尅矣。當以俗情尅之耳。某不信。如法更行之。終不能驅除也。乃求術於喇嘛。喇嘛令之博弈飲酒淫婦人恣遊獵。以自遣。自此始絕。欲更從喇嘛學。喇嘛曰。術不可以再瀆。然至今但跌坐凝神。亦隱約可睹也。

某又云。喇嘛神氣至靜。兩眸作青色。炯炯逼人。嘗問以轉世之由。曰。人本無輪迴。惟以業力輾轉相引。故至於此。子已稱呼圖克圖。何以仍有輪迴。曰。以道力未堅。故數世以後。至多五世。便不須復來。今之號爲世世不絕者。皆番民臨時

妄作耳。惟間有天資亮亢者。一旦觸悟。立地證成。則又轉輪數世。以淨業根。故至今喇嘛之中。雖無一人爲當日眞身。而高僧仍自不乏也。

苑姓之後身

苑寨苑姓娶智氏。年餘忽病。數月疾少間。妻歸寧。一日病復劇。家人以車逐其妻。妻在室坐。見夫掀簾入。色悽惋。急詢何來。則已渺矣。妻驚疑。乘夜急歸。夫已卒。苑寨東北十餘里某村一家。是夜誕一子。生而能言。言己爲苑寨苑某。此家遣人乘專馬往探問。則苑卒時。正其子生時也。

跛脚僧託生

吳縣金薤園老而無子。偶游杭州。詣靈隱寺。默祝三寶求嗣。與長老散步廊間。過香積廚。忽一跛脚僧執爨杖出。顧金而笑。長老復頷之。金不解。閱十月。妾夜夢僧入。驚醒。生子。因戲以小和尚呼之。金後過寺。長老曰。公子無恙耶。金愕然。詢預知之故。長老引至廚下。見一龕曰。此公子前身。昔遇而笑之跛僧也。當圓寂時。自題聯云。此去有緣憑夙慧。歸來好認舊菩提。且囑勿焚化。故留以

待。金出資爲齎砌之。乃歸。命子名曰葆。及長。不茹葷酒。強與。輒吐。讀書至慧。博聞強記。精通釋典。父死。事母孝。十五入泮。明年。領鄉荐。聯捷入南宮。

京師慈仁寺。有浮屠大師善知識。能說無上妙法。葆詣之。僧傲不爲禮。葆豎一指。叱曰。天地間亦知有我否。僧喜。延入方丈。與語一真二諦三摩四大五蘊六慾七心八垢九根十行。莫不了了。僧驚服。後出爲荊州守。安恬無爲。與民休息。郡人咸頌之。嘗曰。大學工夫。由靜定做起。其效乃至平天下。佛老亦言靜定。而以淑身則有餘。以法世則不足。蓋視靜定爲凝神淡慮。萬緣皆空。不知利慾可空。而人倫骨肉不可空也。故通儒術者。可以括釋老之全。而譚釋道者。當深求儒者之理。葆言若此。因習於佛而不錮於佛者也。

後三年。母死。歸葬。服闋不仕。有僧自杭來。門吏不與通。僧遺扇去。葆知之。曰。長老命我歸矣。欲之。杭爲僧。夫人李氏。世家女。明大義。乃進言曰。妾聞達者聞理而通變。愚人守暗而抱拙。今夫子欲去先人之墓廬。遁跡枯槁。妾竊非之。深願夫子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葆憮然曰。余達此理久矣。今何蒙蔽至此。雖然。

不可不一行。了前因果。抵寺。詢長老所在。僧云。三月前卓錫去矣。葆乃啓龕視。面如生。集衆具火化之。封山後。葆自題其塔曰。再來人建。遂歸。修身立行。爲學益堅。年八十二。無疾而終。

張文襄起居異人

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生有異稟。其起居大異於人。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而無倦容。無論大寒暑。輒於簽押房和衣臥。未嘗解帶。每觀書。則朦朧合眼睡。或一晝夜。或兩三時不等。左右屏息環立。不敢須臾離。侍姬輩亦於此時進御。從者反扃其扉。遙立而已。蓋簽押房有一門。故與內室通也。

當文襄督蜀學時。一日出城。遊浣花草堂。集杜詩二語爲楹帖。欲繫以跋。乃坐而屬思。稿數十易。終不愜。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猶不支。困而僵者相屬也。而文襄從容如平時。及揮毫落紙。則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書成。始欣然命駕歸。及任鄂督。則已垂老。日夜在簽押房。或會客。或理髮。忽斲聲大作。亦常事也。

張文襄善食忍饑

張文襄食量亦甚宏。其簽押房中。恆雜置肴糖果餌等物。隨意掇食。然勤於事。能忍飢不輟。須事訖。方用膳。故其用膳無定刻。恆有午膳至夜始餐者。每留客用膳。莫不飢困。其卒時年七十九矣。

張權幼慧

張文襄之長公子。名權。幼敏慧。一日。有客訪文襄。不遇。權出。謁焉。客與語。甚賞之。因語之曰。鼎甲一二三。可對何語。權應聲曰。盤庚上中下。

某臬司食量兼人

山東臬司某體豐偉。食量兼人。時張勤果公曜爲巡撫。一日。戒庖人曰。今日某臬台來。吾須留之作半日談。可作麵兩海碗。臬台食量大。非此不足飽也。已而某至。勤果延之簽押房。與讌談。因爲設食。僕人持兩海碗麵至。某食之。頓盡。勤果謂必已大飽。因姑問曰。君食此。頗已飽否。某曰。已稍可。如有餘。尙可食。勤果飭僕命庖人益麵。庖人答言。頃所作麵。都已啖盡。不能益矣。勤果責庖人數語。

乃罷。他日來謁。又留之。款以水餃二百枚。啖之。才餘二三枚。勤果問今日得飽否。曰。今日頗飽矣。勤果因頌之曰。如君者。真可謂量大福大者矣。某曰。如司裏。藩司學司臬司之於督撫公牘自稱本司發言時自稱司裏何足言。昔者吾父。食量實倍之。勤果亟稱曰。食福如此。真可豔羨。某一時忘前言。便曰。何足羨。不過傻喫耳。

鄭紹宗食量

鄭紹宗。長身廣膊。孔武有力。初從粵寇。以降於官軍。隸統領金某麾下。乃從主將姓。曰金紹宗。口大幾容二拳。食量至偉。能盡粟一斗。筭肩四雙。時稱大口金。後積功官至提督。始奏請歸宗。

孫文恪酒量

光緒朝。樞臣孫文恪公毓。汝酒量極宏。每退值。輒小飲。卽遇內廷賞戲。孝欽后賜以酒肴。亦復茗芋大醉。或且鼾聲作而逕睡矣。

孫文正少食

壽州孫文正公家。鼎食量甚小。光緒中。管理京師大學堂。嘗與教習同案用膳。

孫性喜食麵。一日適食米飯期。孫不樂食。令僕買油炸檜來。取一枝。劈其半。置碗中。以蛋湯少許泡之。食訖。便輟箸。或曰。公所食。毋乃太少乎。曰。卽此已足。吾每飯皆然。孫卒年八十。

方曜夕必御女

光緒中。廣東水師提督方曜。秉賦奇特。精力絕人。夕必御女。以資排洩。向例。穀埠妓艇。每日以四人入值。繳費則免。方在任時。定爲二人入值。輪班當夕。無虛者。

方曜伏水中三晝夜

方曜能在水中伏三晝夜。取魚蝦以爲糧。臨陣。身先士卒。所至披靡。洵異人也。

產異

邵陽婦孕十四月。產一物。鉅牙鈎爪。虎首人身。長尺許。墮地。卽跳躍。母見之。大駭昏絕。穩婆亦驚走。父聞聲趨至。急裹以被。拳擊足踏。啾啾有聲。久之乃絕。然其體雖小。而手爪長四寸許。利如鋼鈎。足指亦堅銳若熊掌。所臥之被已盡裂。

矣。

高郵農家婦生子。獐目血口。髮被及肩。墮地時。嚙穩婆手。血流不止。能跳躍。趨至中庭。就甕飲水。人莫敢近。所畜犬見之。力噬其肩。則返肩鬪犬。傷犬。家人以槌擊斃之。血色青。腥臭特甚。犬亦舉體流血矣。

光緒某年。天津侯家後老君堂西某甲妻。孕七月而產怪物。七。形似魚。其頭則具體而微。類刑天。有口有鬚。有眼有尾。無耳鼻。手足皆類爪。大者尺餘。小者七八寸。落地後。大動大叫。某見之。亟以槌擊死之。越日。東鄉亦生一怪。形似人。惟頭生兩角。長不滿尺。一手撫胸。一足直立。一足斜伸。身有黑毛。聞懷胎三月餘而卽產之。

許治邦百十一歲

光緒庚辰五月。譚文卿制軍方撫浙。疏稱台州府天台縣民許治邦。生於乾隆三十五年。至同治十一年。百有三歲。經前撫臣楊昌濬照例請旌。并蒙賞給上用緞一匹。銀十兩。茲據天台縣職員陳補過等呈稱。許治邦見年一百十一歲。

長曾孫許尊周於光緒五年八月斃生二子。次曾孫許尊賢亦生一子。許治邦家住福溪。人游壽字。越百齡有十歲。萃五世於一堂。仰懇天恩從優旌表。奉旨。禮部知道。

某翁百十四歲

光緒甲午恩科會試之欽賜進士某。佚其名。年一百十四歲矣。奉旨。准其一體殿試。更賜國子監司業。

沈毓桂百歲

震澤附貢生沈毓桂入賞得官。嘗選授雲南昭通府通判。生於嘉慶戊辰。至光緒戊申百歲矣。其八十歲時。嘗手書所作詩贈錢塘徐印香舍人。詩字秀潤。足爲壽徵。蘇撫陳夔龍爲之上疏請獎。奉旨賞給二品頂戴。

西藏老人二百餘歲

光宣之交。英藏有交涉。川督委張某入藏查勘。言遇一人。自言曾隨岳襄勤公鍾琪征青海西藏。遂留此。時年已二百有奇矣。

